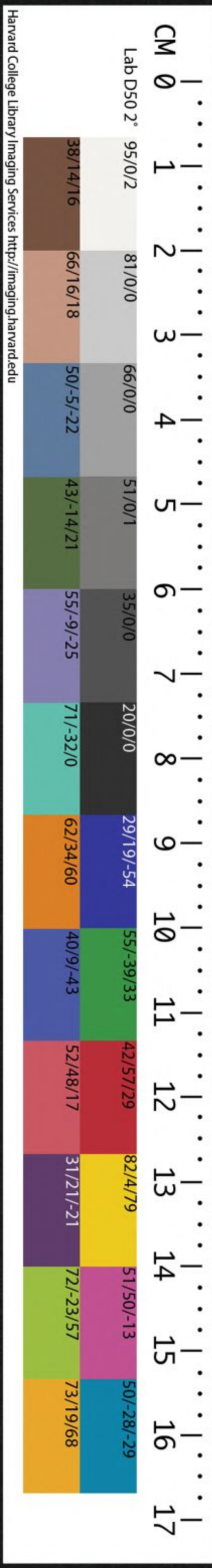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6 1942

T 334/5062(1)



言經講義余編原序

余得拜而受博士尚書是時

吳中大師涉尚書以教者董

圭一三夾疑問難靡所傳習

余在尚書乃從古肆中編求

書經講義會編原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余羈州而受博士尚書是時

吳中大師涉尚書以教者董

董一二決疑問難靡所傳習

余甚病焉乃從書肆中徧求

名入達士所爲疏解訓義及
帖括制舉之文可以印證發
明者皆手自採錄積數年至
若干卷旣卒業遂獲雋以去
而好事者謬有稱述頗流傳

四方余旣以詞臣久次橫經
勸講日侍

今上於帷幄所進尚書直解雖
分日更撰而余以顓經刪訂
爲多今內府所刊書經直解

者定已蓋余向所採錄第以
舉業從事多尋摘章句拘牽
藝文未能超然於章縫鉛槧
羔雉筌蹄之習而廣廈細旃
之上直以闡發大旨剖析微

言要在啓沃

聖聰敷陳理道不爲箋疏制義
所束縛其簡切明暢有不待
深思強索而昭然如發矇者
獨是書藏于樂中惟閣臣講

僚乃蒙

宣賜學士大夫罕獲覩焉余甥
李漸卿鴻從余邸第得而讀
之因與懋嘉兩兒共加哀輯
合余前所採錄共爲一編於

是尚書大義論說衍繹粲然
備矣徐文學衡卿氏家世受
書謂是編不可無傳欲付剞
劂公諸同志者命之曰書經
講義會編而余爲之引其首

時

萬曆戊戌秋月朔日吳郡申時

待書

彙附百名公惟中縈淪書經
講意會編小引

余淞自鶴灘先生以書博
物而羅中業書者最盛以故
余承父命名業書云恨余生

晚先筆下所執以刺經考傳者
余亦及晚余所錄憶者重後之
年父飾日以吳中申先生會編一
書課余耳父師課余者曰看書
之法有血有脈血脈者一篇一部之

氣委委也 有眼有目者一句
之意之際 闕處也大凡講解之佳
者篇又詳 系節又細 截句又
剖 字字不測 意又深入 而又
外 離詞又淺 出而又外 艱亦晦 以象

賢智聰明破彼菑蒙泯滅荼毒
業當而表于外啓覆後于外敷也而
觀會編一書篇分章截所為血脈
原委者當何如乎句剖字訓所
為眼目緊關者又當何如乎蓋

自有書以斗經數千年而始
得蔡傳自弓蔡傳以斗又經
數百年而始得先生會編是
先生會編一書將與古書並立
不朽者也爾小子其識之也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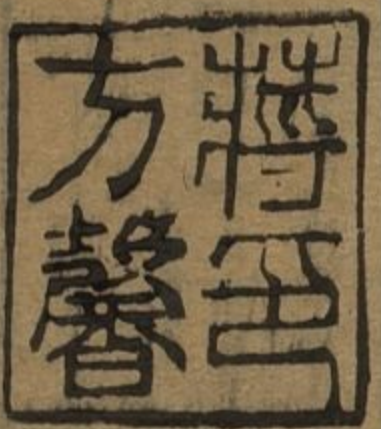
領其言而為之服習者有年即
時命大謬流寒素衿畧寸益
態俯思琬竅經而為制舉之圖
則父師之言新而求欺何敢將先
生是編而以措躬如珍之而放頃刻

少能乎凡為也若夫百名公縈淪
之彼豈余之不能執一以之而
過為旁求弛務為之思蓋名理原
飛一端彼法何燠互澄余之始
之以聰明去解獲印于先生者

而分印之百名公因借先生以抗之
予百名公率之以聰明去解轉印
之百名公者而遠印之先生曾傳
百名公以終予吾先生也茲余彙
而附之梓而新之、意也

某曆乙卯蒲月之吉

雲間後學方馨頓首拜撰



紀彙刻百名公惟中縈論書經講義會編大凡

共計九則

一會編一書言言準繩句句脈絡不特鼓吹當今
實可不朽來茲者也故下簡悉照吳中刻本並
不敢增減一字

一申先生既有會編之行則他刻似可盡付祖龍
矣第世間道理因因不窮人心聰明新新靡限
譬之菽粟膏粱誠當饜飫而殊味亦何妨一為

之染指也是以上簡有百名家帷中縈論之役
一邇來經學莫盛於金壇王氏試取日記要旨等
書讀之真所謂無奇不備矣而長水陸實府先
生傳翼之刻精研深入又多發其未逮三雄繼
起其殆鼎立而未可少讓者故縈論中選王陸
之書爲最富

一首簡載刻名公姓氏最多而採用書日甫及其
三之一者非故遮拾姓氏以眩人觀覽也蓋書

目迺余所採用之書而姓氏爲採用書中之所
附見不忘其自以使湮沒不傳也

一余所採用之書幾及百種緣爲寸幅所限而惟
取其最切要最有關于經旨者方錄之仍係之
以某某曰者蓋的爲彼所從出不欲其一畧苦
心竟致混淆也

一縈論中有係以輯某某衆說曰者非敢僭于彙
輯也片言居要難于一一悉舉其名故不憚爲

之以便覽閱庶無離分碎裂之苦也

一縻論中又有係以叅某某二說曰者蓋二家之說或小異而大同或詞非而意合或一人倡其說于前而旨已微開或一人衍其宗于後而言爲獨暢是二人者皆爲經學功臣故余不吝私心一裁合之而謬係之以叅也若按之字則或舊所自有或余所臆決初無他見是在觀者自得之耳

一代起名公皆以博學宏才著輯成書嘉惠來學余何人斯敢生當其後而以採擇賈罪第成書百種繙閱難遍與其吾輩之苦于博而將以高閣置之無寧裁之以約而猶得朝夕北面以事諸名公也則又余選縻論之一片私心也

一縻論一刻發先人枕內之遺搜友人笥中之秘丹鉛五載方得脫橐何敢自謂去取之間或有微長然而功亦勤志亦苦矣觀者無以三家材

學究請我言我則幸甚也

雲間後學蔣方馨頓首謹識

三衢書林王應俊鴻工梓行

惟中蔡論引用名公書目

國朝

劉三吾書傳會選

杜質名儒經翼

周堯佐疑辨錄

薛文清讀書錄

夏止軒尚書劄記

許氏通考卓躍

羅整菴困知記

林退齋正宗

錢後楓說意

林氏講意

丘瓊山類語

羅葵正芻通

邵二泉簡端錄

董幼海科題新意

黃壺陰資講

林見素精蘊

吳匏庵正蒙

錢鶴灘叢說

張道本集說

鄭澹泉古言禹貢圖說

林莆田淺說

莫中江訓詁大旨

王致堂管見

馬鍾陽書傳敷言

王仲山日抄

陳石溪達說

茅鹿門讀書錄

來非泉虞書解

俞濛泉蔡傳說意

黃南山經書補註

李見川啓蒙

陸北川便蒙詳節

杜靜臺說意

屠道南研幾錄

王方麓日記書目帷別記

呂字岡講意

戚良父禹貢瑤琨

方初菴集解

陸雨樓正說

程鍾山講意

沈虹臺筆記

吳振華白文便覽

袁凡虞書大旨刪正

馬具區尚書大意

楊復所書錄

魏崑濱七進士講意

焦澹園鳴時新意

姜翼隆見解

許氏世業錄

王氏淺解

汪雅堂拙見

張洪陽講略

龔毅所卓見

孫栢潭意解

劉克陽書旨

湯氏尚書錄

陸雲臺主說

沈几軒表引

曹含齋疏見

朱養淳淺旨

鍾氏素言

王寰宇新說

王宇泰要旨

沈定菴大義

袁氏心旨

鄒斗墟約言

潘去華心鏡

錢漸菴旨授

鍾文陸臆見

董思白新意

賀道星書略

范光父壁業

沈三吾經書發隱

鄧伯羔學殖解

李元薦推逢晤語

屠漢坡別錄

項珍亭大全纂

鍾西星說意

劉直州便蒙纂註

湯海若玉茗堂兒訓

來路然秘旨

姚承菴疑問

洪隣虞二鳳同胞說約

洪南池秘旨

俞之鵬百家彙解

秦西汀彙解

陸實府傳翼

徐廣居弓冶錄

元

吳臨川纂言

金仁山表註

宋

尚書大全

鄭漁仲六經輿論

王龜齡箋註

陸象山語錄

陳潛室木鐘集

楊慈湖遺稿

陳石室文集

漢

漢書

惟中繫論引用名公姓氏

國朝

劉三吾

杜質

胡廣

楊榮

金幼孜

周洪謨

薛瑄

岳正

夏寅

許覲

羅欽順

林雲同

邵寶

董傳策

黃瀾

王守仁

林俊

楊慎

吳寬

聶豹

錢福

王暉

張瀾

鄭曉

林頴

崔銑

莫如忠

周仕佐

王耕野

貢安國

王問

馬森

陳言

豐坊

來汝賢

俞時及

錢應揚

林環

丘濬

羅倫

號後楓

號石溪

號致堂

號鶴灘

號見素

號二泉

號幼海

號升菴

號堯佐

號幼海

號升菴

號后渠

號受軒

號南禺

號菲泉

號瓊山

號雙江

號陽明

號雙江

號鳳南

號鍾陽

號蒙泉

字彝正

王 綬 號龍谿

王 良 號良齋

茅 坤 號鹿門

湯日新 號練川

黃潤玉 號南山

張居正 號太岳

李儒烈 號見川

陸 穩 號北川

杜 偉 字道升 號靜臺

屠 瑾 號道南

王 樵 號方麓

呂 穆 號字岡

戚里貴 字良父

方 揚 號初菴

陸相儒 號甫樓

黃洪憲 號蔡陽

程弘賓 號鍾山

沈 位 號虹臺

吳汝倫 號振華

袁 黃 號了儿

孫繼華 號栢潭

馮夢禎 號具區

楊起元 字貞復

周從龍 字彥雲

余懋中

魏允中 號崑濱

焦 竑 號澹園

姜 鏡 號翼隆

許 穀 號石城

王 燁

汪在前 號雅堂

張 位 號洪陽

龔 勉 號毅所

顧憲成 號涇陽

顧允成 號涇凡

朱国祚 號養淳

劉應秋 號兌陽

陸光宅 號雲臺

沈自邠 號几軒

方應選 號明齋

曹大章 號含齋

萬国欽 號一愚

袁宗道 號玉蟠

王建中 號寰宇

葉重第 號振齋

王肯堂 字宇泰

萬象春 號含臺

沈 瓚 號定菴

陳有年 號心穀

鄒龍光 號斗墟

潘士藻 號去華

項德禎 號玄池

鍾鳴陞 號抱瑜

周繼昌 號道峰

錢大復 號漸菴

鍾化民 號文陸

董其昌 號思白

陳懿典 號如岡

賀燦然 字伯闇 號道星

范應賓 字光父 號芝英

沈朝宣 號三吾

鄧孝孺 字伯羔

李豫亨 字元薦

屠本峻 號洪坡

項 儒 號珍亭

樂元聲 號懈谷

周子義 號傲菴

孫繼有 號瑤岑

楊時喬 號止菴

陳經邦 號肅庵

孫師旦 號龍橋

宋大武 號文成

黃道月 號旨玄

鍾庚陽 號西星

劉文卿 號直州

鄒迪光 號文谷

江中楠 號玉林

竇子倫 號淮南

施可大 號虎巖

朱 錦 字恕銘

楊武烈 字澹中

湯顯祖 字義仍 號海若

來宗道 字路然

來斯行 字道之

姚舜牧 號承菴

洪輔聖 號鄰虞

洪佐聖 號經寰

洪翼聖 號南池

馮休乾 號念純

陳幼良 號字初

余懋衡 號少原

施士達 號完村

俞 鷗 字之鵬

施浚明 號二華

吳 亮

秦繼宗 號西汀

沈時來

號石樓

陸

鍵 字夾府

徐廣

字廣居

周仲壬

字毓所

林學曾

號省菴

陳玄藻

號季琳

袁宏道

字中郎 號六休

史弼

號企愚

顧自植

號含素

姚文蔚

號養谷

莊天合

號冲虛

洪世俊

王國昌

號中柱

洪養蒙

號八際

范鈞

號印山

張鼎

字何初

宋鳳翔

字羽皇

董繼周

號八際

岳駿聲

號石鍾

賀萬祚

號立菴

江秉謙

號兆豫

金汝嘉

號赤城

賀琅

號中洽

鄭振光

號明初

錢士晉

字康侯

周宗建

字季侯

曹谷

字愚公

元

吳澄

號臨川

金履祥

號仁山

宋

歐陽脩

字永叔

王安石

字介甫

程顥

字伯淳

程頤

字正叔

曾鞏

字子固

孫覺

字莘老

范純仁

字堯夫

范祖禹

字淳夫

蘇軾

號東坡

呂大臨

字典叔

楊時

號龜山

胡安國

字康侯

劉安世

號元城

高閔

彭汝礪

字器賢

鄭樵

字漁仲

王十朋

字龜齡

林之奇

字少穎

張栻

號南軒

陸九淵

號象山

吳棫

字才老

朱熹

號晦菴

呂祖謙

字伯恭

陳瓘

號了翁

王炎

字晦叔

蔡元定

號西山

王日休

蔡元度

項安世

字平甫

陳埴

號潛室

董鼎

沈汝礪

號毅齋

黃度

真德秀

號西山

楊簡

號慈湖

陳大猷

號東齋

葛興仁

朱方大

馬端臨

字貴與

陳櫟

字壽翁

李謹思

號養吾

陳普

薛肇明

葉夢得

字少蘊

張震

字真甫

王充耘

字典畔

蕭滋

董琮

號復齋

程去華

陳雅言

顧臨

字子敦

陳經

字子掙

鄒季友

字晉昭

夏悮

字元肅

齊夢龍

字節初

余芭舒

號息齋

許謙 字益之

熊禾 號勿軒

李次僧 號鳳林

方回 號萬里

馬廷鸞 號碧梧

許月卿 號太空

沈貴珪 號毅齋

程若庸 號薇菴

鄒近仁 號歸軒

李舜臣 字子思

董夢程 號介軒

任淵

吳泳 號鶴林

馬子嚴

成申之

袁默 字思正

侯甫

張文蔚

陳賓

陳梅叟

鄭景望

史漸

鄒補之

劉真 字子有

史仲午 字正父

唐聖任

馮時可 字當可

魏了翁 字兼父

劉一正 字行簡

高閱

李燁 號迂冲

潘衡

張景

李杞

張沂

張庭堅 字才叔

楊萬里 號誠齋

宋遠孫 號仲山

唐

孔穎達 字仲達

陸贄 字敬輿

晉

杜預 字元凱

徐廣 字舒民

三國

王肅 字子雍

韋昭 字洪嗣

漢

孔安國 字子國

賈逵 字景伯

馬融 字季長

鄭玄 字康成

鶴巢附百名公惟中祭論書經講義會編虞書卷之一

哈佛大學漢和

此篇分三大段看首二節叙堯之德業乃命六節記其敬天勤民之實急先務也曠咨至末記其為天下得人之實急親賢也叙德業而以欽冠之直知聖人心法者

董思曰曰堯德只一個欽為主宜重講欽字下面相廝去欽之昭晰處為明欽之經緯處為文欽之謀慮處為思而欽之形現出來是為恭為讓纔有此德便有此光華這光被及四表以至于上下也被四表格上下不是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申時行手授

甥李鴻男用懋後學徐銓全校訂

虞書

虞是帝舜有天下之號書共五篇皆是虞時史官所作以記當時之事者故曰虞書

堯典

這一篇書載唐堯的事所以謂之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史臣說曰若稽考古之帝堯他的功業極其廣大無一處不到所以謂之放勳然堯之有此大業者以其有盛德為之本耳論

平語一頁謂蓋上下即四表之上四表之下安也

袁了凡曰欽明二句當知天下無不應事之心聖人亦無不根心之行玩傳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謙也則行實從德性出行亦德也故總曰德之盛而不及行也且經文只總曰俊德則非二事可見

真西山曰堯之德以欽為首而其行以恭為先

朱子曰欽是個本領能欽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察燦然可觀而其意思自是深遠

袁了凡曰德性之妙難以形容故着安安二字蓋安不足以盡之也并其從容之迹而忘之殆安而又安者也恭即恭己之恭由中而恭故曰允諫即揖讓之諫根性而諫故曰克安安允克

四字極重

姚承菴曰篤恭而天下平一恭焉足矣揖讓而天下治一讓焉足矣必燕言之又于恭上着一

允字讓上着一克字蓋總之極替其德之盛而形容之耳

黃葵陽曰允克即安安之時措者安安允克不可平

姚承菴曰記曰奮至德之光易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堯有是德則必有是光矣被就橫敷說

格就直豎說天地萬物統在光一性中故橫直無所不徹耳袁了凡曰不曰被四海而曰被四表以其出于四海之外也

莫中江曰上節詳于德而業處則虛穀子此節詳于業而以德字引起之克明一句是指欽明

他的德性欽敬而不輕忽通明而不昏昧文章著見思慮深遠這四德又皆出于自然安而又安不待勉強其德性之美如此所以行出來恭敬是着實恭敬無一毫虛偽行出來謙讓是真能謙讓無一毫矯強堯有這等盛德所以光輝發見于外者極其顯著凡東西南北四海之外無不被及上天下地之間無不充塞此正所謂放勳也

此首贊帝堯德業之盛也放勳雖以功言而實總德于其中蓋德者功之本功者德之推也堯以蕩蕩之德成巍巍之功達之上下四方傳之家國天下而無所不至故曰放勳欽明二句是放勳之自光被二句是放勳之極欽明文思俱在心

上說心之嚴敬足以端萬化之本謂之欽心之虛靈足以燭萬幾之微謂之明心之經緯燦然章美之內含謂之文心之謀慮淵然睿思之獨運謂之思是四者之德皆自然得之無所勉強故曰安安所謂德出于性也此是堯之心法惟其有是德性故有是行實恭以持已然信有其恭而非偽為讓以接物然自能其讓而非強飾故曰允克所謂行出于實也此是堯之身法光被二句承上說來光者即德性行實之光輝彰之于政治形之于事業與下節親章和字相應被四表以周圍所及而言勳之放乎四表也格上下以覆載所至而言勳之放乎上下也包下文既睦昭明於變時雍之意所謂放勳之極固如此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史臣承上文叙放勳的實事說道德性在人萬理咸備本自峻

兩句以親六句則微開光被四表也
輯王袁象說曰註以推字替以字須融會看非光有心以推之也家國天下皆在光一性中融之斯應其要見是聖人作用神遠及後德渾然說不可說用欽明等作骨蓋此等乃史臣贊頌之詞非後德中有此條件也曰克有俊然有餘之義曰明有燦然精瑩之義德曰俊便有包涵家國天下之意親字有同心一體之義九族不必泥但其所親者其既字當訓作盡字言無一人不親睦也章字有照臨之義一光均照故曰平譬如形長者影隨形短者影低而日月無異照也昭明謂自昭明德然既曰昭又曰明不是重疊字眼乃昭著之極也和字有薰育之義和

大但為私欲昏蔽所以小了惟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能明其大德渾然天理不為私欲所蔽大德既明則身無不脩而萬化之本立矣由是推此德去親愛九族九族皆親愛和睦無有乖爭一家都齊了又推此德去普教畿內百姓百姓皆感動與起曉得道理沒有昏昧一國都治了又推此德去合和萬國之民黎民美哉熙熙變其舊惡雍雍然成醇美之俗天下都平了一家齊是勳放于家矣一國治是勳放于國矣天下平是勳放于天下矣然則四表豈有不被而上下豈有不格者乎所謂放勳之實如此
此承上光被二句而著放勳之實也被四表格上下其中有及家及國及天下之節級故詳言之俊德即欽明文思恭讓之德克明字無工夫德性出于安安是心之所存無非俊德

而曰協譬如月落萬川不分而徧也變即中庸動變之變人人脫胎換骨一番史臣不覺感嘆故着於字時字即頤上協和時雍是舉八絃民物而盡在堯一腔和氣之中矣
董思白曰以親三段須要見堯自然親九族自然章百姓自然和而九族亦不覺其既睦百姓亦不覺其昭明黎民亦不覺其變雍上下俱無心也如此請方得聖帝神妙莫測處
莫中江曰九族既睦九族徧為明德矣百姓昭明一國徧為明德矣黎民於變時雍天下徧為明德矣
王方麓曰九族有親之殺而堯一以德親之九族亦化于堯之德而無不相親則和矣故傳

之全體恭讓成于允克是身之所行無非俊德之妙用所謂克明也有是德則其著而為光可知以字直貫下親睦等句節節有箇過此存神之意非有推行次第親九族以是德而親之也則九族之中恩義以篤倫理以正而家齊矣平章者百姓氣稟不齊以是德而章之也則見舊染汚俗咸與維新皆自明其明德而國治矣協和者萬邦風氣異宜以是德而和之也則見萬邦黎民美哉熙熙乎變惡為善懽忻交通而天下平矣於字極要形容見聖人過化存神而極其妙處家齊國治是勳之放于家國天下平是勳之放于天下蓋德之所及即功之所至正所謂被四表格上下者也每段出當以德性行實貫平章昭明其化狹而深協和時雍其化廣而淺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訓陸字云親而和也

陸實附曰曆象片候制閏三者
燕而曆成要看欽敬字蓋器數
者星宮能按筭而求惟曰昊天
也非欽若者不能曆象其理昆
微與廣遠故須欽而任人揣摩
意度之心易起牽合附會之說
易滋故須若若即欽之當理處
雖說曆是推步象是推測然器
數相須不分兩事

王字泰曰毛詩傳云元氣廣大
則稱昊天廣則有所難周大則
有所難測

王方麓曰曆也以天象也以天
而已不與焉是曰欽若欽字重
若字不過如之而已曆雖是書
象雖是器然道作活字看曆象
日月星辰句方通要知曆者推
而記之象者列而測之亦隨時

脩正以合日月星辰者也人時
不但農事凡人事皆在但農事
為大耳

董思白曰命義和必曰欽若敬
授者何蓋忽天則視為末務或
致秒分毫忽之差便致人時不
定故主在欽若上不慎重其事
則民亦忽其事于下未必人人
遵守欽字在敬授

莫中江曰曆象日月星辰何以
便能定民時蓋曆象日月星辰
則因星辰以定日月之會而日
以推月月以推歲歲有分至故
閉之四時歲成而分至啟閉不
爽其候東作西成等皆可考信
而成民功故曰敬授人時

王字泰曰布算測候欲其術不
違天故曰欽若曆成而頒布欲
其政不失時故曰敬授欽若敬
授相因不平

史臣前既稱述堯之功德此以下

是敘堯之政事帝堯當時命
義氏和氏二人掌管推步天文乃命他說日月星辰運行于昊
天有一定的度數布列于昊天有一定的位次須加意敬謹順
其自然之理不可怠忽違背妄意穿鑿把推筭的曆書與觀天
的象器推驗日月星辰度數位次不可分毫差錯然後造為曆
書曆造成了又要一心敬謹頒行天下授與有司使天下之人
都依此曆及時做農桑等事庶不失先後早晚之宜也蓋君道
莫大于敬天勤民故堯特以治曆明時為首務如此

此下至庶績咸熙是一段事一片語大率首一節為綱主于
造曆下四節為目主于考驗紀堯德化之後首及于命義和
者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明時莫不本于此乃者
繼事之詞蓋史家記事之體說一事了又及一事則以乃字

起之非謂堯之治至于萬邦時雍始有事于命義和也欽若
即在曆象時節二句連說曆如今之天文書非曆日也象如
璣衡之屬蓋日月星辰其運于天有常數其麗于天有定象
莫非天之道也欽是存心敬謹不敢怠慢若是順其自然不
敢穿鑿二字連說不平曆是紀其行度如布筭以總其實積
分以歸其餘是也象是觀其轉運如設璣以載其政置管以
窺其行是也欽若而曆象之則可推步以作曆推測以合曆
而人時定矣又必慎重其事以頒之有司使因天時之早晚
為人事之先後凡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百工所司之庶績皆
有所視以為準此之謂敬授人時曰敬者以授時為民事之
所關不可忽也欽字敬字皆重看蓋若天不欽則曆象無以
順乎天而術與天違授時不敬則人事無以順乎時而政與

洪南池曰人時即今之官曆也
或曰敬授者敬記之以爲曆而
授人也蓋此處未即授人只言
曆爲授時而作耳亦有理

表了凡曰春生之氣惟東方爲
得其真夏長之氣惟南方爲得
其真故各就其方而考之如日
出于卯理宜候之于東日没于
酉理宜候之于西日中之影在
南理宜候之于夏北方無日故
不書

孔氏曰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
下明故曰暘谷谷者日所行之
道非實有谷而出入也

林氏曰東作謂萬物發生于東
非全取農作之義曾云春爲陽
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

時序聖人不惟以曆法告之而且以心法示之者如此

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
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帝堯總命羲和造曆既成猶恐推步有差又命四人分管四時
以考驗之這一節是命官專管春時的事帝堯分命羲仲所居
的地方在嵎夷東表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暘谷羲仲居此果
何所事事春分之日正一春之中影度長短已載于曆必于春
分初出之日以敬禮而賓接之記日影的尺寸果見于卯位果
出于卯時否凡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的事已載于曆者則
均平而秩序之頒布以授于民又必考之春分晝日的畧度果
是五十刻與夜相停否考之春分初昏的時候果是南方朱鳥
七宿適當于位否兩件合了可見仲春爲陽氣之中矣又驗之

成
屠道南曰殷中也陽生于子至
午而極前卯則未及後卯則太
過惟仲春卯月爲適中也以耆
以是日中星鳥而驗天陽之中
爲仲春焉以字無工夫

王方麗曰出日納日之日日月
之日也日中求短之日日夜之
日也

許白雲曰析因夷輿皆人性不
謀而同者又慮人爲或相習而
成則又遠取諸物蓋鳥獸無知
而囿于氣其動出于自然也

莫中江曰春曆爲平秩東作而
設而春事之所係莫要于定春
分之候定春分之候莫精密于
測春分之日景此處不差則平
秩東作之要思過半矣况寅賓
出日特爲宅嵎夷東方之所有
事故即以平秩東作承之至于

于民先時冬寒民皆聚于室內到春時都散處在外可以驗其
氣之溫入驗之于物鳥獸到這時節都孳尾生育可以驗其氣
之和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于春月節候惟恐有差也

上既告以作曆之法此下告以驗曆之要上是總命之此是
分職而命之義仲所司者春三月之政實主四方之春政也
嵎夷者測候之所暘谷者官次之名寅賓出日者言春分之
旦出日之景雖裁之于曆而未必其皆合而無差故必致敬
以迎之如見賓而不敢忽察其所出之景果與曆合否也此
測日景之事平秩東作者言一春之間所當作起之事雖載
之于曆然又恐其廢時而失事故均平周徧序其先後頒之
有司以授民觀其所作之事果當於所定之時否也此番人
事之事平秩者無一之不秩也此不是頒曆蓋既頒之後當

日中星鳥雖亦春分所當考驗
實并及之詞故又緩之然日中
星鳥合之初日而不差則仲春
一月不差審矣故即以殷仲春
句綴于日中星鳥之下也若厥
民析二句又一春之事不止仲
春而民情物理又比天象緩一
步此其立言之序而要之殷仲
春與驗其氣之溫和皆為平秩
東作也春分定而仲春正仲春
正而三春皆不差而東作者有
所準矣下做此
金仁山曰曆法以日行起度以
日出入方隅定晷刻氣候它隅
莫南文西朔方出納敬致於所
以定卯酉子午之中推日出入
之景候朝夕之景及致日中之
景寅敬寅錢謹其事也求短中
星皆自是折然候中星又所以
定日度也日宵求短與中星連

春之時則又申明之以示民因而考驗之耳如月令所謂用
事既飭農乃不惑亦在孟春之月也日之中星之鳥在春分
之日者亦載之曆矣今又從而驗之日之晝夜果否適于永
短之中昏之中星果否見于鶉鳥之次以是而觀陽之中春
之仲也此定中氣之事厥民析則氣之溫可知此以民而驗
曆也鳥獸孳尾則氣之和可知此以物而驗曆也寅賓是驗
于春分之旦日中是驗于春分之日星鳥是驗于春分之至
民析孳尾是驗于一春之三月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民
物而驗曆之道備矣寅賓出日即欽若昊天之心平秩東作
即敬授人時之心
申命義叔宅南郊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
民因鳥獸希革

言極初昏而候中星以星之初
見為晝夜之分又分摺四中以
得日度之的以日宵之中立二
分以求短之極立二至
杜靜臺曰此考驗當在未授之
先曆象之後

這一節是命官專管夏時的事帝堯重命義叔使他居于南方
交趾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明都凡夏月時物長盛該變化的
事都均次其先後之宜授與有司當夏至日午時敬以伺日記
日影的長短又必考之于日夏至晝間果六十刻為最長否考
之于星夏至初昏大火心宿果見于正南否這兩件相合了可
見仲夏得正陽之氣矣又驗之于民春時已是分散居住了此
時天氣愈熱越發分散居住又驗之于物鳥獸的毛都希疎變
易亦以氣愈熱故也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于夏月的節候惟恐
有差也

馬鍾陽曰上言殷此言正者前
此則微而未盛後此則極而將
衰而惟此建午之月得正陽之
位也故曰正
沈三吾曰仲夏毛希革者蓋以
人物之毛髮皆生于血而血屬
陰夏至之時陽極而陰消其血
微故毛希革至仲秋則陰氣漸
盛故血生故毛毳積至仲冬則
陰之極而血已盛故生氄毛
洪南池曰革不訓皮希革謂毛
希落而變易也

此節命夏官也既命其仲又命其叔故曰申命南訛者人事
因乎天時至夏則興作者於焉而變化故當平秩之也敬致
與寅賓寅饑不同蓋夏至之日既行於北陸而不同於春秋

之畧測候之所又在于南方而不同于出入之處故于夏至之午立土圭之法伺日行之中天而察其畧影之長短此所謂敬致也然春秋分出入之畧既正則冬夏出入之畧可知冬夏日中之景既正則春秋日中之景可知意亦互見矣敬致是考日景於夏至之午日永是考日刻于夏至之日星火是考中星于夏至之昏以正者以上二者而驗夫陽氣之果正否也曰民因曰希革民物亦感時而變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這一節是命官專管秋時的事帝堯分命和仲使他居于西極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昧谷于秋分將入之日以敬禮而饒送之記日影的尺寸果于酉位酉時否凡秋月物成之時所以成

孔氏曰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宜故曰昧谷
孫氏曰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中故舉宵

就的事節均平而秩序之頒布以授于民又必考之秋分夜間的畧度果是五十刻與晝相停否考之秋分初昏之時果是虛星適當午位不是兩件相合可見仲秋為陰氣之中矣又驗之于民先是夏間民皆苦于炎熱到此時則暑退而人氣舒平又驗之于物鳥獸到那時節毛羽都更生一番潤澤鮮好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于秋月的節候

此節命秋官也納日在酉時酉位寅饒者致敬以送之測其景宜所在與曆之所載者無不合乎否也平秩西成者一秋所當成就之事均序其先後以授之有司使與曆無不宜也民夷毛毳則秋氣之平可知無非所以驗曆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正氏曰北方以位言之則日月星辰之象皆伏而不見以時言之則草木歸根昆蟲閉蟄皆有隱伏之意故謂之幽都唐孔氏曰三時有事當次第之故曰平秩冬則物皆藏入事畢更新須省祭之故曰在陸而子居亥丑之中故曰正陰求嘉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為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為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軫是為鶉鳥北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虛者以方玄武七宿之中星也昴者西方白虎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体址傾故址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丰隱丰見各以其時聖人向明而治故下南方考之

這一節是命官專管冬時的事帝堯又重命和叔使他居北方之地其官次之名叫做幽都凡冬月歲功已畢所當變舊為新的事都均平而審察之以授于有司又必考之于日冬至書間果是四十刻為最短否考之于星冬至初昏果是昴宿見于正南否這兩件相合可見仲冬得正陰之氣矣又驗之于民此時天氣寒洩都聚居于深室之內又驗之于物鳥獸都生出與毛毳細毛以自溫適亦以氣寒故也以上都是考驗曆書于冬月的節候既總命羲和造曆又分命四臣考驗敬天勤民之心可謂切矣此節命冬官也不曰北方而曰朔方者以見天運循環不已不曰北易而曰朔易者以見人事改易無窮一冬之政所當改易者如索綯乘屋修政穡器之類雖有終而復始之意然亦不必就來年說平在者無一之不察即所謂平秩也冬不

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址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之法

杜靜臺曰置閏定驗曆之前事蓋曆象時節便要定箇置閏方法豈待考驗之後方纔去定閏法耶王方麓曰閏法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時匝四時成歲此人時之有常而百工之所據以為準者也但行之律者莫如天次于天者莫如日天之

言致日者春分賓于卯秋分饒于酉夏至致于午獨冬至于時則無影可測也以正與夏同帝曰咨汝羲暨和椿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和氏既受命造曆當知置閏之法益每歲有十二月每月三十日是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使氣朔皆合此數何消置閏但天運一周與日相會而二十四氣完備叫做一朞這一朞之數較之多五日有零是為氣盈盈者言有餘也又月與日會每不較三十日一歲有六箇月小盡以一歲三百六十日的常數較之又少五日有零是為朔虛虛者言不足也合氣盈朔虛兩項之數每歲常餘出十日至三歲共餘出三十日若不設箇

日之行亦一日繞地一周而在
天爲不及一度天之過乃日之
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過而見
其退耳天日進而日退則天
之所過其數已盈而日之所退
其數已竭于是復會于初起之
度焉所謂也期之日爲三百
以旬計又有六旬舉奇零之成
數又六日焉是所以成人間歲
月日時之候而人事之所憑以
爲準者也分一周之日爲十二
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與
日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
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
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
參差氣漸不正寧無所以處之
乎故爲俯就月之十二會除六
不盡得日三百五十四爲一年
而以日行所多之日月行所少
之月置閏月于其間焉

閏月以歸其餘則這餘日又占過一月歲歲那移久而愈差矣
所以必須將此餘日置爲閏月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
閏使盈虛消自氣朔分齊然後春夏秋冬四時之節候不差而
歲功以成也造曆既成頒行天下以信治百官使百官有所遵
守凡春而東作夏而南訛秋而西成冬而朔易以至慶賞刑威
等事莫不以時舉行而衆功自然熙廣矣

此自曆成而言蓋曆象所以作曆而置閏尤作曆之要也首
句推置閏之由中二句言置閏之事末二句言閏法所係之
大以見不可不置也蓋周天之度有常數而天日之行有過
與不及自一進一退之不已而復值于初起之度則一歲乃
周四時畢且是之謂一暮一暮之間爲日三百六十有六矣
然日與天會其氣常盈而月與日會其朔常虛故三百六旬

呂字岡曰閏之置只重本文有
六日三字若天體無此五度有
奇則每年日與天會恰好三百
六十日何必閏耶惟其有此六
日之多矣而又加以月與日會
止二十九日半一年又多出五
日有奇共來多十日有奇所以
要置閏以歸之也置閏全爲氣
盈一辺不可以氣盈朔虛平對
蓋一暮只主日與天會言與月
與日會無干朔虛只補在六日
之下閏月之上見得合此朔虛
來來率多十日有奇也
至方難曰期字與歲字不同歲
是人間所用期是天運一周
衰了凡曰以閏月以字貫下有
力定時成歲不平惟四時定然
後歲成允字須粘在曆上蓋一
切衆功皆以順時爲大故必以
此一定有常者頒治百工而後

者歲之常也以氣盈而合乎朔虛皆日之餘也夫置閏月則
何以歸其餘以定四時而成歲功乎故必以此餘日置爲閏
月盈者分之爲餘數而爲閏以消其盈虛者紀之爲實數而
爲閏以息其虛使春不入夏而四時得以定其爲時子不入
丑而歲得以成其爲歲也曆至是則爲全曆而可信矣由是
而信治百官以此既定之時使之順時令以赴功以此既成
之歲使之順歲功而出凡有事于作訛成易者皆有所據而
不差何其信也但見法立而人守時至而事應東作南訛西
成朔易推而至于六府三事皆秩然其有緒而庶績於是乎
咸熙矣蓋必至是則欽若昊天之道有全功而敬授人時之
法有成效作曆之事備矣哉暮字另講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一連講完至過下處乃說出過于常數而爲盈意以字定字

衆功始得以因時就緒也

董思白曰求若時而薦以開明者謂其開明則不闡于時也然竊訟必致是已見拂時宜矣故斷其不可
姚承菴曰放齊不是黨惡的人亦不是承永的話但見朱啟明而稱之而不知其作用却向到不好處確充察子之深蓋已先見其微而逆知其終也故舍之而不用

成字俱作有力看允釐即名實不乖寒暑無易而頒之百司者百官即有司也庶績推廣說作訛成易事亦在其中

乎

帝堯問羣臣說誰為我訪求能順時為治的人我將登用他當時有臣放齊對說帝之嗣子丹朱心性開通明哲可以登用堯歎其不然說丹朱為人口不道忠信之言好與人爭辨曲直他的聰明都用在不好去處此等的人必不能順時為治豈可登用乎

此上急先務此下急親賢自此至篇末只一事皆為禪位設一舉而丹朱再舉而其工三舉而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與舜也此節是求總治之職時字汎指氣化言若時者因

風氣之漸開而盡裁成輔相之道值人文之已著而樹經綸調燮之功非指作訛成易等事也登庸者進而用之以任若時之責也啟明而鬻訟者蓋君子因啟明為善小人因啟明為惡丹朱用之于不善故鬻訟也若人而登庸之方將作聰明以亂政矣安得順時為治此堯所以不然其舉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帝堯又問羣臣說誰為我訪求能順成事務之人我將用他當時有臣驩堯歎美說道今有共工官方且集聚事務著見其功帝若用之將來必能順事可知帝堯歎其不然說道共工為人居常無事舌辯能言到用時與其所言全然違背不相照應外面矯飾恭敬的模樣中心其實傲狠滔天如此變詐無有實心

王字泰曰事而曰若者凡事莫不有當然不易之理遵而行之無所違悖是之謂若
董思白曰驩堯極力要薦共工故以方為言舉見在之實績以動帝諱須重發方字莫輕過殊不知徒言不能行則空談之人何以若采貌恭心不然則做狂

之人何以若采帝所以深拒之也

姚承菴曰驩兜是党惡的人與放齊不同然其工方也傷功亦是矣事小人欲自見於天下何嘗不竭力共職微著其功唯是言行相違表裏不一當落任以大事便必至於傾覆耳

董思白曰須發出一段惻然傷民急欲得人任之意然卒用鯀者是時無人可任且民患其急况群臣之再三強舉之似若暫可用其才且帝亦意鯀或念民命至重視治水為大事必勉勉

的人如何用得他順成事務乎

此節是求分治之職也采即禮樂刑政工虞教養等事方鳩僝功方字有方興未艾之意鳩者積累之意僝者宣揚之意末二句應此句說靜言庸違者言行不相顧也象恭者表裏不相符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帝堯訪問四岳大臣說如今天下湯湯的大水橫流為民之害蕩蕩然廣大將高山的四面都包了又駕出于大陵之上其勢浩浩然泛溢若漫天的一般今此下民不得安居粒食皆困苦嗟怨汝諸臣中有能除方割之患免下民之咨者我將任之以

強盡職故丁寧囑付以欽哉而何解之有負斯舉也

呂氏曰鯀非無治水之才其方命圯族乃恃才而不順理不能行其所無事必矣惟欽字可治鯀之病鯀不能用也

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哉鯀雖九年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圯族蓋甚公設隔而人心是以此其惡愈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正義曰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災而百官謂鯀能治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

治水之事于是四岳與所領諸侯在朝者同詞歎美說當今之時能治水者其惟伯鯀哉帝堯因四岳薦鯀乃歎息而甚不然其言說道咈哉鯀之為人悻戾自用違背上命又與眾不和傷害同類這等的人豈堪用他四岳以伯鯀有才故又強舉之說今廷臣之才實未有過于鯀者不若姑試其可而用之但取他能治水而已不必求其全也堯因四岳之強舉不得已而用之又戒之說汝往當敬慎之哉既而九載考績鯀卒不能成治水之功夫方命圯族堯知鯀之不可用可謂知人之智矣既知之而復用之者為何蓋陷溺之民不可以坐視而一己之見不可以先四岳此又急于救民之仁也

此節是求治水之職也洪水方割句虛下二句正見其方割意下民所以其咨者以不得安居而粒食也有能謂能順水

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

之性可以除方割之患而免下民之咨者俾又言使之治水也能字重俾又輕方命圯族何以不可治水蓋上焉而方命則必不能體君之心下焉而圯族則必不能全民之命又何以順水之道而治之哉堯之所言謂其德之不足用也岳之強舉取其才之猶可用也往欽哉欲其思君命之重念民命之艱去其方命圯族之私而行所無事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與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帝堯欲以天下與賢而未得其人乃訪問于四岳說我在帝位

董思自曰全在揚側陋三字以廣開賢路故四岳遂得揚側陋中之大聖以尉帝之求父頑母嚚象傲其分開頂一併講以形容舜之最難處置蓋一家之中便是上父母下兄弟父母惡或賴兄弟之維持兄弟惡或幸父母之佑庇今父母如此兄弟如此舉目無一可倚之人然舜能潛消默化使和氣薰蒸于一家父母兄弟之姦如水消尾解真是聖德感人處

呂字岡曰父頑母嚚象傲獨曰克諧以孝蓋象爲父母所鍾舜能體親之心以愛之是亦孝處不必添出弟字也孝對

共南也曰蒸蒸又者舜以善漸染之故親與弟亦漸進于善若激則不從矣

王方麓曰我其試哉堯言欲授

已七十載矣年力衰倦不勝煩勞汝四岳若能我的命令我將讓汝以天子之位四岳對說帝位至重惟有德者可以當之我等德不稱恐忝辱帝位帝堯說汝既不肯自當可爲我旁求有德之人如已在顯位的汝當明顯之有在側陋微賤的也當存揚之惟賢是舉貴賤不必拘也于是四岳衆臣同辭與堯說若是求之于側陋中有鰥寡在下位的人叫做虞舜者德可以居此帝位堯卽應而然之說我亦曾聞此人但未知其德果是何如四岳對說虞舜是瞽者之子其父則頑愚而心不則德義之經其繼母則嚚詐而口不道忠信之言繼母所生之弟名象又傲慢不恭而日以殺舜爲事舜遭此人倫之變却能諧和之以孝道積誠感動使他三人都進進以善自治父母漸化而爲慈弟漸化而爲順不至于大爲姦惡夫舜處人倫之變而不失

之以事以試其治天下也女子
時規厥刑于二女又言將以女
事之以規其所以儀刑之者何
如也二句以各一意訂傳以妻
之二女即為試之之事蓋本周
子舜可禪乎吾茲試矣之意以
文義考之克既開舜之賢于平
時又得其踐履之詳于四岳舜
之為人固已了然于心而不待
試矣次第便當言徵用之意我
其試哉正欲用之也下篇直徵
五典以下即試之之事今以分
為二篇而堯與止言釐降嬪虞
之事故先儒偏重之而不知試
之為歷試也

陸實府曰試哉即歷試諸報帝
已心知其入何待于試有鯀
起事屬非常必令朝野臣民皆
見至聖事業一旦曆數相及方
能心服故試者所以盡其德非

其常如此非盛德而能之乎堯說即舜之處父母兄弟者固足
以見其德矣我還試驗他蓋萬化本于閨門人倫原于正始今
以二女與之為妻又看他處夫嬪之間所以為法則于二女者
果能使之克盡嬪道否于是治裝下嫁二女于媯汭之地使為
嬪于虞氏之家堯又念二女是天子的女嫁與微賤之匹夫恐
生驕慢故訓戒之說欽哉教他恭敬以盡嬪道善事舅姑不可
慢也其後二女果能遵堯之命化舜之德堯乃以舜為真賢竟
舉帝位而讓之焉

此節是求禪位之人也通節以德字貫庸命即異位之命否
德猶言不德明明句是開以荐賢之路明側陋只作一人謂
有德之人或在貴自貴舉之或在賤自賤舉之不惟其人惟
其德也意實重在揚側陋上父頑一段是舉舜之實德言之

其形迹易飾而以隱微執察
也

克諧以孝謂致其齊慄有負罪引慝之誠同其憂喜無藏怒
蓄怨之意也象亦諧以孝者所謂不念鞠子哀大傷厥考心
也此是四岳舉其能齊家者以見其有德試哉以下是堯以
正始而驗其德也試哉句虛下二句即所以試舜之意刑即
刑于寡妻之刑堯試舜必以是者蓋人之情或勉強于父子
兄弟之間而不能不發露于夫婦隱微之際若能儀刑有道
使二女不驕其夫不傲其舅姑不拂于夫之兄弟非至德者
不能故堯以此尤難者而觀其德果如四岳之所荐與我前
日之所聞否也堯之為天下得人其慎重如此○心不則德
義之經則好惡失正喜怒無常此後母傲弟之言所以得人
也象介母之愛而不克恭厥兄傲之一字是其本根舜處頑
嚚之間非可以諫爭回父母之心非可以言語諭父母于道

加之傲弟又豈可以聲音笑貌得其歡心但舜業業日致其孝故彼蒸蒸而漸化于善至誠充積之效也

舜典

這一篇書載虞舜的事跡所以叫做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史臣說稽考古昔帝舜繼帝堯之後帝堯盛德顯著既有光華帝舜之德又有光華與帝堯相合其德何如蓋常人之有智者或失之淺露明者或過于伺察惟舜之智神機默運不可測識乃沉深而有智與淺露的不同舜之明虛靈內照自有經緯乃文理而光明與伺察的不同常人恭以持已者或過于嚴峻實以待人者或出于矯飾惟舜則和粹而恭敬其恭也藹然可親

通鑑當分三大段看首一節是第一段記舜德合堯而可相天下自正月上市至過客八音是第二段記舜相堯而相天子之事其及堯之終者正見舜居攝之久也自月正元口至末是第三段記舜受禪于堯而求賢以紹堯致治其及舜之始終者正見舜禪國享年之久也

杜道升曰舜處側微其于堯未嘗得親炙而刑見之而光華如是之合者以其本原之同也本言二聖之合德却言其光華者所謂聖人所存處不可見恒于

其倫如見之也再見曰重不二曰協一直說此處只替舜非與堯判言也

堯了凡曰濬哲二句混混與堯相應總是叙舜之德本文只說玄德便該行在內了舜之玄德正華之所從出者對升聞言故曰幽潛亦有玄妙之意嘿會之可也

陳新安曰由其光輝而不可掩言之則曰重華本于幽潛而未見言之則曰玄德

而無嚴峻之形誠信而篤實其實也表裏如一而無矯飾之意夫濬哲文明就與堯之欽明文思安安一般溫恭允塞就與堯之允恭克讓一般信乎重華協于帝也舜既有此四者幽潛之德是以身在猷畝之中而令聞已上達于帝堯乃先命以司徒百揆四岳的職位而終禪以天下焉

此記舜德之盛以見受堯攝禪之本也重華句只就舜說不可以堯對舜重協二字串說蓋欽明文思此帝堯德性之華也允恭克讓此帝堯行實之華也堯有是舜又有是故謂之重以舜之德質之堯者脗合故謂之協重則協矣此句只以先後言不可以尊卑論濬哲二句即重華之目也濬哲文明以心言深潛不露而沉幾先物謂之濬哲經緯內含而虛靈不昧謂之文明此舜之心法有合于帝堯德性之華也溫恭

陸實府曰舜德本有秩叙精神
總理體受不顯儀刑故所向無
不如意
王字泰曰堯以舜善于人倫首
便為司徒以美教化舜敬以美

允塞以身言和粹可親而著肅肅之度謂之溫恭至誠無妄
而昭篤實之容謂之允塞此舜之身法有合于帝堯行實之
華也二句皆重下一字上一字只言其德之妙耳然亦當順
其文不可倒用其字面玄德即上四者之德玄即濬文溫允
字以其幽深玄遠故曰玄猶春秋傳所謂潛德之幽光詩所
謂不顯惟德之義升聞如師曰有鰥帝曰予聞是也位即下
一節之位蓋虞汭既嬪之餘復歷試諸艱以驗其德也
慎徽五典五典堯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
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堯將禪位于舜先試之以事以觀其才德何如初使他為司徒
之官職掌五典舜則小心敬畏以美其教化由是父子從其親
君臣從其義夫婦從其別長幼從其序朋友從其信人人皆順

之直從他克諧以孝一段躬行
心得處暗布出來使天下之為
父子兄弟者無不反薄歸厚而
相親相睦蔚然于邦國之間是
五典之美若自舜之一念兢兢
處以美之也此人心所同舜不
過自其先得者而樂之如表立
而影隨故無畏難無苟安而從
之也輕克字宜玩
是官也舜字最有味政事可止
可行莫不揆度其宜也時叙時
字重蓋時至事起化至神流非
舜使之叙而自不先不後而叙
也
黃南山曰納大麓不可謂兼司
空亦不可謂之處度只是一時
偶使他去相度適形適非常之
變而不失其常因並典以見德
之盛處

從無違教者又使他為百揆之官統領庶務舜則以時整理由
是禮樂刑政紀綱法度件件都修舉無廢弛者又使他兼四岳
之官賓禮四方來朝的諸侯舜則以禮感化由是四方諸侯穆
穆然雍容和順無乖戾者當洪水為災堯又使舜入山林中相
視高下適遇猛風雷雨舜則神色自若初不驚懼迷惑其度量
過人處有如此夫堯將難事歷上試舜而舜之盛德無所不宜
如此所以舉天下而付之也

此承上乃命以位而言舜之主事而事治以見其德慎徽字
納字賓字俱就舜身上言不重堯試之上要見他盛德所感
有過化存神意與堯典以親九族等語意相類慎徽二字不
平微中含得敬寬之寬字而寬不足以盡微之義言其敬畏
小心以美人倫使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而天敘天秩蔚

董思白曰慎微六句要見舜莫知其然而然意方得此是此心之天孝定若止于德時能不驚惑亦不足奇

然于皇極之內也納于百揆謂入居百揆之位含提綱絜領之意時敘即禮樂刑政等事之各得其理上句以教言此句以政言慎微五典以德而為敷教之本也克從則百姓親五品遜而德足以敦典庸禮可知矣納于百揆以德而為率作之權也時敘則大綱舉萬目張而德足以統理萬幾可知矣賓于四門以德而為禮接之儀也穆上則有來雍上至止肅肅而德足以儀刑百辟可知矣納大麓亦為百揆時事風雷是偶值其變也現其弗迷則見其有絕人之度而其德足以當大任而不懼又可知矣蓋處職而盡職固足以見其德遇變而不變亦足以見其德也每段出當以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貫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

于德弗嗣

董思白曰三載二字宜重見非一時偶然頂極力登莫放過讓于德弗嗣舜若不知已之德足以嗣天位矣陸矣府曰績在德上說不足舉功以見德

帝堯試舜之後欲禪以帝位乃呼而命之說道來汝舜汝于前日登庸之初我曾歷上謀汝以司徒百揆四岳等事以考其敷奏之言其後試驗之行事則見汝之言皆致可有功隨用隨效于今已有三年之久矣夫觀其言行相符則其謀皆由于素定現其久暫一致則其事非出于強為汝之德真可以付託天下今當代我升于帝位可也舜猶以已德有愧欲遜讓于有德之人不敢承嗣帝位焉夫堯以天下與舜而舜又以天下讓賢聖人至公無我之心于此可見

此堯嘉舜之功而命之攝位也詢事考言就前日說是試之以觀其蘊乃言底可績就今日說是明試以考其成蓋乃命以位之初嘗詢汝以所行之事而考其所奏之言若何而為

司徒若何而為百揆若何而為四岳汝固有言以陳之我矣
今五典果克從百揆果時叙四門果穆上致可有功已歷三
載而非一日矣必曰三載者考績之期也要補覲其功則可
以知其德之意重在有德宜攝位上夫堯之禪位不干玄德
升聞之日而必于歷試三載之後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
得人難也舜當曆數之在躬猶謙讓而不處者不以得天下
為樂而以治天下為憂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唐虞觀人
之成法堯賢舜曰乃言底可績舜賢禹曰成允成功其義一
也以聖知聖豈待考而後見久而後決而必曰底績必曰三
載使其功效已著人所共見而後舉則莫不宜之此聖人舉
人之道也鯨亦能言矣及試之而九載績用弗成故觀人者
覲其用之效與不效而已人無聖人之明乃欲舍功能之實

信心任耳豈不難哉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既不肯嗣位而堯之命又難以終辭于是但受攝位之命替
堯權管國事乃以正月朔日告于文祖之廟堯自此終帝位之
事而舜承受之矣必于正月朔日者正始也必告文祖者尊祖
也

此記舜之受攝也正月一歲之元上日一月之元必擇其元
者蓋堯以休元居正之君終曆數之大事舜以調元贊化之
臣受曆數之大禪故重其事也文祖堯之所從受天下者堯
受諸文祖以始之今授之舜以終之故舜受堯之終于文祖
也就告攝上說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書氏昂曰堯老舜攝堯之為帝
自若也而必以受終告祖豈有蓋
天子之有天下當以身為始終
堯為天下得人堯之責重矣而
授其終于舜故舜告祖以受其
終焉文祖堯之所受以始者也
此為告攝而謂之受終蓋以重
舜之責也言受終則舜正始可
知

杜靜堂曰舜惟不肯嗣位故堯
且命之攝位

王方麓曰璣衡乃王者正天文之器辨初攝位首祭此者非代有司之事而庸心于所不必知也正以齊象授時所當先而敬天勸民為事莫重乎此故也董思白曰在璣衡者辨有見于帝堯即位之初首命羲和造曆故亦欲首祭之宛然曆象授時之意也

帝舜攝位之初未遑他務首先整頓觀天的器具以璣飾璣謂之璣璣東西轉運所以象天而載七政之躔度者以玉為管橫而設之謂之玉衡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者故精察璣璣于玉衡之中即在器之七政以齊在天之七政將以定天時授人事而成天下之務焉

此節首觀象也璣璣玉衡中說璣璣所以載七政者玉衡所以窺璣者在字只是察其度數之詳審其次舍之位也七政就在天者言璣璣玉衡羲和世守相傳舜之去堯已久能必其在器者果可以與天準哉或在器者有隱見完否之弊而在天者亦有轉移進退之差所以致其察也察其在器之七政以齊量天七政之運行使或遲或速或順或逆之數無不與天合也齊字不可就當合字合字在內見出璣中只有度

數天運誰見即諸器而可求法制易湮驗諸天而益合則一推步之間而天時以定曆法以審矣此因躡帝堯欽若昊天之心為敬授人時之地者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舜既受終觀象遂以攝位告于上下神祇其行祭告昊天上帝之禮則與郊祀的禮儀一般無敢簡畧其行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這六樣的祭禮則皆精意致享無敢怠忽此推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也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其神遠在各處不能親至其地則隨其方向遙望而祭之無有不備丘陵墳行及歷代帝王聖賢之類有功于民載在祀典者則一一周徧祭告無有所遺此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也蓋人君一身乃是天地百神之主故舜于攝位之初首舉祀典如此

錢後楓曰類于上帝禮莫大于分惟天子得以祭天郊社之禮非人臣所可行也舜以臣代君攝位而祭告故曰類所謂非常祀而依郊社之禮為之者也六宗只泛說註引祭法一段西是受禋祈禱之祭與此無干賀伯闇曰此節當把首句另論下分天神地祇人鬼三項蓋本類上帝而推乃之

此祀羣神也肆字緊承上來言受終觀象之後即事乎此不容緩也蓋人君幽為天地百神之主舜既攝位祭告其容緩乎上帝在天之神類者非郊祀之時而同郊祀之禮也至于六宗乃神之麗于天者亦必精意以享之推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而告攝之意仰焉有以達于天矣山川在地之祇望者不至其地而瞻望以祭之也至于羣神乃神之麗于地者一徧舉而祀之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而告攝之意俯焉有以達于地矣告攝于天神則知承天之責有所歸而天神無不格告攝于地祇則知統地之責有所屬而地祇無不享禮以備而豢以周所謂主祭而百神享之者此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帝舜攝位之初于正月內先徵召天下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

象了凡曰辨偽意在詢察之前不可即認詢察為辨偽陸實府曰來則見之見則班之上不以亟見為數下不以後至為慢比為捫位而異其禮亦是通天下精神之妙法劉伯羔曰四岳領群牧群文須群后制也不曰觀群后而曰觀四岳群牧明統也不曰班瑞于岳牧而曰班瑞于群后紀實也

將他所執的主璧都取來辨驗蓋諸侯始封天子授他主璧以為瑞信至來朝時乃合符于天子而驗其真偽也到正月盡間則四方諸侯九州牧伯漸次有至者矣遠近不同到有先後舜則每日使他隨到隨見不必取齊蓋人少陸續相見則接待之禮既得周全詢問政務又得詳盡耳既見之後真知非偽還將五瑞依舊班賜與他蓋諸侯所執主璧前日皆受之于堯今舜斂而班之使知天下既歸于舜這主璧便是舜之所授所以與天下正始以示更新之意也

此節觀諸侯也蓋人君明為百辟之主舜既攝位可不與之正始乎輯五瑞者非真取其瑞乃徵召之意使之執五瑞而來朝也日觀者國有遠近之不同來有先後之不一日日觀之則所接者寡不惟詢察得以周詳而禮意亦得以曲盡也

班瑞亦隨其來見之先後既驗而後班之者使知封爵之等昔固受之於堯而統攝之權今固歸之於舜與天下正始示更新也此節意重班瑞上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

藝祖用特

舜攝位之初四方諸侯來朝已畢時當巡守之年二月遂舉行巡守之禮是年二月先往東方巡守至于東岳泰山之下燔柴以祭天望秩以祀東方之名山大川告至之禮舉矣遂就此地接見東方諸侯凡朝見岱宗之下者皆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

衰了凡曰歲謂當巡守之歲提
起另規見一歲周四岳也巡守
專為羣后協時月以下皆觀后
之事協時月句重正日同律句
屋同律精粗本末意不可少礼
必有器五器帶五礼言謂之卒

乃復不以時候拘也

王字泰曰若曰有意替亂王章

而改其正朔則聖世不宜有此

莫大之罪不應止曰協時月正

日而已大抵協正亦下甚用力

只準之以王朝之曆而已同律

度量衡亦然同律句對脩五礼

有礼樂意謂同制度而先于樂

齊風俗而重于礼也古凶軍賓

嘉五礼乃所謂親疎貴賤相接

之礼頒于王朝亦本有定制但

恐天下有廢壞而不脩之處故

脩之以同天下之風俗如亦同

也非器如其禮也言有以同之

使天下各歸于一也五器五礼

之器如簠簋之屬為吉禮之器

衰絰之屬為凶礼之器干戈之

屬為軍礼之器玉帛之屬為賓

為贊時見之禮舉矣時月日正朔之所自出也則察侯國時候之早晚月令之大小與夫日辰之甲乙比義和所頒布的歷書何如有不合的就責他改正務使同奉朝廷的正朔律度量衡制度之所自始也又審驗侯國中律呂之高下清濁丈尺之長短斗斛之大小權衡之輕重比朝廷所降的規則何如有不同的就責他改正務使同遵朝廷的制度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各有隆殺之殊也又從而脩明之不使廢墜使天下的風俗無不同吉凶軍賓嘉之五器各有規制之異也又從而如之各處都要一一相同不許彼此異制使天下的禮器無不一此六事皆畢乃轉而南至五月往南方巡守到南岳衡山之下朝見南方之諸侯凡告天祀神一正朔考制度同風俗等事都與巡守東岳的禮一般至八月又往西方巡守到西岳華山之下其禮與

湯練川曰五玉乃諸侯已成國
所執者三帛乃諸侯世子公之
祇附庸之君未成國所執者二
生乃卿大夫所執者人各不同
而但著東后者統于尊也羔取
其羶而不黨灌取其候時而行
用生者以其生不失義也雉取
其守介不犯用死者以其死不
失節也若單出此句此意要見
陳氏曰前言復後言歸復自方
岳返也歸至帝廟也

初時所行的一般至十一月又往北方巡守到北岳恒山之下
其禮亦與巡守西方時所行的一般巡守既畢于是回還京師
親到藝祖之廟用一牛祭祀而以巡守事完告之蓋人君之于
祖宗祀如事生凡出時必告行返時必告歸禮當如此

此記巡守亦攝位時事巡守者所以維持封建也蓋正朔之
建法度之詳與夫風俗之趨禮器之等級皆出自王朝而班
諸侯國者然上下易離人心易玩苟不時巡而考驗之則侯
國之中不奉正朔者有之不遵制度者有之僭越名分者有
之烏能大一統而無異政哉歲字貫下柴以祀天望秩以祀
山川告至之禮猶王初告攝之禮也肆覲東后有五玉三帛
二生一歿以為贊時見之禮猶王朝初見之禮也時月日者
正朔之所出也則協其時月使分至心閉晦朔弦望無差忒

而日固時月之所由積者又從而正之永短以曆次而甲乙
以敘遷莫不一準于羲和之所授焉律度量衡制度之所在
也則同其律焉使清濁相經小大相生皆有準則而度量衡
之受法于律者亦從而同之長短之法多寡輕重之制莫不
一準于王府之所藏焉五禮各有序也則修之而隆殺厚薄
不失其宜五器各有等也則如之而尊卑等級不違其度修
者因時而損益之也如者一如王朝所用也協時月句是一
正朔同律度句是同制度修五禮二句是齊風俗一正朔則
改日易月者有誅矣同制度齊風俗則變禮易樂者有誅矣
皆所以大一統之治也卒字指上數事而言事未畢則不敢
復已畢則不敢留故云卒乃復也下三方亦撮上事講曰如
岱禮見四岳之禮同曰如初見四時之禮同曰如西禮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禮記卷之四

方之禮同歸格于藝祖用特者終大事故舉盛禮也歸而告至則出而告出可知○舜一歲而巡四岳蓋兵衛少而徵求寡故國不費而民不勞也

杜道升曰五載二字作肩一巡四朝正合是五載不可讀斷了上下相交意重於禮意輕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既舉行朝覲巡守之禮遂立為定制每五年之間天子以一年巡守徧到四岳與諸侯相見諸侯以四年次第來朝天子巡守後之次年東方諸侯來朝又次年南方諸侯來朝又次年西方諸侯來朝又次年北方諸侯來朝四方諸侯都已朝畢又次年則天子復出巡守當諸侯來朝之時都着他把在國所行的政事一一敷陳奏聞于上猶恐他所言雖是而所行或不盡然又明白考驗其治國之功績果是實否若真能修舉職業有功于民則賜他路車章服以旌異之使善者愈有所勸而不善者

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王字泰曰言功庸泛說而總歸于為民入寔事條件便俗然亦不必添出不善及無功意敷奏以言如今朝覲通頒知冊明試以功如今監司定守令考諸車服以庸如今旌獎

亦知所勉五年之間巡守朝覲殆無虛歲古之君臣皆勞身勤民如此故上無不究之澤而下無不達之情也

此定朝巡之期而詳述職之事也五載一字貫巡守四朝說五載一巡守是以一歲之四仲遍天下之四方羣后四朝是以四年之定期配四方之定所所以通上下之情達往來之禮也以五載為期則不失之疏不失之數矣曰言曰功曰庸皆指上文事言蓋時月日者民事所關律量衡者民用所資五禮五器者民俗所係皆厚生正德事也敷奏以言言其所已行者也其言不善固戒飭之矣而言之善者又從而明考其功其無功者固懲創之矣而有功者必從而厚其報課賞之道寓于述職之中者如此不言黜陟者唐虞之制必三考而後黜陟也

茅鹿門曰山川皆州中物三句雖平看然畧以分州為主肇字只管分州一句濬川不甚用力蓋因禹治水之後川無大小皆各畧疏導使無壅決耳故云濬川而不及其數也
董思白曰只是記聖人經制如此之周密苟便于民不憚于獨創不憚于立異然只重肇州一句若下封山濬川皆州境中事而帶言之耳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舜既攝位遂經理天下先時天下只有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九州至舜卽位因冀青二州地方太廣政教難周于是始分冀州以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添此三州通前九州共成十二州所以均疆域而通政教也既分十二州又于每州之內各擇其一山之高大者封表之以爲一州之鎮如冀州則表霍山兗州則表泰山之類所以定望祭而繫瞻仰也又濬導十二州之川凡水道稍有不和者卽一一開通不使壅塞此時雖洪水已平而猶以脩舉水利爲急務蓋思患預防之意也

此記舜經理天下之事九州之制自昔已然舜始分冀青之地益之以幽并營之三州九州雖無改于其初而三州實開

創于今日以新分合早故土故曰肇一有二州九山之奠在昔已定舜于所分之州益之以恒山醫無閭營丘之三山九山尚仍乎其故而三山又因以更新以新封合于舊識故曰封十有二山九川濬源水患固已平矣舜又以爲濬導之功不繼則平成之績不可保也於是濬十有二州之川或疏其上源或決其下流使水患自是永寧所謂濬川也肇州所以廣德化封山所以植封疆濬川所以防民害皆經理之大者也三句平說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此舜維持天下之法舜設爲墨劓剕宮大辟五樣常刑明示天下如日月星辰垂象一般使人曉然皆知不敢冒犯所以待罪

陸實府曰經權當渾見五刑設而有流宥鞭朴設而有金贖亦權也眚災之赦則重中之輕也

終之刑則暫中之重又權而未始雜乎經也權只是度量取中之意豈以刻定者為經而偶一者為權乎欽恤須發他制刑時一段則然哀矜意出

之重者若雖犯在五刑而情有可疑者則發遣去遠方以寬宥之此重中有輕者也五刑之外又以皮作鞭用為官府之刑夏楚二物名為朴用為學校之刑所以待罪之輕者其或罪在可議例難加刑者則許他以黃金納官贖免其罪此又輕中極輕者也此五者皆刑法之條理法之正也若是犯罪之人有偶然差誤出于無心的有遭逢不幸陷于有過的這兩項情有可原則徑從釋放赦免其罪若是依倚勢力敢于作惡或不改前非至于屢犯的這兩項情甚可惡則依律治罪或殺或刑不許宥贖這兩句是用法之權衡法外之意也夫舜之制刑輕重取舍錯綜斟酌條款已備而其用刑之時敬而又敬惟憂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再續刑罰一或失當則必濫及于無辜其哀矜憐恤之仁常寓于法制之內有如此蓋刑罰以禁惡乃聖人

不得已之意而欽恤以慎刑尤聖人不忍人之心以此為心豈有刑罰不中者哉

此詳聖人制刑之等而原其心也五刑所以待夫罪之不可宥者而情法可恕勳戚可議則有流以宥之五刑者法之重而流宥則重中之輕也鞭刑以警夫弗若于政者朴刑以懲夫弗化于訓者而情猶有可矜法猶有可議則令出金以贖之鞭朴者法之輕而金贖則輕中之輕也此由重入輕所謂法之經也青災肆赦言入于五刑鞭朴之中而為青為災則情之可矜者故直赦之怙終賊刑言入于五刑鞭朴之中而為怙為終則情之可惡者故必刑之此因情取舍所謂法之權也輕重立于常法之中取舍變于常法之外聖人之制刑如此其心果何心哉蓋其錯綜斟酌兢業戒懼雖經權竝行

而不敢自信以為必當天下之罪雖舒慘竝用而不敢自慰
以為盡得天下之情恐恐然惟以刑為民命之所係而無所
不致其憂也欽恤二字串說即所謂好生之本心也刑者聖
人之良法欽恤者聖人之美意仁義竝行此刑之所以得其
當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舜之用刑雖以好生為心寬恤為念然于有罪之人亦不容不
誅也當時之臣若共工驩兜二人相助為惡三苗之君恃險為
亂不服王化伯鯀方命圯族治水無功天下之人謂之四凶當
堯之時未及誅戮及舜攝位以此四人者稔惡不悛罪在不宥
乃發遣共工于北邊之幽州安置驩兜于南邊之崇山驅逐三

林退齋曰四人之罪由輕而漸
重註中異法二字只在流放竄
殛之輕重上看不在幽州崇山
等謂之異法至北南西東各置
一方不使扇聚則聖人亦有深
意矣四罪要點以天下之怒為
發意

苗之君子西裔之三危拘囚崇伯鯀于東裔之羽山這四個凶
人都是天下人心之所共惡者舜為天下除害各因其罪而罪
之故天下之人皆以舜為刑當其罪無不心悅而誠服也

此記舜用刑之當也共工得罪于已故流之驩兜得罪于人
故放之三苗得罪于朝廷故竄之鯀得罪于天下故殛之罪
有小大是以法有輕重也咸服者服其皆當也正天下之法
所以為義除天下之害所以為仁人安得而不服哉故觀于
用刑而益可以見聖人欽恤之實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二載四海遏密八音
舜攝位至二十有八年帝堯乃崩畿內的百姓哀痛深切就如
居自家父母之喪一般至于三年之久四海的人民亦皆不忍
作樂絕靜八音蓋帝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所以人心思慕之

陸實府曰雖紀帝堯君道之終
實見帝舜相道之久

深至于如此

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三載帶下說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先時舜受終于文祖不過是替帝堯攝行天子之事至堯崩之後舜服三年喪既畢天下之人都來歸舜不容遜避舜于是以除喪之明年正月初一日復至文祖廟祭告纔即天子位焉必以月正元日者蓋月正乃一歲之始元日又一月之始人君即位改元方與天下更始故取歲月之首以重其事也

詢于四岳關四明明四目達四聰

舜既告廟即位首元召見四岳大臣訪問治天下的道理以人君為治第一件是進用賢才然賢才或隱于山林或屈在下位

姚承菴曰前受終于文祖是受人臣代終之命此格于文祖是明人君正始之禮

陸實府曰明目聰皆就君身上說聖人眼界濶用心公直看得天下就是吾之門與耳目一處

未到便是吾門與耳目之有礙故欲四岳為已關之明之達之也

項珍亭曰明目達聰真是要親小民愁苦之狀悲號之聲使可施恩澤於民轉而為歡忻歌咏此帝心願也
袁了凡曰岳居內統外牧居外承內不截然分內外

朝廷未必盡知于是大開進賢的門路使四方但有德行有才能的皆得以進用而無閉塞之慮又以人君一身聰明有限天下事豈能盡見豈得盡聞于是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以天下之耳目為上之耳目使人人目有所見耳有所聞的事情都許直言來告而無壅遏之弊夫關四門則賢才無不進明四目達四聰則下情無不通帝舜之勵精圖治如此

此圖治于四岳也詢非但容詢乃圖任之意關四門者廣賢路也明目達聰者達民隱也是二節事蓋天下之賢才人主無由盡用之而四岳者賢才進退之所關也其必關四方之門以廣其進用之途大其登庸之路則天下無遺賢矣天下之民情人主無由盡知之而四岳者民情通塞之所係也其必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使困苦之狀態咨之聲得以上

達則天下無道情矣曰闢曰明曰達不過率四方之諸侯使
賢才無所遺侯民情無所壅蔽也曰四門有以天下為一家
之氣象焉曰四目四聰有以天下為一身之氣象焉○舜攝
位二十八年其于天下之賢宜無不知于天下之情宜無不
照及其即位乃首詢于四岳者將以盡來天下之賢才而惟
恐有一人之不得自進將以盡見聞天下之事而惟恐有一
事之不得自通蓋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
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况當初政之日乎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蠻夷率服

袁了凡曰每州以諸侯之長為
牧事任外民之事食哉下欲其
以是為國而率諸侯也諸侯固
帝舜既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官牧養百姓于是呼十二州
之牧而告之說牧民之道當使民食足而足食之道在不違農

各牧其民然或疑其國牧所以
通濟之也

杜靜菴曰食以遂民之養治之
首務也柔能使民皆化而得全
其養親君子以輔吾之治絕小
人而不害吾之治使民得安其
養總來是一箇中國順治曰蠻
夷率服者只是形容得中國之
治已成也

陸實府曰食哉三句雖總為養
民然意自相承蠻夷要形容中
國順治所謂從欲風動也天子
不勤遠畧即異域向風無足為
養道之重而聖人守在四夷非
百蠻慕義何以占內治之成

時必須輕徭薄賦禁止興作使民皆得以盡力于農畝之事然
後民食可得而足也民食既足教化可興一州之民有在遠方
的則當寬以撫之使樂于歸戴有在近處的則當馴而習之使
入于禮法人有德行的則親厚之有存心仁厚的則信任之使
得以助我之治若深情厚貌包藏凶惡的人則須深惡痛絕使
不得倖進以貽害于民爾十二牧若于這幾件處置各得其宜
則不但中國之人 順其治雖遠而蠻夷外國之人慕我治化
亦相率而服從矣

此咨治于州牧也牧養民之官每州以諸侯之長為牧五件
平看重養民上說食哉惟時者言三時不害其務三農各肆
其力又視年之上下而為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為之通知民
之貧困寡弱者而為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柔遠句是撫

御順其勢所以弘養民之功惇德句是舉措合其宜所以撫
養民之政未句以效言蓋五者既修則豈特中國順治雖蠻
夷之國慕生養安全之樂仰仁人君子之化亦相率而來服
矣此皆十二牧之職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
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
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呂氏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
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
之理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
也熙載工夫全在奮庸不曰予
之載而曰帝之載重所托也亮
采所以惠疇也此即所為熙載
者不曰禹哉而曰伯禹作司空
者意以百揆非禹不可但見作

帝舜咨訪四岳說今之天下乃帝堯之天下今之事功乃帝堯
之事功爾在朝之臣有能奮起事功熙廣帝堯之事者我將使
他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使件件各得其宜因以順成庶類
使物物各遂其性此輔弼重任不知何人可以當之于是四岳
及所領諸侯一同舉薦說今有伯禹見為司空之官可居此任

司空司空之事又不可無禹惟
帝裁之也

亮采惠疇之功可也禹聞帝舜之命不敢自任乃拜下稽首讓
于稷契及臯陶說此三人皆有才德可居百揆之任帝舜以此
三人固賢而禹功冠羣臣自宜首用故但然其舉不聽其讓說
百揆重任非汝不可汝其往就職事哉人主之務莫先於擇相
故帝舜即位之初首發百揆之命而當時諸侯濟濟相讓之美
千古之下猶可以想見焉

董思白曰治水救民是亮采惠
疇之大端其奮庸執大于是此
正見得伯禹真可宅百揆處
附王方麓曰治草急于相故舜
詢岳咨牧之後即求百揆之人
其次播穀其次敷教其次明刑
其次利用其餘以及草木鳥獸

帝舜素知禹賢即以羣臣之舉為然而咨以命禹說汝為司空
能平水土今命汝仍以舊官兼行百揆之事當勉勵不怠以成
亮采惠疇之功可也禹聞帝舜之命不敢自任乃拜下稽首讓
于稷契及臯陶說此三人皆有才德可居百揆之任帝舜以此
三人固賢而禹功冠羣臣自宜首用故但然其舉不聽其讓說
百揆重任非汝不可汝其往就職事哉人主之務莫先於擇相
故帝舜即位之初首發百揆之命而當時諸侯濟濟相讓之美
千古之下猶可以想見焉

此求總治之職也百揆所以統庶官者有能至惠疇作一氣
說奮字有奮發激昂之意熙字有恢張脩舉之意帝載即指
下文采與疇而言亮采句串說亮字有提綱挈領之意采即
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事疇即采中之疇如下文黎民夷寇

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事疇即采中之疇如下文黎民夷寇

各遂其生焉然後節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愛之樂而終之納言以相與保治于無窮此九節相承之序而萬世治天下之大規格不出于此

草木鳥獸胷子之類蓋百官所治之事其間疇類甚多掌之雖各有人而百揆則總之者曰采曰疇所謂帝載也亮之惠之即所以熙之也亮字有工夫惠字無工夫奮庸載相才也亮采惠疇相職也伯禹作司空言其治水成功能稱乎司空之職則其能任百揆可知也汝平水土二句舊績新功不可平重懋哉上汝往哉內亦當帶此意舜然禹之舉而不聽其讓者三子司教養刑罰之事責有所專不可他任惟禹治水成功可兼百揆也觀此而帝舜求賢之切任相之專皆見矣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杜道升曰阻飢不親不遜寇賊殺免俱要看得活蓋以洪水初平之後教養方興之時而况四

海九州之廣地利未盡興教化未盡洽則凡黎民百姓之生其間者寧無阻于飢者乎寧無違于教者乎而能無漸染于蠻夷者乎此蓋聖人望治無窮之心視民如傷之意慮其如此非常時果皆阻飢不遜而為寇賊也作文須愛休貼節節要點申命終事意

官任養民之職教百姓因天時之早晚順地勢之燥濕以播種此百穀使人人都得飽食而無阻饑之患于以終汝后稷之事可也

此因禹讓而申命棄終養民之職也舊居稷官而復以職事命之故曰申命歎食已泰而猶曰阻饑是視民如傷之意播百穀者順天時之早晚因地利之高下以樹藝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陸實府曰親乃親睦真意流洽純是孩提愛敬遠是適得其理反之叙秩初毫不差也非必情乖紀實此心毫末融洽恰當便不親遜雖以勞來振德後未必盡然司教者能不惕然警乎敬敷不是以條教為約束直從心之當惺者默悚于條教之間不淅不漸以深心而摩以歲月所

契在帝堯時已作司徒至是帝舜因禹之讓亦申命之說今天下百姓多不相親愛五倫的品節也多不遜順我甚憂之今命汝仍為司徒之官任教民之職汝必用心敬謹以宣布五品之教使人知所遵守不可少有怠忽而又必從容寬裕以待民之漸化不可過于急迫于以終汝司徒之事可也

焉實其難化與異其速育之意
盡消鑄于兢業之大矣蓋敬由
心之精微而慎其事寬乃敬之
作用敬寬只一事非敬外又有
寬也

王字泰曰五品是百姓之五品
不遜正是不親處不是平語敬
敷在寬者蓋五者之理出于天
命之本然人心之不容已而非
有待于外也吾之為教則因其
本然之不容味者使致其察識
因其心之不容已者使盡其推
行而亦非有所強于外也則夫
防範雖密禁章雖嚴而其意何
嘗不寬哉

此亦因禹讓而申命契終教民之職也百姓不親就情義乖
離說五品不遜就倫敘壞亂說惟其不親所以不遜也敬字
就施教言寬字正言教之道在字當深玩猶言不在乎他
在此而已敬敷五教而或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非所以自
得之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防範雖密
禁戒雖嚴其意何嘗不寬哉敬敷五教在寬猶曰敬與在德
非敬而又寬也一串意惟敬則教可立惟寬則教自行寬字
此敬字較重

帝曰皇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舜因禹讓及皇陶亦申命之說如今四方蠻夷猾亂中國中
國之人乘機作惡有為寇為賊的有為姦為宄的其為生民之

畫思白曰惟明克允從上面五
字三字生來蓋刑有五而就有
三這其間或者輕重混淆便不
明于刑以致不允了流有五而
居又有三這其間或者遠近混
淆便不明于流以致不允了故
須是明乃能允

莫中江曰汝作士以下六句文
法甚繁言汝為士師之官其于
五刑之有服五流之有宅者惟
是明白不混于所施乃能使刑
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寇賊姦
宄或可化而為良民也五刑四
句不可作要是如此乃一定之
法皇陶素所守者全在惟明處
重勉之

寔多矣汝皇陶舊為士師之官今命汝仍居此職凡寇賊姦宄
罪不可宥者當治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使服其罪然刑
雖有五而服則有三等之就惟姦刑棄之于市宮刑則下鑿室
餘刑亦就屏處不使誤而至外于寇賊姦宄罪有可議者則制
五等流刑以宅之然流雖有五而宅但為三等之居惟大罪投
諸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各有遠近不同汝之用
刑必致其明察凡輕重遠近之間不使少有差錯乃能刑當其
罪而人無不信服也至此而猾夏者豈有不黜服姦宄者豈有
不格心哉

此亦因禹讓而申命皇陶終士師之職也寇賊句指華夏之
人言惟蠻夷猾夏故華夏之人亦乘間而為寇賊在圻內為
姦在圻外為宄也此泛言民不率教以起下文意五刑所以

服夫元惡大慙者而服之則有三等之就或戮之以顯其罪
或護之以全其生刑有輕重也五流所以待夫情法可議者
而宅之則有三等之居或斥之於化外或置之於域中流有
遠近也此泛言刑流之有等至惟明處方勉臯陶曰明者審
其何所當刑而刑之又失乎輕重之則何所當流而流之
又不失乎遠近之宜也必如是則刑清而民服不惟姦宄格
心而蠻夷亦且向化矣工夫重在明字上克允非以效言言
必如此而後能如彼以見不可不明也○蠻夷王化之所不
加因其猶夏則治之而已若寇賊姦宄乃吾民也胡為至是
哉矢之于井牧教化而後有刑刑之所不及而後有兵故獷
豕之牙聖人常治其本也易噬嗑賁旅皆取象于離用刑在
明可知明則情偽畢知允則輕重適當呂刑云獄成而孚輪

三宣其間

帝曰疇若予工

帝曰疇若予工

而孚所謂克允也虞時兵刑之官合而為一至後世始分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

讓于爰折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袁子凡曰工曰予工非專指國
用言舜為天下之主則凡所以
前民之用者皆予之工也
陸用樓曰若工只工藝中度服
器如式不重作淫巧以蕩上心
陳氏曰周書曰垂之竹矢垂之
巧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為之行
所無事之大智大巧耳非若後
世之所謂技巧感精其能者
王字泰曰若順其自然之理而
治之也諧字即是順字順理則
和視之理而垂且矣焉則不和
矣不得作兩副語

帝舜問于廷臣說誰能依順物理整治我百工之事者我將任
用之羣臣同辭對說有臣名垂者其人巧思可當此任帝舜遂
以羣臣之舉為然而咨以命垂說汝當做共工之官順治百工
以整理興作之事垂乃下拜稽首讓與爰折及伯與說這三人
皆有才能堪居此任帝舜以此三人雖賢終不及垂故但然莫
言不許其讓而命之說共工之任非汝不足以當之汝其往任
此職以諧和百工之事可也

此求共工之官也曰若者順自然之理制百物之宜技藝有
度不作淫巧以蕩上心服器有式不失侵陋以亂朝制是也

往哉汝諧諸字卽此若字意○順其理而治之云者古人之
經作惟能順其理也故能盡乎物宜而精以適用後人之制
作惟不必順其理也故惟窮乎人意而巧以悅觀此古今之
所以不相及者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
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舜又咨訪廷臣說人君一身爲萬物之主山林川澤之間有
草木有鳥獸雖是天地所生之物而樽節愛養以遂其生者亦
人君之責也汝羣臣誰能爲我順而治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
使上而山林下而澤藪凡草木鳥獸無不各遂生育者我將用
之羣臣同辭對說在廷之臣惟伯益可當此任帝舜以羣臣所
舉爲然遂咨益而命之說汝當作我虞衡之官掌此山澤以順

陸實府曰若虞曰和者不剪伐
則相害取過節則凋生調其生
養取用之節而適當其理也
陳大猷曰餘官有教戒之辭工
虞獨無者若字已該之矣

草木鳥獸之性伯益聞命下拜稽首推讓于朱虎熊羆說此四
臣皆可使居虞衡之職帝舜雖然其言不聽其讓仍命伯益說
山澤之事惟汝爲能汝其往任此職諧和其事可也

此求虞衡之官也上是山林下是澤藪若者因其材質之宜
制其取用之節草木則順其性而封植之鳥獸則順其性而
長育之也草木鳥獸山林澤藪皆有不分上下汝諧亦若字
意益烈山澤而焚之是時猶爲禹佐至是則正爲虞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
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
欽哉

帝舜咨訪四岳說國之大事在祀誰能爲我掌管祀天神享人
鬼祭地祇之禮者我將任而用之四岳與羣臣同辭對說如帝

董思白曰禮必說箇三見得上
有神下有祇中有鬼所承事非
一故秩宗之職爲難得而必求

得其人然此心一有所污被其
念頭自在他處便與神明氣味
不相管押神豈歡格故主在心
清而工夫從一敬字來心清則
我心即天地之心也即祖宗之
心也心相感通何不可交神道
要講得透徹

王守泰曰人與鬼神所不同者
幽明之迹而所同者惟此心此
心無委曲故一物不得而染焉
然非時時提醒不可也若斯須
放縱則邪念紛然靈府不淨一
摸之外皆不相關况于幽明之
隔而能有所感通哉故夙夜之
間無日不顯莫予云觀當不顯
亦臨常如對越之敬不使少有
私曲則其心清潔而無物欲之
汚可以交于神明矣寅直清一
直下語勢難斷
哀了凡曰人與神交全在此心

清湛有一點之汚便不能相通
矣敬以直內所以致是清者寅
者敬惕之意人心本直原無諸
委曲相吾果疑聚精神心不散
乱而隨感隨應只據現前本念
順應之並不攙一毫見解不染
一毫塵慮此心自然清潔矣鷄
鳴而起齋念正惺夜氣生息本
真獨露敬養心之道以夙夜為
先也○礼主于敬故始戒以寅
繼勅以欽欽字中亦包直清意

董思白曰教胄子必以樂者胄
子雖易開發其天賦尚難頓變
其氣質惟是那和平之樂不竟
其淪肌浹髓遜心移志故用典
樂教之也如樂本溫和故以之

所求惟有伯夷可當此任帝舜然其所舉乃嗟嘆呼伯夷而命
之說汝當作我秩宗之官管奉祀天神地祇人鬼其知事神之
本乎蓋心為交神之本而禮者敬而已矣苟慢易之心生則邪
曲之私積內之所以不直心之所以不清也必須每日之間無
論早晚一惟致其敬畏不可少有怠忽使方寸之間常存正直
則自然心地潔清無物欲之汚染這等方可以交于神明而王
三禮之事伯夷聞命下拜稽首而讓于夔龍說此二人皆可任
典禮之職帝舜以二臣雖賢不及伯夷故但然其言不聽其讓
說典禮重任非汝不足以當之汝其往任此官致其欽敬以典
三禮無失寅清之道可也

此求典禮之官而命之也有能能字重看言不徒知禮之文
而又達禮之本也秩宗秩字有尊卑上下牲帛祝號之次第

在內夙夜一句示以事神之道蓋心為交神明之本而敬者
禮之本也夙夜不必皆承祭之時是欲其常常如此能敬則
吾心正直之體常存而一毫私曲不得以干之所謂敬以直
內也由是清明在躬可以無愧于天地允協于神明而交神
之本立矣寅直二字串講寅直是其功清乃寅直之所致下
文欽哉內即此二句意申飭之以寅直惟清而盡秩宗之職
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

帝舜因伯夷讓夔遂呼夔而命之說養人性情莫善于樂今天
子之太子與公卿大夫之嫡子將來都有天下國家的責任不

教胥子便能溫栗樂本無戾傲故以之教胥子便能無戾傲然其所以溫和無戾傲只是從人心發出那首歌而被在那八音八音諸全由人声之和而誥如之何不可和神人此數句只叠叠遞去而重發一豈可和胥子意方妙

茅鹿門口直溫剛簡皆德性之表但氣質未融則有偏于不足偏于過者而溫而栗無戾無傲俱要露出樂以變化其氣質的意思然後入溫栗等事輔翼戒禁工夫全在樂上註中四欲字就與樂者說

哀？凡曰胥子皆是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謂道有斟酌任質而行蕩上平平絕無間互方是胃上之直又須從容和易然後不上下從情而自遂開襟潑育八

可不素教而豫養之我今命汝作掌樂之官教訓胥子時常把樂與他講習以涵養其德性變化其氣質且如人性氣直遂者或欠和厚須教他直而又溫性氣寬緩者或欠莊敬須教他寬而又栗使其無不及之偏剛勁的人易至于刻虐須教他剛而無虐簡略的人易至于傲慢須教他簡而無傲使其無太過之病庶幾胥子之德悉底于中和他日任天下國家之事自無不當矣然作樂之道何如蓋樂音之起生于人心者也凡人心有所向必形于言辭而為詩是詩所以言其志也取詩辭來歌咏便有長短的節奏是欲所以永其言也節奏既有長短聲韻便有高下清濁不同宮商角徵羽五聲都依歌咏上出來所以說聲依永聲韻既有清濁但未必其能和又必取十二律之管來調和之律呂相間損益相生以叶五聲然後高下清濁之節纔

荒一闕方是胥子之寬又須確然剛果戾悍有威庶不失于縱弛治繁理劇惟剛能斷而威鋒不欽即無心唐人有悞被其害者臨下責執大綱切忌瑣碎故以簡為貴而煩文既省則精意宜貫斯不失于傲慢也

馬鍾陽曰八音二句言樂声之和也本人声說來八音略斷諧和也相奪倫不也和也言樂声皆和而無不和也一直下

附王字泰曰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又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

能成文而不亂所以說律和聲人聲既和了乃將這歌聲播之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間而為樂則八音皆能諧和而不相侵亂以失其倫序由是薦之郊廟則神無不和奏之朝廷則人無不和蓋以和感和自然之理也以此而教胥子豈有不感化者哉舜之命夔如此

此命典樂之官也胥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不可以不教而教之必以樂者以其出乎性情者而感乎性情以其本諸中和者而養其中和也直而溫四句俱以樂實在內直者教之溫使不偏于直寬者教之栗使不偏于寬此以樂為輔翼之教也剛者教之使不為虐簡者教之使不為傲此以樂為戒禁之教也詩言志以下是原作樂之本以及其感通之妙見樂可以教胥子意詩言志三句是言聲之所由生律和

味歌之此所謂詩言志歌永言也声依永者言樂出乎詩也樂主声音凡声皆依于味歌故曰声依永單出為声成文謂之音声合于律乃成文而不乱律

音聲合于律乃成文而不乱律

者音樂之法也所以然者蓋盈天地間惟陰陽五行之氣人物皆由是以生有氣則有音有數氣有升降隨所到次第而有清濁之序在人則出于喉舌齒唇在天地間則大而至于雷霆細而至于蟻蚊無非聲也律則馮其所謂中聲者而已矣在氣為中氣在聲為中聲在人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與發而中節也聖人為之律呂以寫之陽氣升降之數有多寡故律管有長短律曆同道故十二管吹以考聲列以候氣及其次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此天地自然之妙也

王方麓曰允信也出允則命

聲一句是言聲之所由和通就人聲上說至八音處方被于樂克諧所謂純如也無相奪倫所謂皦如也總是和意當串說奏之郊廟則天神格而人鬼享所謂神以和也奏之朝廷則羣后讓而庶尹諧所謂人以和也夫神人亦且感格而況以之教胥子又何中和之德不可成哉未必如此繳方足聲音有辨出于人者謂之聲被諸器者謂之音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帝舜因伯夷讓龍遂呼龍命之說我最疾惡那小人造為讒間之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傷絕善人君子所行之事使不得安其位行其志顛倒邪正惑亂人心變易黑白驚動衆聽其為治道之害不小不可不防閑而禁絕之

當納允則聽覽詳如是而讒說將安施乎雖有而自不得以害政矣姚承菴曰詩咏仲山甫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喉舌之司所關於朝政甚大出焉惟允讒說始不得矯偽而行納焉惟允讒說始不得乘間而入關防可稍懈忽乎哉故惟允上喫緊又加夙夜二字

洪南他曰敷下承上問而陳之奏不承上問而自陳復謂使臣復命遂謂庶人自達于天子

今命汝作納言之官汝于早夜之間出納我之命令必須仔細詳審或將我的言語宣布于下必用心審察停當果無矯偽蒙蔽之私方纔傳出有不當的還要執奏或將下邊的言語奏聞于我亦必用心詳察停當果無希合巧佞之姦方纔進上有不當的也要斟酌如此則出納之間所言皆合于理矯偽者既無所托邪僻者亦無自進而纔說不得行矣

此命納言之官所以防讒說之害治也殄行震驚俱承讒說講蓋讒說之人變亂是非不惟傷絕善人之事抑且傾駭衆人之聽所以可惡也然讒說之得行惟在上命出入之際得肆其謀耳故命龍為納言之官以防之夙夜二字只作一勤字看出納句無工夫重在惟允句允而後出者命令政教審其果出于上意而無小人夤緣其間然後布之于下允而後

入者敷奏復逆審其果出于下情而無小人依附于內然後
陳之于上也不必以當理作正講允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
矯偽無所托允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尚何殄
行震驚之足患哉敷奏復逆亦謂朕命者以其皆達于天子
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陳氏雅言曰典天叙禮天秩服
天命刑天計無一事不本于天
天有是事天不自為而人代之
故帝舜于此語以欽哉亮天功
者欲使知所敬也
杜靜臺曰欽哉亮天功一語勿
斷惟時二字不重
表了凡曰亮字前亮米解作明

帝舜既分命諸臣各任其職至此又嗟嘆而總告之說咨汝等
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有二人職任雖不同然所理者都是
上天的事蓋天生民而以治理託之于君君不能獨理而委之
于臣苟有一事怠慢一時忽略則天工必致廢缺矣汝等都要
常持一箇敬謹的心勤修職業以明亮上天之事做四岳的要
敬謹以進賢才通壅蔽做九官的要敬謹以典禮典樂明刑敷

此又訓作相對天說耳

政教養萬民順遂百物出納朕命做十二牧的要敬謹以足民
食安遠近使上天之事一一修明無有廢墜則我代天理物之
責亦庶幾克盡矣汝等可不勉哉

此總告羣臣而欲其盡職也欽哉與下句一連說言二十二
人或治內或治外或總治或分治皆當各敬其職以相天事
也謂之天工者天責之君君付之臣則庶官之事即天之事
也敬以亮之使內修而外寧綱舉而目張燦然皆有成績則
不惟無負于君而亦不愧于天矣欽亮一意不可分作二樣
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帝舜命官分治之後即立考課黜陟之法令百官三年任滿即
稽考他在任有無功績以驗其職事之勤惰三年一考六年再

陸實府曰三年有成故考功九
載三功則服習久而議論定便

捷者既無悻于易遲鈍者亦無
苦于難始勤者既不敢終怠改
過者亦因歲月自新矣故黜陟
行焉分北亦黜陟事舉三苗不
過找足咸熙耳或曰咸熙兩句
只平看無相因意
王字泰曰賞罰明信人人力于
事功故庶績咸熙而三苗亦于
是乎分北之善者願安于政教
惡者自分子放流蓋陟行于
其明而黜行于其幽矣此自
夷狄向化之事于考績黜陟何
預而併為其效耶蓋公道昭明
人心自服吾之所以董正庶官
之典得施于向之負固不服之
人則他可知矣

考待至九年滿日然後通考其在任事績大行賞罰惰而無功
者罷黜之勤而有功者陞用之考績于三載固不失于太寬黜
陟于九載又不至于太嚴賞罰大明名實不爽所以朝廷之上
政治清明官府之中職務精覈羣臣各修其業眾功無不熙廣
雖乍臣乍叛如三苗者亦得以考其善惡而分別之善者擇而
留之惡者竄而去之無復向日之習固梗化亦因朝廷處置得
宜自然心誠畏服故也

此記命官之後立法以維持之而并述其效也對上以治人
治法看績與幽明俱以欽亮貫講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
故考績于三載時加警省以作其怠黜陟于三考期之久遠
以要其成寬嚴得中所以為善也下二句承此二句來蓋考
績黜陟之法行則勸懲有道有以作臣工勵翼之心舉措得

宜可以服遠人觀化之志內而庶績理之于百官者今則熙
然就緒而內無廢事矣外而三苗本有惡而無善者今則感
慕服從而又善惡之可分外無凶人矣惟其法之善故其效
之大如此此有虞之治所以為不可及歟

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臣于舜典篇終總叙說帝舜生三十年堯起召于畎畝之中
而登用之後來歷試二年居攝二十八年通共有三十年方纔
即帝位在位又五十年乃升遐而崩計其壽凡百有十歲此帝
舜之始終也

姚承菴曰舜之初年履歷
看三十徵庸句便見得要識舜
之受終作為首三十在位句便
見得要識舜即位經綸看五載
陟方句便見得

鑄彙附百名公惟中際論書經講義會編虞書卷之二

此篇分三大段看首至時乃功是第... 帝之初是第二段言撥位事惟時有首至末是第三段言征首... 領在批中末段綱領在修德要見舜禹一道意

袁凡曰文命四敷雖就禹說其定當以舜為主禹特輔帝以成之而已命字傳以教字釋之又以声教四訖貼之便有軌範之意亦有訓行之意根治水成功來故云四海祗承而欲保治無功蓋禹之心惟恐天下之不治不自知其文命之敷也陸矣府曰承進也註以敬陳釋之言為要治无旁之謨以進於

少師蕪太子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申特行手授

甥李鴻男用懋後學徐銓全校訂

大禹謨

這一篇是史臣記禹所陳告于帝舜的謀議故名為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史臣稽考古時大禹說禹為舜臣治水成功其文德教命既已東漸西被南暨北及敷布于四海之內于是陳其謨謀議論以敬承于帝舜欲其保治于無窮蓋好問好察兢兢保治者帝舜之心也禹之開陳善道正是敬承帝舜之美意爾此史臣叙禹陳謨之由文命二句不平上言其致治之盛下言其保治之心文命主德化說而實本平水土定貢賦建諸

帝也

侯弼彊理中來含政已又民已化之意見得聖人不以既治為已足祇承句內亦竊下文行政化民意說禹陳謨而曰祇承者進言雖在于禹而好問好察欲保治于無窮者亦舜之美意故禹敬承之以陳謨也祇字正見得禹責難之恭陳善之敬當玩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

袁了凡曰后克艱二句雖對重責難于君上政乃又二句亦串說蒸傳政曰乃能有多久積累在民曰自然速化非便無工夫也蓋其工夫皆在修政中若以政民平看則與政在黎民悖矣時當艱難而克盡其艱難之道尤易能也今文命四敷而進克艱之說則處雍熙之會作艱難之想此所以為難也不徒曰艱

大禹陳謨說人君以一身總理庶政統治萬民其道最為難盡人臣受國家委任有輔政長民之責其道亦為難盡必須為君者真能知君道之難兢兢然夙夜戒懼務盡為君的道理不敢有一時怠忽為臣者真能知臣道之難亦兢兢然夙夜戒懼務盡為臣的職業不敢有一事苟且這等樣上下交脩然後朝廷的政事得以整飭修舉而無壞亂之弊天下的人民亦皆從上

而又曰克艱則不惟欲知其艱實欲重其艱危之事矣註中不敢二字就心中說又只是修治而无邪慝不可看深了蓋緣深處在民敏德也敏德全要在觀感上模寫雖徒政事修來亦是根君臣心術而出

之今速化于善而不容自已也若使為君與臣者不知其難而視為容易或徒知其難而不能自勉則其政事必至于廢弛民心必至于渙散而何政又民化之有

董思白曰克艱二句重君固是然太輕臣又何用著此克艱一句語也只當平重而但不對為工耳艱字人或能別而未必註發克字須要說以今日之治未有不忽為易者即或知其艱而易心隨萌孰有能艱者乎必焦勞危懼如負重行遠常若不勝而如此克艱云云要發得真政乃又黎民敏德一直語重在民言政所以化民者今乃能至于修治而黎民因是敏于德也以又命四敷之時政已入民已敏

此禹祇承于帝之謨也克艱內當指圖政治民說曰克艱者不徒知其艱而實能有以勝其艱也政乃又二句平說俱承君臣來乃字敏字俱重看曰乃者言必克艱乃能脩治也曰敏者言能克艱則自然速化也二句不可說效只見得不可不克艱之意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貧萬邦咸寧稽于衆合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舜聞禹陳克艱之謨即應許之說道汝謂君臣克艱則政事脩治而黎民感化斯言誠然也但為君臣者患不能力行耳若

德而禹猶以此為言者正謂以
易心視之則政或致于不义而
黎民因之不敏德惟是兢上保
守中无不义不敏德之失也此
蓋不以已治自足之心也要禮
想成文

表了凡曰此節句上見銀字
意聖世所謂嘉言固難于進
者而今至于罔伏資而曰野亦
微而難揚者而今至于无遺民
而曰萬邦亦遠而難及者而今
至乎咸寧豈不是个難的但上
三句之難上在天下稽于衆三
句之難上在君身稽于資勿稽
于衆難稽于衆易稽于衆而能
舍已以從之難大舜一生工夫
都在这裡無告不必指定幾處
凡無所控訴者皆是

信能盡此克艱之道夙夜祗慎而上下交脩將見聞見博而理
蔽通凡有嘉謀嘉猷可以補益治道者皆得自獻于上而無有
隱伏于下者矣四門闢而羣賢進凡有懷才抱德可以分理庶
職者皆得效用于時而無有遺棄在野者矣資才聚于上而膏
澤下于民雖萬邦之廣萬民之衆亦莫不蒙被恩澤安居樂業
而無有一夫之不獲者矣君臣克艱之効至于如此然此豈易
致哉必須稽考于衆旁求博采人言有善即舍已以從之初無
一毫繫吝的意思夫然後人樂告以善而善言罔伏也又必廣
詢民瘼有鰥寡孤獨無處告訴的一一周恤保愛不忍虐害夫
然後德澤遠被而萬邦咸寧也又必博求賢哲雖困苦貧賤劣
而在下的一一推舉拔用不至廢棄夫然後多士畢集而野無
遺賢也然此惟帝堯能之觀于衢室之訪是稽衆舍已也其咨

也定非有心以虐之而休恤一
有未至則我无虐之心而彼受
虐之實矣此其所以難也資人
其始也必難知其既也必難進
其終也必難合非至明以察之
尽心以招之虛懷以任之鮮有
不廢者此其所以難也

陸實府曰時克着力說惟帝堯
見得難而勝得難故曰時克規
註而惟字不必更着堯生平實
事講此就是實事也此舉不克
艱樣予不是贊辭

王方麓曰此節當知舜因禹論
其理故寔其事以為信能如此
則必有廣延衆論悉致群賢而
天下之民咸被其澤无不得其
所矣此三者最難也必也稽于
衆舍已從人不虐无告不廢困
穷乎唯克能之而已此段非泛
然語加言罔攸伏三句蓋舜之

之嘆是不虐無告也側陋之揚是不廢困窮也所以說惟帝時
克夫舜于克艱之事不敢自謂曰能而一以歸諸堯則舜之克
艱于此亦可見矣

此舜然禹克艱之謨因推廣之而歸于堯也俞者然其克艱
則政又民化也允若茲者言君臣信能克艱也嘉言三句是
推克艱之效以見不止于政又民化而已也註中廣字悉字
咸字重看嘉言罔伏則無一言之不盡野無遺賢則無一賢
之不用萬邦咸寧則無一民之不化此見克艱之效為甚大
也稽于衆三句是詳克艱之事以見效之所由致分貼上三
句要發得難字意出蓋從善非難而舍已以從之則甚難也
今考衆以求其言即舍已以從其善則非忘私順理之至者
不能此嘉言之所以罔攸伏也愛民非難而欲無告之民一

心平曰白見得三者為難幸藉于衆以下又舜之所親炙于堯而自得之者豈是事非泛論也

無所虐則甚難也今無告之民皆施之以惠鮮之恩而不虐則非愛民之至者不能此萬邦之所以感寧也用人非難而欲困窮之士一無所遺則甚難也今困窮之士亦在所舉之中而不廢則非好士之至者不能此野之所以無遺貧也惟帝時克承上三句說而效自寓于其中曰克者克此三事之艱也觀衢室之問其容之嘆側陋之揚則克艱之事以盡而克艱之效豈有不臻者哉舜歸之堯者言已未能如此也曰虐曰廢非必暴虐廢棄之但哀矜憐憫之心一有不到處卽是虐之廢之也○天下有三胙不過言路典資路典民情人君之心一有不至則三者之胙便有所梗而不通最可畏也稽于衆是不徇一己之見必盡衆人之同舍已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若

已未善而舍之無所係吝人有善而從之不待勉強此非聖人大公無我忘私順理者不能人而謂之無告人君豈欲虐之然而四海之廣萬民之衆而吾耳目所不及心思所不到有受其不便者非予虐之而誰也聖人通天下爲一身于人之疾痛疴癢無不有以曲体之斯謂之不虐無告得所則無有不得其所者矣貧才何爲專指困窮蓋難進者士之節難合者士之道苟上無求士之誠則有階者進困窮者廢安得野無遺貧也故人君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君几巖穴山林有晦跡而未爲人知者吾必舉之困窮不廢有階者可知矣此三言者堯舜之心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陸實府曰此節益承舜言謂克
親惟帝故揭帝所以克親者惟
德之盛也

王宇泰曰廣運而與天同德故
能受天之命益之替堯以勉舜
全在廣運二字蓋舜之德固盛
而益欲其于无外不息處加
意也須在克本身上說不可涉
治化上去

袁了凡曰聖與神孟子有明訓
武只以威之可畏言威之可畏
何以為武仰毅然之容而於武
潛消聖武不在於文也文要說
得大經天緯地皆是英華發外
聖神文武盛德也大聖謂之聖
神謂之神則允可得而名也今
乃聖乃神真不測矣武文微此
按陳氏大猷曰聖神自其妙于
无迹者言之武文自其顯于可
見者言之是四德而二意也故

分而言之則方見其聖又見其
神方見其武又見其文故不測
合而言之則見其聖神而无象
又見其文武而有徵總是形容
其不測也
董思白曰聖神武文須萃得活
有把握不定之勢方好在四
乃字如云乃為聖字母乃為神
也而聖神亦未及之也乃為武
乎母乃為文也而武文亦非定
名也到後更要合做但不可涉
聖變為神武變為文主去

帝舜既以克親之事歸之于堯伯益遂從而稱贊之說道美哉
帝堯之德廣大而無外且運行而不息所以變化之妙有不可
以一端形容者自其德出于自然而無所勉強乃謂之聖自其
聖妙于無迹而莫能測度乃謂之神自其剛毅能斷凜然可畏
者言之又何其武也自其英華宣著煥然有章者言之又何其
文也將以為聖而又見其神將以為武而又見其文堯德廣運
可謂極盛而無以加矣是以皇天眷顧其德保佑命之使他盡
有四海之地尺地莫非其有為天下之君一民莫非其臣焉夫
堯以盛德得天如此則所謂克親厥后者信乎為堯之能事也
此益因舜以克親歸堯而因贊堯以勉舜也廣是無一理之
不備如天之溥博而無外運是無一息之或間如天之行健
而不息二字出講不平聖神文武承廣運來惟其大而能運

是以變化不測不測者聖德隨時變化無一定之体在人隨
所見而名之耳聖以不思不勉而形迹之渾化者言神以無
方無体而心思之莫及者言曰聖曰神與廣運之德妙于無
迹矣武以端莊嚴肅凜乎其可畏者言文以經緯有章燦然
其不秘者言曰武曰文則廣運之德彰于有象矣皇天三句
承上說眷命句虛下二句即眷命之實奄有四海命之以祿
也為天下君命之以位也上三句言堯之盛德下三句言堯
之大業堯以盛德而致大業如此則可見克親之事惟堯能
盡而克親之效亦惟堯能致矣帝紹堯而治可不思克親以
承其眷乎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禹因伯益贊美帝堯之言遂發明天人感應之理說道凡人行

王方麓曰觀得天本于有德則

言其眷乎

五

知天道之感應不可誣矣故禹承上而言天道之可畏順逆則吉從逆則凶此重天道不重人去應他惟影響要識得非言其必大之應乃言其非自外來皆由此出之意不曰如影響而曰惟影響口如則是猶此也善惡吉凶即是影響之理

陸實府口形影響本一物也若云善福惡禍雖理之必然猶二之美惡通就是吉不待降祥方吉從中就是凶不待降殃方凶吉凶俱在順逆初起時善念一動奉天地和順之氣已凝之方寸起念一謬奉宇宙間垂戾之氣已集于此中故不曰如而曰惟禹因其言先盛德致眷恐將天道說遠了故以此終上意

爭若能順道理而行天必降之以福諸凡吉慶的事都集于其身若或違背道理而行則天必降之以殃諸凡凶禍的事都集于其身就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一般斷乎其不差謬故帝堯有廣運之德斯受皇天之眷正所謂惠迪吉也天人感應之理豈不昭昭乎

此禹深言天道以終不可不克艱之意所以責難于帝也蓋有感于益之言而發益言天眷命堯以勉舜故禹遂言天道可畏以警之惠迪從逆以克艱貫君臣在內吉凶亦就政又民化言惟影響者言順道必吉反道必凶此乃福善禍淫之决然猶之表立而影隨聲出而響應不可易也然則君臣其可以不克艱哉

益曰吁戒哉做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

韓王表衆說曰不曰治世而曰無虞四方无可度之事一無所容心之時也罔失法度人事不重次序然由无說有從粗說精亦要融會四方无可度之事法度陳而不用矣而必欲其无失聖人楊若之心法也逸對勤說樂對憂說遊者出入之義遊則水之浸淫而過也逸戒其固遊謂不可一出入于是也樂但戒其不可過耳此三句治之本也勿式非彼不可以小人間之也此終不如始心不如外我與資人非一心一体皆式也疑字亦要看得細治世之小人似可容去之或疑于隘又小人在治世

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于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伯益聞禹陳克艱惠迪之謨科推廣其志以告帝舜恐其聽之未密故先嗟嘆說道天位至重保守為難帝其戒之哉如今四方雖是太平無可憂危的事然乱每生于極治而變常發于不虞當這時節正要常上做戒為制治保邦之計不可自謂治安便息敬畏也然所當做戒者何事蓋承平日久法度易至廢弛必須脩明振舉使人知所遵守不可失墜太平無事人情易流于逸樂必須愈加勤勵不可遊于安逸不可淫于宴樂資人君子既知其可用須一心信任他勿使小人間阻險邪小人既知其當去須决于屏斥不可少有遲疑凡謀為的事務心裏或有疑惑未安的這叫做疑謀切不可苟且成就凡百志慮必須正

未必無一長可見去之或疑于薄此不斷不能也疑謀謂揆之于理有未安者此只在幾微之際故須察而勿成有疑志太後有疑謀故又戒百志惟熙也熙訓廣之對疑何也岐于理則疑合于理則廣理如周行坦平、何處不通人起妄念乃蔽而不見四邊疑謀之所以用也先定志而謀自无疑矣誓即蚤有誓于天下之誓大道之世不令人喜不令人怒故違道以干誓聖人戒之從已之欲、字只可作願欲之欲非貨色遊畷之欲夫君欲之而百姓皆不欲人情未順即是義理未安奈何弗百姓以從已之欲也此二句要緊在道欲二字上無怠无荒謂存于心見于事皆不忘乎所做戒之八事也世一見曰王如中

大光明理順而心安者然後可成之至于刑賞予奪都有個公正的道理不可違背了正理而屈法徇情以求百姓的稱譽凡人好惡從違都有個本然的公心不可拂了天下人的公心而任情好惡以遂一己之私欲自此以上八件都是當做戒的事人君若能朝夕以此為戒內而無怠于心無一念之不傲戒外而無怠于事無一事之不傲戒則治道益隆太平可保不但中國之民服從而已雖遠方四夷在荒服之外者亦莫不聞風向化稽首而來朝矣傲戒無虞其效如此此蓋因禹陳克親惠迪之謨而推廣其所陳之義也無虞承上文命四敷說傲戒即下八者之事罔字勿字但是傲戒意句句要點無虞山來法度在政治上說逸就身上說樂就心上說蓋無虞之世時方晏安鮮不以法度為可弛而逸樂為

國天子即位則來一次外夷新立亦來一次中土服從意要別見姚承菴曰怠荒正對傲戒說必無怠无荒四夷方來王要知若稍怠荒中國解體矣况四夷乎此益戒舜必惠迪而克親處王方麓曰言罔者五勿者三皆傲戒之目首三罔是君身上當傲戒之事次二勿是用人上當傲戒之事次一勿是處事上當傲戒之事次二罔是民心上當傲戒之事

無害者故戒其罔失罔遊罔淫也任賢二句以進君子必專退小人必果立說蓋無虞之世君子雖和于朝而小人每伺其間使人主少溺宴安鮮有不疎君子而狎小人者故戒之以勿貳勿疑也疑謀二句一正一反看疑字正對熙字蓋志者萬物出謀之地也疑謀而欲成之則意見偏邪而心体不光明矣無虞之世人君每便于因循而忽于遠慮故戒以疑謀勿成而欲其百志之惟熙也罔違道云者蓋道之所在有皞皞而民無能名者無虞則志自滿而好名之心勝故戒之也罔拂百姓云者蓋欲之所在有便于君而不便于民者無虞則侈泰生而適已之念重故戒之也欲字在好惡上說若貨色遊田則上文逸樂中已有了此八者皆傲戒之目也無怠者欲其思之勤而無一念之不傲戒無荒者欲其行之力

而無一事之不儆戒此儆戒之功也能儆戒于此則克艱惠
迪之道無不盡由是而至于四夷來王則政又民化不足言
矣此儆戒之效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
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王方麓曰時說惟歌以上為叙
致治之功已然事也即是元虞
下詳保治之意未去事也即是
儆戒然據下節六府三事允治
云々則修和雖是已然事去在
舜歸其功則可在禹陳其功則
不可蓋禹之心不自以為已修
已和故陳地道之當然者始終
本末具如此耳
陸寅府曰水火四句不曰已脩

大禹因伯益陳儆戒之言遂嘆美之而告帝舜說伯益所陳儆
戒無虞的言語于君德治道甚有關係帝當留神思念之不可
忽也蓋為人君者固貴乎有德然所謂德者非徒存諸心而已
惟當見之于行事之間使政無不善纔是實德而所謂政者又
非徒為法制禁令而已在乎為百姓興利造福使民無不安纔
是善政然所謂養民之政何如彼水火金木土穀這六件都是

和叙歌而曰惟者難之、碎焉
無自陳其功之理是叙既往而
意只重在戒之以下也惟修方
為六府不則不戒六府矣不言
生之序而言和者正惟修字
治而去也天地之序不克則不
生不是五行自修乃節宣調交
之力三事不出六府中雖天理
自然人事當去其失聖人何許
多哉成處渙惟和六府終于敘
三事尚于德養民之所重可知
矣九者既修而和故不曰政而
曰功叙者順其理也奏節倫次
秩然不紊也歌者歌其德也戒
董正儆戒意而戒董意輕重在
功上蓋天運盛衰人事與替卸
在民心上轉移故民心功勉一
段血精自不可滅滅天下之事
成必有壞人替化之消息使
成而不壞直可取必

天地自然之利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但其中容有太過不足
處必須一一為之整理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不足使
六者無不脩六者既脩民生始遂不可逸居而無教于是教他
明倫理脩禮義以正其德教他作什器通貨財以利其用又教
他勤生業節用度以厚其生將這三件事一一為之區畫行之
各得其宜處之各當其理使三者無不和合這六者與三者總
叫做九功既以脩和則養民之政莫不各有成功一順其自然
當然之理而不至于錯亂矣九功既叙則民皆利其利而樂其
樂莫不形之于歌詠之間矣然始勤終怠人之常情安養既久
怠荒易作則已成之功能係其久而不廢乎故當有以激勵之
百姓有勤于府事的則以善言獎勵之使其知所勉有怠于府
事的則以刑賞督責而懲戒之使其知所畏然又恐事出于勉

董思白曰自水火金木土五通
到惟歌土俱輕只重九叙惟歌
自戒之用休直通到功之以九
歌上二句輕只重功之以九歌
蓋九歌出平民之口乃是樂其
惟修惟和之功而九歌入于民
之耳又是與起其後修復和之
心此是一節相照應歸重處
附唐孔氏曰此言五行必言其
相克之次者五行以相克為用
也修者如溝澮之通滂之蓄并
之汲之類以修水政鑄燧有交
焚萊有焚之類以修火政產之
于地取之有時鑄範而成之
類以修金政植于山林斬之有
時掄材而取之類以修木政
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之類
以修土政播種有宜耨穫有節
之類以修教政是也三事則聖
人所以盡裁成輔相之道以左

強者或不能久故復勸之以九歌就把百姓前日歌詠之言協
之律呂播之声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百姓歡忻
鼓舞趨爭赴功脩者常脩和者常和前日之成功得以永久而
不至廢壞則養民之政曲成而不遺矣凡此皆保治之道帝之
所當深念者也夫養民之政至于惟叙惟歌即伯益所謂無虞
也而必保其治于勿壞即伯益所謂儆戒也禹益之言其互相
發明如此

禹因益推廣其言故美其當念而以已意足之德惟善政以
下乃禹克艱惠迪之本旨也通節只作保治之意看不可以
致治保治平分德字泛言養民內含下文意惟字在字當玩
曰惟者德典政猶二也在者政即在此也二句泛論治道以
啓下意惟脩惟和就用功說惟叙惟歌就成功說六府者天

有民者也正德所以養民之心
利用厚生所以養民之身先言
正德者民稟五氣以生則有五
常之性食可去而民无教不立
故居三事之首正德則禮典序
禮之事利用即禮迂有无化居
之事厚生養傳以制節謹度言
甚有理蓋此時食已足但為之
即制則生厚矣

地自然之利惟脩則過者有所制不及者有所助因自然之
利以養之也三事者在人當然之事惟和則事典理而不字
民與法而相安因當然之事以養之也九功曰惟叙則不汨
陳以亂其常而養民之功成九叙曰惟歌則民之享其利者
莫不歌詠以樂其生而養民之化洽矣然猶慮夫功成之後
而怠心易生也故勤者則戒喻休美之怠者則督責懲戒之
猶慮夫激勸之机有限也乃以前日之九歌而勸之以其出
乎人心者而感乎人心使脩者常修和者常和而不至于勿
壞也使字要講上之人致其然不可講民自然勿壞此節念
哉斷下正言儆戒無虞之道乃所以念之者夫德以立政則
政之又可知民得其養則民之敏德又不待言矣克艱惠迪
之道至此寧復有餘蘊哉

陸安府曰此雖因禹言養民而推其功从矣有相勉意曰府天地之藏不窮也曰事職分當為重其責了人也曰治有條不紊各得其理也乃功之功非功績乃功勞

洪範池曰常重地平天成句所謂推其功者正推本乎此也而地平二字尤重蓋天施地生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无自而成惟地平而天之功始成也允治者因禹而云信乎其修和也時乃功非徒扁美見禹以躬致之則必不肯以躬壞之此舜求助意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舜因大禹陳說養民之政遂應而許之說道汝謂政在養民而已成之功當保之于勿壞此言是也但保治固我所當為而成治實汝所由致往時洪水為災天地皆失其職萬民不得其所如今水土既皆平治上天亦得以成遂其生物之功于是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相資為用信無一件之不修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各當其理信無一件之不和而養民之政成矣不但今日之民蒙被其利雖萬世之後猶將賴之這都是汝治水經理的功績非他人所能與也夫天下事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我豈不思所以保之哉

禹雖汲七于六府三事之脩其實當時府事已脩和了故舜推其功以美之地平天成串說原府事允治之由萬世永賴

即賴此允治著府事垂澤之遠實重在府事句時字亦指此句言大意言洪水為患地不得其平矣天何自而成乎天不成矣府事何由而允治乎今則懷襄之害除地既平矣而後生物之功著天斯成焉是以六府則惟脩五氣順而百穀成皆節宣于天地之內也三事則惟和民性復而民生遂皆休息于天地之間也然豈惟一世賴之萬世資六府以有生則賴此六府之脩資三事以有養則賴此三事之和而與天地相為終始也夫養民之功成于當時垂于後世如此是誰之功哉惟汝隨山濬川有以致天地于平成故有以垂府事于永賴天下莫與爭功而予之嘉乃不績者凡以是耳其在今日豈可忘其艱難而玩忽之哉克艱惠迪之道信當相與以圖之矣末須補此意方完

杜靜堂曰不怠正對勤字勉之
之詞蓋君位不可一日不勤故
欲禹不怠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
怠總朕師

帝舜欲禪位而羣臣之功無過禹者遂推美其功呼而命之說
道來汝禹聽我之言我從受堯禪居此帝位三十有三載過于
耄而及于期血氣已衰倦于勤勞之事汝當朝夕勉力不怠以
總率我之臣民此命之攝位也

此命禹攝位之事典上節不相屬不怠作勉禹說與勤字對
看師字指民言與下節民不依民懷相應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
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

念功

大禹因舜命他攝位不敢自當乃讓與臯陶說道攝位重事須

泰袁陸二說曰臯陶所掌者刑

所種者德蓋播仁于威之中是
以刑仁民若以德種根子故曰
種謂之近者百司庶職有一愛
民之念便可致德及民惟刑官
雖有愛民之念却為刑所隔不
能頓致之民故須勇往力行直
近而而之如下文註云使非
本心无所筆過而得行于常法
之外所謂近也不曰民衣而曰
民懷外若無德矣陰受其賜也
蓋栽培深厚每入于人所不知
及其充溢沛如雨露之降民被
潤澤而化之此德之透徹處于
是知臯非梓于用刑矣精于用
德也念之四句非強奪自代矣
見得他如此卒无有易也然須
各重下一句念及下民便是功
非上念念徒下念念功也日記
云禹自以勤事之勞不若臯陶
道化之厚此語極有深味得禹

是德隆重為民心所歸者乃可當之我的德甚淺薄民不依
歸豈能勝此重任羣臣中惟臯陶能勇往力行以布其德他的
恩德下及于民被其澤者甚眾黎民皆感戴而懷服之命之攝
位斯為允當帝欲為天下得人當以此人為念不可念也且我
之讓臯陶豈苟然而已哉我嘗思念堪此重任的惟在于臯陶
如今要舍了他別求箇人在朝之臣竝未見有過于臯陶者我
不但顯然稱道的在于臯陶實是發自本心所深信而誠服者
亦惟在于臯陶反覆思之終無可易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
位必有以副帝之托而不孤天下之望也夫攝位重事也而禹
之推讓臯陶諄切如此蓋聖人之心惟欲為天下得人而已豈
有一毫私己之念哉

此禹之讓于臯陶也居位在于得民而德者得民之本故禹

自言其德不勝任民不依歸以辭總師之命罔克者不能堪攝位之命也民不依承說俱作已然者此正禹之不矜不伐處也邁種德就用刑上說邁字正應不怠意德乃降帶下句民懷就性于予正說三句竊下文明刑弼教民協于中意講曰種德則與罔克者異曰民懷則與不依者異念哉即念此種德民懷二者而使之攝位也念茲四句是言已反覆思之而不可易以見其可念意重釋茲允出二句上觀註罔字亦字可見俱以種德民懷貫念之固在臯陶而舍之亦在臯陶是反之于已參之于人而臯陶不可易也名言固在臯陶而允出亦在臯陶是慮之于心宣之于口而臯陶不可易也念功即上念哉融會念茲四句意講功即種德民懷之功非有二樣

帝曰臯陶惟茲百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參姚陸二說曰在司徒敷之為教在士師明之為刑摠在綱常倫理上着力是刑教原即一物也明五刑明字重看不但大小極至昭然懸象魏以示人且權君臣之義父子之親意論其輕重慎測其淺深有從民心惡則內疏蔽謫障使其曉暢洞徹之謂明也得方全在明處故曰明五刑以弼五教出是刑即入是教也註謂期者先事取必蓋臯陶參透刑之精華看得此為致治之道若執卷者二期字有失作用于予二字不可倒予治二字不可折言期至于我之治也無刑無字比設而不用者有別

帝舜因大禹以攝位讓臯陶遂呼臯陶而稱美之說道人君之為治固有政令以正人之不正但不能使人皆不犯惟此臣民衆庶都循理守法無或有于犯我之政令者這是何故蓋由汝作士師之官能明于罪刑刑宮大辟五等刑法輕重出入一一精當不差使人皆畏刑遠罪以輔助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倫之教不至于玩弛而不行期望我至于化行俗美之治而後已故始初百姓不親五品不遜雖不免于用刑然汝之心豈忍于殘民之生哉只是要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使人人皆遷善改過至于無刑之可用而後其心始慰也所以民皆感化相親相讓合于中道無有越禮犯分之人自然不陷于刑辟而向之

蓋刑無可用直謂之無刑也
字恰與中合不但不違教雖由
教而自適不及者皆無矣若只
趨于中不可言協百官以正
為功士以民不犯法官若空虛
者始為功時乃功者念其功而
歸美之也

袁了凡曰無刑固難刑而無刑
亦難蓋用刑而意在正刑則
固非行法是種德也此士師之
心法刑官所宜熟玩者中即正
也法之所感者淺而心之所感
者深皐陶之精神心術與民相
通民信其心而不疑其法故翕
然咸協于中道也懋哉者勉于
功成之後而不替其初心也便
有不命攝位意

陸兩樓曰明于五刑三句是叙
其用法之長刑期一句是表其
用意之美至民協于中則民皆

期于無刑者今果遂其所願矣凡此皆汝明刑弼教之所致乃
汝之功績我之所深念也汝當于此益加懋勉無替此心始終
如一可也

此舜推美皐陶以見皐陶之功非無可念而莫踰于禹也惟
茲臣庶二句提起明于五刑三句一氣說刑期無刑句是說
他用刑之本心民協于中應罔于予正說蓋言五教雖敷于
天下而民或不從者惟汝明于五刑之中以輔五教之所
不及期使斯民無不親不遜之習而予得以觀至治之成也
是五教不從之日雖不免于用刑而即汝明刑弼教之心實
所以期至于民之皆化而無刑之可用也由是民皆相親相
遜協于中道治以成而刑以措所期者於是乎遂矣此非汝
明刑弼教之功而何哉時字指民協于中罔于予正說懋哉

歸于五教治果成刑果措矣

者欲其無替此心也明于五刑四句應上節邁種德民協于
中句應上民懷當玩○大抵三綱五常乃天理民彝之大綱
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
之其義刑義殺雖或至于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
人而天下聳然不敢肆意于為惡乃所以匡直輔翼而若其
有常之性也是則所謂弼教者也有違教而後有明刑刑之
明欲其無違教而已教行而刑安所用之纔曰弼教則知非
常用之器而要以無刑可明始為盡職故曰刑期于無刑此
皐陶之本心非舜不能知非舜不能言好生者帝之德也涵
育之久洽于民而民無不化以帝之心為心者皐陶之德也
邁種之久降于民而民無不懷臣守法故在皐陶曰明刑君
行意故在帝曰好生至于無刑則未嘗不歸于好生也

皇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蔣同春曰舜以民物于中爲陶之功而陶自言帝德无愆見中德在帝心也居上臨下其体當簡故其施爲自簡而得其体要統御萬衆其道當寬故其氣象自見而同造化之溥自此固其罔愆之實也至罰弗及嗣入句則反覆以刑賞見其罔愆然要知罰弗二句固專刑賞而有過一句只專言刑罪疑二句固無刑賞而與其二句只專言刑若蓋早陶因舜美其明刑所以于刑獨爲致詳也

王字亦曰簡者執至一之德以運萬幾于无爲之中以宰百職

不但省其科條先其体要而已也寬者心同天地群生長育其中量若江河廣類游沫于内非但執其繩維寬其督責而已也馬鍾陽曰惟輕惟重蓋聖人欲天下皆出于罰而幸有疑之一路只可輕不可重聖人欲天下皆入于功而尚存疑之一路只可重不可輕似是理上合該如此此疑指有罪有功者說若聖心自是無疑

俞濂泉曰與其殺不辜二句蓋設辭以形容好生之德聖人固无殺不辜之事亦无不經之事此特言聖人之心與其殺之而陷于非辜不殺之而失于輕縱對移不辜而言則其心如此而卒亦未嘗有所輕縱也

袁了凡曰不辜而无辜者无是罪也有罪而罰不當罪曰

此臯陶之歸功于上也罔愆謂盡善盡美無過不及自臨下至不經皆詳罔愆之實也下就臣言簡則無叢脞之愆矣衆就民言寬則無苛急之愆矣罰弗及嗣則疎者可可知賞延于

協中之治哉

不辜非不至此而殺之也失出
亦非當重故曰不經
陸實府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民
心生生帝德好生一團生意自
相浸灌洽處全在好字來更著
不得意如水浸物透則與之合
聖心民心合而為一也不犯正
是洽心處犯字極細充類至盡
本心少有不妥便為犯了
附呂氏曰苟无刑故无小一句
好生之義亦不備蓋過慈近于
姑息反所以害仁

世則親者可知宥過無大則小者可知刑故無小則大者可知此四句乃刑賞之定者仁厚行于法之中初非過于忍亦非過于愛也何慈之有罪疑惟輕對罰弗及嗣有疑則未必可輕而輕之所謂罰疑從去也功疑惟重對賞延于世有疑則未必可重而重之所謂賞疑從與也與其二句對宥過二句可以殺承刑一邊可以無殺承宥一邊曰與其曰宥見聖人不得已而善處之道四句乃刑賞之疑者仁厚溢于法之外固非過于薄亦非過於厚也何慈之有好生總上十句而言即罔愆意自其純粹無疵而言則曰罔愆自其涵育生成真心刑賞之忠厚即造化生成萬物之妙用是以流衍洋溢深入于民心也洽民心即感節乃德之意不犯有司者上好

人之生民亦自好其生自然協于中道而罔干予正也臯陶以民之不犯由于帝德之罔愆蓋不敢以種德民懷之化自居不敢以明刑弼教之功自任古大臣善則稱君類如此○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于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息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目不犯于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正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以肆其凶暴而無所忌則不惟見暴者無以自伸而奸民之犯于有司者日衆亦非聖人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陸實府曰風字下得極好無影
影而四達不悖蓋過化存神純
以精氣而不著迹也動即至誠
不動而變皆四方之天真自動
非舜鼓之也
洪範池曰風動形容順治之象
惟乃二句極重言時乃之休也
非予之休也汝可復歸于我哉
附袁了凡曰四方風動分明是
德教之遠舉陶明刑弼教非刑
自刑教曰教刑便是教感便是
德蓋以教人之心刑人故刑便
是教以愛人之心治人故威即
是德風動物而不見其動之迹
德動人而不知其動之由美孰
甚焉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舜因臯陶稱頌其德又申言以歸美于臯陶說道民不犯法
上不用刑此固我心所願欲者而未必其能遂也今我欲民不
犯法而民果不犯我欲上不用刑而刑果不用使我得遂其所
願以臻于至治教化流行而四達就如風之鼓動萬物無遠無
近莫不靡然順從者皆由汝能明五刑以弼五教故民莫不從
上之化至于若是耳這是汝之休美有不可得而辭者使非汝
則我好生之念雖切亦何能遽洽于民哉要之舜歸美于臯陶
而不知好生之德實所以清弼教之源臯陶歸功于舜而不知
弼教之功實所以達好生之用此虞廷之相讓所以為不可及
也

此帝申美臯陶之功也欲字提起俾予從欲二句一氣說下

風動即從欲以治處民不犯法上不用刑而四方順治從風
而靡是能體予之心而如所願欲以治也惟乃之休包上明
刑以弼教種德以懷民期予于治期于無刑說此正不以罔
愆之德自居而歸美于臯陶也

帝曰來禹治水敝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
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庸乃不績天之曆數在汝
躬汝終陟元后

帝舜雖稱美臯陶之功而攝位之命終當歸之于禹故又申前
意以命之說來禹昔日洪水為災逆行汎濫乃天示儆戒于我
我當是時汝嘗奏說這洪水當如何濬決當如何疏導後來見
汝行事一一都如其所言信而有徵到如今果然地平天成府

輯王袁叟說曰治水常人以為
氣數之適然聖人以為人事之
本蓋故災自堯時舜以為儆予
以身任之也成允成功只治水
一事而踐言試功義各不同蓋
古者任官必敷納以言明試以

功也不自滿假只是一味勤儉更不滿足寬假且蓋聖人至誠常見有所不足何由寬假吉人為善惟自不足何得而寬假正見其克勤克儉氣奮而敵精渾而收真有與乾同健與坤同翕者此大禹一生得力處故舜特稱之也重言惟汝賢所以歷見其賢也或于兩惟汝賢欲以事陶來相形切不可從視一相形便非虞庭口氣矣矜有執持之意故以矜言能伐有誇大之意故以伐言功然能者忌之嫌功者爭之府一矜伐其功能便有爭之理禹惟以不矜伐為心而起天下不爭之心也惟字極有意味莫與爭能爭功要重人心服禹不重禹功能之高說蓋天下非屈服而不爭乃共固下功能之中而無可爭也自降水至

事允治而大功克就此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然常人於成功之後未免有滿足自恕之心汝雖為朝廷立了許多功績然觀汝之在國則荒度土功敷布文教一念祇承孜孜焉未嘗少怠觀汝之在家則菲飲食惡衣服卑官室凡事省約兢兢焉未嘗少縱自視歉然惟日不足初無一毫盈滿之心寬假之意此亦惟汝之賢在廷諸臣皆不能及也然汝雖不自矜誇其能而其能之實有不可掩者天下的人自然敬服誰與汝爭能汝雖不自張大其功而其功之實有不可掩者天下的人自然推讓誰與汝爭功夫汝德冠羣倫功蓋天下如此我因此懋汝之盛德嘉汝之大功知天命人心咸歸于汝之身而不能外汝後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以為天下臣民之主今日總師之命豈可得而辭哉

爭功四段一功一德各自作偶正看予懋二句摠括上意說來又深一步而謂返種之德莫能或先弼教之功無能出右等語亦不必用舜謂曆數在禹非有他術推測也亦以其功德知之耳

姚承菴曰滿假非外來由中出者也故特下箇自字

附袁了凡曰此節看來畢竟還是蔡傳串說為是蓋降水為災而使禹治之乃是撥亂之大机括故始叙降水一段已見其賢矣而又能克勤克儉克勤克儉既登矣而又能不矜不伐雖不矜不伐而其功能之定奉有不可掩者故予以為盛大而加美之焉重疊稱贊欲其不可得而辭也王字泰童思白陸爽府諸先生皆宗此

此舜因禹以功德推臯陶故特舉禹之盛德大功言之以見非臯陶所及而攝位不容辭也言之信者謂之允業之就者謂之功始焉敷奏以觀其蘊而禹則能踐其言既焉試功以考其成而禹則能有其功是其功過乎人故曰惟汝賢人於功成之後滿假之心易生必怠而不勤後而不儉惟禹克勤克儉無一毫滿假之意是其德過乎人故又曰惟汝賢不自滿假緊帶克勤克儉說不必落下一層假字訓做大字滿者自足假者自大也汝惟不矜四句二惟字猶雖字矜者挾之以自高伐者誇之以示人也能即克勤克儉功即成允成功莫與爭者言汝雖不矜不伐而功能之實自不容掩故人心服之不暇而自莫與之爭也予懋乃德二句又深一步看言汝之功能不惟服乎天下而予亦服之也懋者盛大其德不

敢以一善目之嘉者深嘉而樂與之也不可以上汝賢句就
為懋嘉曆數在躬者帝王相傳皆有盛德大功者以相授受
禹有是功德則知曆數不能外也見元后必當終陟而總師
之命不容辭之意此節與禹讓皋陶節彷彿照應有釋茲九
出意在內當細玩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袁了凡曰心只是一個自其發
于形氣則為人心發于義理則
為道心要之人心即道心之發
于形氣者亦是去不得的但既
謂之人心欲境現前最易染着
危執其巧若道心這些子趨向
轉悖指視無形豈不惟微惟人
心危道心微必須從源頭上洗
滌一番便本念欲念不容有一
毫火燥本念時時現前欲念自
然汚染不上如泉日當空而颺

舜將傳位于禹遂授他治天下的心法說道人只是一箇心但
其發于形氣之私的叫做人心發于義理之正的叫做道心如
耳欲聽聲音目欲視美色又如順意的便喜逆意的便怒這都
是人心此心一發若無義禮以節制之便流于邪惡而不可止
豈不危哉如當聽而聽當視而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各中其
節這便是道心這道心人皆有之但為私意所蔽纔覺發見又

軀潛消所謂惟精也一字最難
體認動靜不合非一也揖散不
合非一也種上境界凡有不合
皆非一也動靜在境而吾心當
一拿得此定即此便是執中之
理不待牽合而自無參差故曰
允執

洪南池曰人心得其正便是道
心非有两个心也蓋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道心合下先得但有
此形氣道心便隔了一重然道
心即在這裡惟危惟微是論其
常見中道之難執也除却人心
更無道心可查故須惟精然道
心不可雜以人心故須惟一精
則有以審其中于危微之介一
則又有以操其中于危微之間
則人心所擴執非道心道心所
存執非中道而信能執其中矣
執中雖在事上而中之理則在

昏昧了所以微妙而難見耳人心道心二者雜于方寸之間若
不知辨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
私矣所以治心者要于吾心念慮萌動的時節就精以察之看
是人心看是道心分別明白不使混雜既精察了就要克去了
人心專守着道心使常為一身之主而不為私欲所搖奪夫既察
之精而又守之一則方寸之間純是天理凡百事為自然合着正
當的道理無有太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蓋天下之治
皆本于心而端本之學正心為要故舜之命禹丁寧告戒如此
此與下節皆告之以治天下之道而此只言存心出治之本
也人心道心俱就已發上言心一而已由其發于形氣者謂
之人心人心未全是私但易私而難公外物得以引之而入
于邪攻取得以誘之而墮于惡將熾則遏之而難為功已放

于中也
蔣同春曰精一比擇守不同精
字就蕙擇守省察得到即是克
治得炭別無兩項工夫蓋精處
便一非精了又一也昔有問惟
精惟一是何如用功于王陽明
先生者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
意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
外復有惟一也確成高見

則挽之而難爲力何其危也由其發于義理者謂之道心道
心固是不泯的但難明而易昧或見于神清氣定之時而莫
覺其機或動于物交事來之頃而莫窺其際操之固可以存
蔽之則隨以滅何其微也危微之介間不容髮擇之少有不
精則理欲混淆中道亦淪于晦故欲其惟精精者察之詳辨
之審孰爲人心孰爲道心就人心中理出道心來不使有一
毫之雜也守之少有一則理動于欲此中未免搖奪故欲
其惟一者志向既事操守極固所守只是一箇道心不二
以二不參以三也由是危者安微者著自人心而收之孰非
道心自道心而擴之孰非中道吾心之內信能執此至當不
易之理而推之以運萬化以達萬變者不過出其精一者以
措之而已矣安有過不及之患哉中雖就用上說其實原于

心所以謂存心出治之本工夫全在精一上此句最重允執
從上帶下無甚工夫此節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陳氏經曰勿所勿行所以守護
此中而勿失之
陸實府曰精一之心豈言謀足
或就言謀中防耳
姚承菴曰听言處事是國家第
一要務故舜舜精一執中之訓
卽及于是二勿字宜重看
袁了凡曰堯舜當中古之時前
面聖人已多此心中自千古
以來不曾交易稽于古正稽此
中德也自吾心以至衆人人人
有此至理詢于衆正詢此中德
也

上文帝舜既授禹以存心出治之本此又以聽言處事之要告
之說道人君聽人的言語必其言之歷歷有據本于古人之格
言則聽之可也若無所攷證駕空懸虛說出來的這是無稽之
言若聽了這樣言語必然淆亂國是妨害政事汝宜絕之以勿
聽焉人君用人之謀畫必其謀之曾經咨訪合于衆論之同然
則用之可也若是不加咨訪獨任己見發出來的這是弗詢之
謀若用了這般謀畫必然拂逆人情違背公論汝直拒之以弗
用焉此二者聽言處事之要也

此告以聽言處事之要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言稽于古

則有已然之中在焉謀合于衆則有同然之中在焉所當聽用者也無稽之言則不合于古之已然而言非中矣過聽則中道淆于衆言故戒以勿聽弗詢之謀則不合于人之同然而謀非中矣輕用則中道失于妄動故戒以勿庸勿聽勿庸則所聽所用者無非中矣此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也言與謀俱就在人說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

湯陳川曰君尊而民畏之每遇其不愛故言可愛民賤而君怨之每嫌其不畏故言可畏袁了凡曰欽哉三句相推說下重在敬修其可願蓋欽哉工夫

帝舜命禹攝位既反覆教戒之至此又深做之說道君之與民分雖相懸而道實相須彼人君至尊人但知其可畏也自我觀之天下之可愛者豈非君乎下民至微人皆以為可忽也自我

正在慎乃有位處用慎位工夫正在教修處用可願宜渾渾說敬修可願正修其可愛之實也此句下便有四海康寧天祿永保之意曰四海因窮便有肆于民上而不能敬修之意亦互見也惟口二句亦宜重發因他前句再二讓卑陶恐其仍如此推遜也

董思白曰何以突然說出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當云夫是允執乎中也正以君者所以居位而臨民者也可愛者非君乎然人徒知君之可愛又誰知可畏者非民乎彼衆非元后何戴固可愛矣而后非衆罔與守邦得毋可畏乎須如此講得有抑揚輕重莫漫然平對况如此講則下文慎位就講得去了

觀之天下之可畏者豈非民乎如何見得君之可愛蓋天下百姓至衆皆仰賴大君在上為之統御纔安其生若無君則衆皆渙散而無主饑寒困苦者誰與賑救相爭相害者誰與管理將何所仰戴乎此君之所以可愛也如何見得民之可畏蓋人君以一身而統馭萬邦全賴衆百姓歸依擁護纔安其位若無民則一人孤立于上要財用誰來供給要役使誰與出力將何以守邦乎此民之所以可畏也然則人君居此可愛之位治此可畏之民其可不敬之哉必兢兢業業慎守其所居之位可也慎位何如蓋中道之在吾心固至善之理而可願欲者必惟精惟一勿聽勿庸敬脩其所可願欲之理凡有于心發于政者務使有善而無惡有可欲而無可惡然後人心永戴而天位常安也苟不能敬脩可願所行的事都拂了百姓之心使四海人民

困苦窮極不得其所則何時戴后者將轉爲怨嗟向時守邦者將轉爲離叛人心既失天命難保人君所受于天之祿亦永絕而不可復矣豈不深可懼哉舜之告禹至此盡矣猶恐禹之固辭也又說道言發于口利害所關或生出好事也因這言語或興起戎兵也因這言語不可苟如此今我命汝之言蓋已詳審而不苟矣豈容更有他說汝當受命以攝位勿復辭遜也上告以內外相資備乎治道此告以君民相須當盡治道末二句又申其攝位之命不容辭也可愛可畏泛言衆非元后二句正詳所以可愛可畏之實欽哉句承上起下之詞慎乃有位即欽哉之實而敬脩可願又慎乃有位之實也可願即指中道之在吾心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所以調之可願敬脩包惟精惟一勿聽勿庸在內能慎位則可愛者益見其可

愛可畏者不見其可畏矣四海困窮上憂補不能敬脩可願而不善生於心害於政意四溢困窮天祿永終則民益見其可畏而君豈見其可愛哉惟口句泛論人之言或致天下之福或召天下之兵以見其所係之重朕已不再謂其言之不易欲其無事于再辭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杜靜臺曰卜不習吉言一人既吉即當從之又不可更枚卜而待其重吉于他人也若復得吉于此而復求習吉于彼則私意反惑而莫知所從非占卜之法矣夏氏謂卜汝已吉豈有更占

禹承帝舜攝位之命懇辭不獲乃不得已而求決于神說道攝位大事不可專王于人謀今在廷之臣有功者甚多請一一卜之于龜視其卜之吉者而命之可也帝舜說國有大疑固用卜以決之然占卜之法必先斷定其志之所向或可或否自家心

他人而重吉者并朱子謂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兩說俱勝宗傳而亦時所宗姑備記之
陳氏經曰人謀鬼謀且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為先就人謀中又以謀及己之心為主故舜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叙來亦有次第

稟先有箇主張了然後命之于大龜灼而卜之以驗其吉凶今我命汝攝位之志已先定于心無所疑惑謂功惟汝賢德惟汝賢而詢謀于衆人亦同以為然莫與爭能莫與爭功是人心同矣夫鬼神之禍福亦視人心之向背何如今人心既無不歸屬于汝是以鬼神依順而驗之龜筮已自協從矣又何用取羣臣而枚卜之乎且占卜之法一得吉兆不必再卜今鬼神既依龜筮又從又何須重卜以求吉乎禹到這時節理盡辭窮無可解說但拜下稽首至地懇切遜避以示終不敢當之意帝舜因禁止之說道攝位之命惟汝相應汝不必屢上固辭以違神人之意也

舜言人事已盡故禹復以天命辭之枚卜功臣者言不但如臯陶遇種之德彌敷之功而凡有德之可懋有功之可嘉者

亦當卜之也功字包德字在內知惟帝念功之功字惟先蔽志所謂謀及乃心也昆命元龜所謂謀及卜筮也此泛言官占之法朕志先定者懋乃德嘉乃不績真知汝之可以攝位所謂汝則從也詢謀僉同者莫與爭能莫與爭功皆言汝之可以攝位所謂卿士從也鬼神其依在龜筮上見當一氣說所謂龜從筮從也朕志二句屬蔽志鬼神二句屬命元龜人謀鬼謀皆無不合則禹之攝位斷不可易而不必于枚卜矣卜不習吉亦以占卜之法言與惟吉之從句應言龜筮協從卜已吉矣又何用更求其吉乎固辭內兼朕德罔克枚卜功臣二意惟汝諧者盛德大功曆數已有所屬人謀鬼謀幽明已無不從則夫居可愛之位臨可畏之民而盡內外相資之道惟汝可以勝其任也德宜于位之謂諧曰惟者見非他人

所能與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帝舜命禹攝位丁寧懇切禹既不得終辭乃以正月一日受攝位之命于帝堯之廟蓋舜之天下原是帝堯所傳今舜以天下傳禹而禹受之則不得不祭告于堯在舜則告其終在禹則告其始也既行受命之禮由是總率百官攝行庶政與天下更始就此帝舜始初受堯之命攝位行事一般蓋堯舜禹相授守一道故其事亦無不同如此

此禹受攝位之命也正月二句是受天下于人必告其所從受率百官二句是受天下于人必循其所嘗行必以正月朔旦者人君体元居正故重元也受命與受終不同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堯一無所與受命者但受攝位之命

舜未必盡終其事也如征苗之命猶出於舜倉梧之待舜猶行之可見率百官只是總臨羣臣意若帝之初即觀象祀神觀臣事也不可指巡狩在內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當舜之時有苗之君負固不服舜乃命禹率師征之先嗟嘆以命之說道方今天下薄海內外皆已無虞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我的教命稔惡不悛罪不可赦汝當躬率六師往正其罪禹承帝命乃徵召衆諸侯以兵來會遂誓戒之說道濟濟然爾衆都來聽我的命令今有頑蠢無知的有苗之君昏昧迷惑不知恭敬

來蘇良曰受命于神宗告攝也若帝之初是攝位之行事而曰率百官則攝位之體統亦宜帶見

茅鹿門曰當以昏迷不恭句另講乃其為惡之源頭下數句皆其流也所謂罪之可伐者以此有勳不必誅之只是正其罪而使之順令率教便是

陸雨樓曰心不一則未免互相疑或汝向一乃心同以伐罪為忠力不一則未免互相疑縮汝

侮慢他人自以為賢反背正道而不由凡所行的都是無道之事
敗壞常德而不修凡所行的都是失德之事懷材抱德的君子
本所當用也却乃擯斥踈遠而使之在野讒佞凶惡小人本所
當遠也却乃親信任用而使之在位用舍顛倒政事乖謬由是
下失民心棄之而不係上失天心降之以災咎有苗之罪為天
人所共棄如此帝乃命我征之故我以爾眾士奉帝之命以討
伐有苗之罪眾將士務一汝之心同以奉辭伐罪為念不可少有
疑貳齊汝之力同以奉辭伐罪為事不可少有退縮然後戰無
不勝攻無不取而能成除暴安民之功也汝眾將士可不勉哉
此記禹攝位所行之大事也惟時惟字重看言四方無虞梗
化惟有苗也茲茲以下皆朕命之實昏迷句以處已言侮慢
句以待物言反道句以行政言君子二句以用人言民怨天

怒總承奉辭句惟時有苗二句之辭也

三句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
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暨稷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至誠
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
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輯玉袁詠說曰禹之徂征不在
剿獲其類但欲使悔悟而服其
心非心中未盡感格便非必
相推也古者聖賢行有不得皆
交求諸已故益功禹退而修德
焉大率此節惟德至矧茲有苗
分四層而以惟德二句為王下
三層一步迷一步看蓋天道之
可信不若人事之易見感乎明
之易不若感乎幽之尤難故歷

禹征有苗兵臨其國已三十日而苗民猶恃頑負險違逆命令
未肯服從當時伯益隨禹出征見師旅久勞于外欲勸禹罷兵
乃替助一言于禹說道苗民之頑與其加之以威不若化之以
德蓋惟德可以感動天心雖是冲漠無朕至為高遠而此德之
所昭升實無遠而不到比之用威尚力自不同也大凡盈滿者
必招損傷謙虛者定受利益這箇乃天道之自然如日中則昃

惟而言之也惟德二句一氣說
下言天之遠惟德可以動之而
無弗屆也言外便露出惟德則
天且可動而况人乎德之感乎
天之遠且無弗屆而况同在此
下土之中者乎意思滿損謙益
之論其理時乃天道方着天上
說滿損謙益者陰陽之理滿則
不能復進當其時惟有退耳故
招損謙則足以有受當其時惟
有進耳故受益日中則易月盈
則虧江海處下衆流歸之滿損
謙益不但日月陰陽凡人事一
一皆然皆天道也究竟論之苗
民之罪已著但畧有一毫是二
非苗之意便是滿因其不服而
反求諸己責躬自治便是謙要
知此處滿損謙益與他處盈虛
循環之說不同當日願已所以
招之受之何如而輕輕照出焉

月盈則虧就是滿招損的道理陽消必長陰微必盛就是謙受
益的道理乃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知天道之自然則今日之事
惟當謙以脩德而不可自滿以伐人矣昔帝舜初生微賤之時
曾耕于歷山而往于田此時他的父親瞽瞍惑于後妻少子之
言常欲害帝舜自以不得父母的歡心悲怨思慕日日呼旻天
而號泣又呼父母而號泣雖是他父母不慈然帝之心只說父
母豈有不是處還是我為子的孝道未盡皆自認以為已罪自
引以為已惡不敢有一毫歸咎父母之心只是敬脩他為子之
事在瞽瞍面前夔夔然莊敬戰慄愈加恭謹不敢少懈終被他
孝心感動了瞽瞍也歡喜信順化而為慈矣夫瞽瞍頑父也尚
可以孝感今有苗雖頑民也獨不可以德化之乎然不但人心
可以誠感便是鬼神至幽無形與瞽瞍若能致其誠敬以事之則

修德之事可也舜事瞽瞍而負
罪引隱寔見子職有難盡處故
自負之而不敢釋自引之而不
敢辭也其供子職必有事故曰
祗載變之齊慄見時之容也至
繫亦允若而德化微于人者者
最神誼果受益隱亦可見矣
若鬼神最為渺茫者至誠可以
感之是德之所動其神更何如
矧茲有苗而不服乎矧茲有苗
單承至誠句而宣通承上來也
干羽一句上上文德无交涉下
与苗格无于意史臣記此只是
見帝廷雍容无事而有苗之格
適當其時耳

鬼神亦將感通洋洋乎來格來享矣今苗民雖頑亦人類也又
豈有不可以誠感者乎誠能綏之以文德而懷之以至誠彼苗
民者將不威而自服矣又何必勤兵于遠哉夫伯益勸禹罷兵
修德真可謂盛德之言矣故禹即拜而受之矣以其言為是就
依他的言語班師整旅以歸京師帝舜亦有感于伯益之言于
是弛其威武大布其文命德教而不復以苗民之順逆為念這
時節朝廷清宴恬然無事惟有執干盾的與執羽旄的雍雍然
相與舞于東西兩階之間而已但見德化所被無遠弗届從禹
班師之後纔七十日而有苗已回心向化羣然來格伯益修德
之言至是驗矣夫苗民一也以兵臨之則不服以德感之而即
來可見服遠之道惟在內治之修而虞廷雍容太和之景象千
古之下猶可想見矣

堯思白曰說教文德者何帝之
敷文德原无改于其初特自與
師一番之后看来若見其為教
而帝初不知也要看得好
者道前曰于羽乃太平之氣

至治之儀容亦文德中事但不可作敷文德之實耳有苗格乃誕敷文德所致却不可說因于羽之舜而來格
王仲山曰于羽非日月舜也適去此日舜適然此日有苗格

自惟德動天至有苗是蓋歷著遠人有可格之理而欲禹還兵修德班師以下則史臣記還兵修德之事與夫遠人歸化之期也德就發于政治者言含偃武蓄威意遠字指天言惟天爲大蕩蕩乎其廣遠而德之流行則無遠而不至非若威之有所及有所不及也夫德可以動天則亦可以動人而德之當修見矣下天道人事鬼神三段皆推明此意見不可不還兵而修德也蓋天道之可信不若人事之易見感乎明之易不若感乎幽之尤難故歷推而言之當一步深一步看滿損謙益只以陰陽之理泛言蓋進而得夫既生之數者謂之滿然陽之盛者必微而陰之極者必變故曰滿招損退而得夫未生之數者謂之謙然陽之裨者必長而陰之裨者必盛故曰謙受益時乃天道者盈虛相禪消息相乘固命之流行

而不容也亦理之二來而不可易者也知天道之自然則當謙以修德而不可自滿以伐人矣帝初于歷山至引慝言聖人慕親之切祗載三句言聖人事親之謹贊亦允若何重看夫贊頌父也可以誠孝格之則苗雖頑民也獨不可以德化格之乎至誠就平時修德出于至誠說不必指祭祀矧茲句只帶此句言蓋神明至幽也既以至誠感之則苗亦人也獨不可以誠感乎三段意只是要還兵修德之意班師振旅是禹感于益之言而偃武誕敷文德是帝感于益之言而修文文德如仁漸義歷禮陶樂淑之類誕敷者非有加于前日也但前日已敷今日又敷故曰誕敷耳舜于羽是虞廷常儀偶因有苗來格之時而指其一事言之雖亦文德中事而文德之實不盡于此也七句從班師日計起上言三句著其久

此篇分三段看首節臯陶與禹相答問言迪德之本在修身而漸極推行之遠二節言迪德之要在知人安民而深慨無及之難九德至末詳知人安民之事而交致力行之贊

臯陶二說曰名迪二句重看名迪非有工夫就見成者說然各賢之行必稱實踐惟實則踐故須名迪有精神無踐履不謂理有踐履無精神不謂名迪則不迪二字不可不善發也慎厥四句相貫而下慎厥慎字只管身各不帶思求不曰修身而曰

也此言七旬者其速也史臣記之以形容有虞之德而亦以見益还兵修德之言為可驗耳

臯陶謨

這一篇是史臣記臯陶所陳于帝的謀議故名為臯陶謨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迺可遠在茲禹

拜昌言曰俞

稽考古時臯陶曾陳謨于帝舜說道人君不患臣言之不盡惟患已德之未修為君者誠能躬行實踐以修其德是以明哲自期而無一毫虛假間斷則其臣知君必樂于聞善而所以為之謀者有知必言有言必盡剖心相告無有隱匿而不明者矣又知君必樂于聞過而所以弼其失者一俞一吁一可一否同心

身修工夫全在慎字上着力人當修身精神不患不勵到身修則意久易渝故須成于德之將至一念惺、自負委形有及元神不磨奪吾身之浮氣所為躁而不恒者俱已消于水淵之內如此思求方可言慎非兩層意親者身之枝賢者身之輔遠近又身之精所貫敦叙勵翼可遠須着君身上說來敦叙主情誼之自不可吝言敦便有叙不序不成惇勵翼乃賢者精神自鼓庶而曰明原無所激而奮者激之而愈奮一昧之旋動也遠指天下茲指慎修可遠在茲者為天下者為之堂上所謂篤恭而天下平其要只在戒慎也禹聞而拜、而俞蓋嘿体于身心顯證于親賢遠近有真見其不得不慎者

共濟無有乖忤而不詰者矣若人君不能修德或修德而未寔則臣下不免望風順旨欲進一言恐君未必能聽欲諫一事恐君未必能容尚何謨明弼諧之有哉然則人君欲臣下之盡言不可不自勉以為納忠之地也當時大禹同在帝前有味臯陶之言深嘆以為然又問迪德之義其詳如何臯陶對說美哉汝之問也人君一身乃萬化之原必兢兢業業謹慎以修其身凡一言一動皆深思遠慮務求至當為長久之計不敢輕易苟且取便于目前這纔是允迪厥德由是自身而推之家則九族之親屬化于其德莫不以恩相厚以禮相序而家可齊矣自身而推之國則羣臣之明哲者感于其德莫不勉勵以輔佐之而國可治矣不特如此又自家國之近可達天下之遠使天下無不平者亦在此修身思永上推之耳豈有他哉禹以臯陶所陳為

蔣同春曰明諧主臣說固為定論近袁了凡先生謂有事而獻謀則能洞悉其旨而無疑有違而獻規則能諧合其言而無忤王方麓先生亦謂人君能信誦其德則明足以燭理虛足以受善故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皆主君說的係高見備說之

莫中江曰慎厥身修以下謂推廣云者其實迪德不外乎修身思永而庶明勵翼即謨明弼諧之謂特於允德下補出齊家而明諧下補出迓可遠故謂之推廣不可將庶明勵翼與謨明弼諧作兩樣看而過文用人君允迪厥德豈特謨明弼諧已哉此全失之矣

盛德之言遂屈已而拜之說道汝言甚是真為君者之所當知也

迪德內含下文修身思永仁智意謨明弼諧俱就臣說謨者陳其善弼者匡其失蓋人君迪德則有受言納諫之地故臣之所謨者無不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所弼者無不諧以柔濟剛以可濟否也此與下庶明勵翼意相應都以下乃臯陶推廣以答大禹者慎字貫修身思永言修身者言必求其寡尤行必求其寡悔也思永者言思世為天下則行思世為天下法也正是允迪厥德工夫修身思永不平思永亦在修身內當一連說下惇敘三句無工夫只承修身說茲字正指修身思永而言修身思永允迪之義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不特謨明弼諧而已故曰推廣允迪謨明之義俞者然其修

齊治平之言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

堯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洪南池曰此臯陶復推廣允迪謨明未及之旨知人安民則仁知之德迪而家國天下咸被其澤禹曰吁者非不然其言以知人安民之道大而難及也知人有規德于素厥之實度德于定位之宜二意安民有立教以感化之修政以激勵之二意知人則括以下句句形容二者兼及之難括即是知人惠即是安民非有兩層能官人凡用之當其才置之得其所皆是黎民懷要在民裏無不和民心無不効懲

臯陶既陳修齊治平之謨復推廣其未盡之旨先嘆美說道人君為治之道其大者只有兩件一在于知人一在于安民蓋人之才德有大小心術有邪正若知之不明則用舍失當何以任眾職而興事功所以要知人萬邦黎庶皆賴大君為主若安之無道則民心離散何以固根本而奠邦家所以要安民禹聞臯陶之言因嗟嘆而未深然之說道如汝所言既要知人又要安民這兩件都兼舉而無歉不但尋常的人便是帝堯之聖猶且難之蓋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知之固未易也若使為君的果能

上看

三字泰曰在知人二句束頌繳出蕙及之意言迪德之義非可以一端及也既在于知人以迪智之德又在於安民以迪仁之德也蓋不知人則智之德具于身者未迪而家國天下之眾無與其理矣况望其民之安乎不安民則仁之德具于身者未迪而家國天下之眾無與被其澤矣亦何益于人之知乎感字重看正從兩在字上生來玩註既在又在蕙舉字便見若時非謂兩兼之難正謂兩及之難也知人則括四句作文必須講云知人則盜別之明能使大小庶官各當其職以天下材治天下事于治何有必如是而後可以言知人是知人本難矣而况兼之以安民乎安民則恩惠之廣

于人之賢否一一都鑒別不差則睿智所照將與日月而並明何哲如之以是用人必能使才稱其職德稱其位矣豈有不宜者乎天下之廣兆民之眾安之固未易也若使為君的果能于天下的人都使之各得其所則恩澤所及將與雨露而同潤何惠如之由是萬邦黎庶必皆愛之如父母戴之如元后矣豈有不懷者乎夫為人君者患不能知人安民故不善之人皆足以害吾之治而可慮若既能哲以知人而又能惠以安民二者兼盡如此將見眾賢集于朝百姓和于野人心不變邦本輯寧這時節就有黨惡如驩兜者也都改行從善了何足憂乎有昏迷如有苗者也都感化歸服了何必遷乎有好言善色大包藏奸惡的人也都變狡詐而為誠實了又何足畏乎智仁功用之大至于如此雖聖如帝堯猶且難之帝豈可以易而視之哉禹之

能使親賢舉利各得其所民懷之而不能忘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安民是安民本難矣而况兼之以知人乎方為中窾

董思白曰惟帝以下無他意只是極言蕙盡之難欲辭不憚其所難以蕙盡之耳蓋舜時三尚尚在則知人安民或者未能兼慎不可以為易而忽之也

莫中江曰二在字與大學在明明德在字同言五前所陳之蕙其要歸于二者不可謂迪德蕙諧之義固在修齊治平而又在于知人安民也蓋前迪德中已包有仁智在內特未明白說出而此則專言之故曰推廣其未盡之旨要之知人即從蕙蕩廢

明中出而安民即家齊國治天下平之總名也

此言蓋欲帝舜深思其難而求盡其道也

此臯陶推廣其未盡之旨也承上修身迪德說來言人君迪德固在修身以臻齊治平之化矣然人而不知則賢否混淆無以為輔治之資于君德猶有歉也故又在于知人民而不安則膏澤不究無以弘至治之澤于君德猶有虧也故又在于安民兩在字當細玩知人所以迪智之德安民所以迪仁之德智仁兼盡則允迪之事無餘蘊而其功用之大又豈特謨明弼諧而已哉前章勸翼內已含得知人之意邇可遠內已含得安民之意但不露出至此方發之故曰未盡之旨也咸若時謂知仁兼舉其難有不敢易之意如不廢困窮知難如神矣而猶切疇咨之心不虐無告仁雖如天矣而每懷方割之慮是也知人則哲以下正推其所以為難意知人安民

字不必講下句正其事不必落一層言人才不齊安能用之
各當知人則哲而能官人知人豈易乎哉民心無常安能得
其心服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安民豈易乎哉故曰惟帝難
之也此只是言智仁之能事以見兼盡之難不可就指為功
用能哲以下乃言其功用之大也能哲而惠能字而字正見
其兼盡處何憂何遷何畏承二意說來言知仁兩盡則賢知
奮庸而世道明昌民心太和而邦本允固驩兜之黨惡有苗
之昏迷巧言令色孔王之凶皆不足害吾治矣何憂何遷何
畏之有此極言功用之大要補帝其難之意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
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
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輯王表衆說曰此節九個而字
與教胃子節語意不同蓋彼欲
胃子如此有以彼濟此之意此
則成德之自然也要知寬是德
栗是德中自然美處若寬而不
栗則便是偏于寬若有了寬又
去尋個栗來者亦不可叫做
自然成德餘句做此蓋此九者
只如已成地位言之也栗深密
也柔而不立鮮不為抑應之同
流合汗闊然媚于世矣故柔貴
于立橫河而濟曰亂故有治才
者曰亂恐其持才不敬故貴于
敬擾與柔類而不同擾是為人
馴擾無所垂戾之意簡不煩也
簡而簡者中有主而外有守却
秩然整齊非徒簡也剛有特立
不屈之意強有勇往直前之意
塞以心言意以事言剛健者多
強所不知以為知易至欺罔故

臯陶將推衍知人之謨先嘆美說道人才固未易知而觀人亦
自有法彼人之才性中和而不偏者皆謂之德總言此德之見
諸行事者凡有九件人必有此九德纔叫做賢人然人固以有
德為賢而德又以有據為實總言其人之有德者不可徒徇其
虛名亦不可徒觀其外貌必須指他所行的某事某事以為證
驗則事皆有據而名實不爽自不患于人之難知矣禹因問九
德之目何如臯陶遂悉數之說凡人之寬洪者或流于縱弛惟
寬而又能莊嚴整肅則寬得其中而不過于寬這是一德柔和
者或流于頹靡惟柔而又能卓然自立則柔得其中而不過于
柔這又是一德謹厚者或過于鄙朴惟愿而又能恭而中禮則
愿得其中而不失之野這又是一德有治才者或少敬畏惟亂
而又能敬而無失則亂得其中而不失之輕這又是一德馴順者

剛者于堅也彰厥有常句要知成而不彰有無未可知也彰而不常誠偽未可必也若夫彰厥有常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德未有不可常者有常之德誠于中彰于外非吉士而何哉

或失之優柔惟馴而又能果毅有為則馴得其中而不至于無斷這又是一德勁直者或過于峭厲惟直而又且溫和可親則直得其中而不傷于太峻這又是一德簡易者或過于坦率惟簡而又有廉隅分辨則簡得其中而不流于太簡這又是一德剛明者或出于矯激惟剛而又能恂恂信實則剛得其中而不至于過剛這又是一德強勇者多任乎血氣惟強而又皆合乎義理則強得其中而非血氣之勇矣這又是一德所謂九德之目如此人能于此九者或獨擅乎一長或兼備乎衆美都彰著于行事之間而灼然可見又且始終如一有常而不變斯其為成德之吉士哉以此觀人則下無遁情而知人之哲得矣

此下言知人之事此節言取人之要也德即下不偏之德行謂見于持已接物之間亦行有九德者言人之德蘊于中而

見于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句轉乃字重看采采二字連說曰采采者入于一事或可偽為徵之事事皆然則不容偽也即下有常之意實粟以下是詳九德之目寬是德粟是明其德之不偏下八句皆此意恭主貌敬主心剛以性言強以志言彰厥有常承九者說德雖有大小然皆實有諸身而又始終無間乃可以為吉士也有常即下日宣日嚴吉哉即下浚明亮采意寔相應大槩寬而粟九句是應亦行有九德句彰厥有常二句是應亦言其人二句彰字應采字常字應采采字吉哉正是言其人有德也未要補能官人意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感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輯玉袁袞說曰日宣日嚴只見其有常耳非進其未至之意後明亮采言以之為大夫為諸侯必能如此皆豫辭其德之宜于用非是已魯去做也夙夜匪懈日字後明應言字嚴畏也祇肅也敬主一而不容一物也三字連用惟嚴故祇惟祇故敬工夫在嚴字嚴必宜宜必嚴互見也亮采不言夙夜言文也德不止于三與六故欲愈受而敷施之威事即在官但上言成事者見九德在人雖未能皆備在國家則兼得其用而參有其全矣下言在官者人材小材皆歸器使無遺棄于下耳餘以友言工以官言師師者以義理則同道相益以國事則同心共濟也時撫五辰是奉天時行無一毫矯揉造作之意固不先時而有為亦不

皇陶說人之于九德不必其盡備而但貴于有常如九德之中有兩三件又能加日新之功以擴充此德而使之益著此三德之有常者也這等的人若使他為大夫而有家必能夙夜匪懈以治其家而有家之事無不明治矣如九德之中有了六件又能加日謹之功以敬修此德而使之益固此六德之有常者也這等的人若使他為諸侯而有邦必能克謹無怠以治其邦而有邦之事無不明治矣夫德之有常者多寡不同而皆宜于用如此人君若能合而受之但凡有德之士都搜羅收取分布而用之于百官有司之任或為大臣或為小臣量材授職無有不當將見四方之人聞知朝廷用人得宜如此凡有九德者都願出而效其才能以任國家之事凡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又莫不在官任使而無有遺佚在野者朝廷之上所用的既都

後時而不為所謂順而不拂也師師虛撫辰實庶績其疑能官人之效也姚承菴曰深知其理而實能治之曰後明明察其事而實能相之曰亮采

是賢才將見百官志同道合彼此相師我有善他便取法于我他有善我便取法于他有同寅協恭之美而無媚嫉妬忌之私凡百官所任職務亦皆及時幹辦不至失誤都順天時以修人事如春屬木則布德施惠以順木之辰夏屬火則勞民勸農以順火之辰秋屬金則禁暴誅慢以順金之辰冬屬水則蓋藏斂聚以順水之辰土寄旺于四時則修四時之令以順土之辰由是各樣的功績都有成效如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類莫不一一修明振舉而無復有廢墜怠弛之患矣夫人君能知人而善用之則賢才進而治功成如此然則知人之功用其所係豈小哉

此節言官人之效也首四句泛言常德之宜于治三德六德所謂彰也日宣日嚴所謂有常也後明亮采則為吉士而可

用矣三德六德皆宜于用如此則自此而上下者可知故入
君當翁受敷施也翁受敷施串說謂兼收並蓄于未用之先
隨材器使于既受之後九德二句不平九德以德言俊又以
人言事言其職如浚明亮采官言其位如諸侯大夫二句一
意不可以才德分看百僚百工即九德俊乂之人已在位者
二句亦不平如云相師以趨事也惟時撫于五辰作一句看
即所以師師者文勢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相似庶績其凝
句總承蓋九德感事云云則分職有人君得臣而萬化行百
僚師師云云則庶官乃和賢才輔而天下治眾功于此乎皆
成而不特有家之浚明有邦之亮采矣翁受敷施則知人之
哲在其中至于庶績其凝則能官人可見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一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

八其伐之

表了凡曰天子有一毫逸欲則其下化之猶教之也獨言有邦者天子用人至諸侯而極舉其大以包其小也又居人之上則逸欲易肆故獨言有邦兢兢業業危詞戒則必謹危則必懼此古註疏意也幾字察傳獨就禍患上說亦承上危戒之意來一日二日固言口之至淺然亦須看得活馬融等皆云一日二日猶言日日也故蔡傳云可

阜陶說人君一身乃臣下的表率若安逸縱欲則有邦的諸侯也都倣效怠惰奢侈了這恰似教導他逸欲一般為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須兢兢然戒謹業業然危懼務以勤儉率先天下所以然者何也蓋人君統理天下一日二日之間雖若至近而事幾之來便有萬端若不能時時審察于幾微一有差錯則悔之無及矣此所以不可不兢兢也然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故分其職于庶官若庶官用非其才便曠廢了職業為人君者豈可如此必須選擇賢能以充其職使不至于虛曠所以然者何也蓋庶官所治的事本是上天的事天不能自為而付之人人君不能獨為而付之庶官是庶官乃替天行道的苟一官曠則一事廢矣此庶官之所以不可曠

也夫敦勤儉以率諸侯則知人之本以端擇賢能以任衆職則知人之道克盡矣

此欲其端用人之本而盡用人之道也無教逸欲二句連說一戒一勉意獨言有邦所以例其餘也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者禍患之幾在其中庶官卽上諸侯大夫與百僚百工天工卽上有家有邦之政與夫庶績人卽庶官也一日二日句是推無教逸欲之由知萬幾之可畏則必兢業以圖之而不至于逸欲用人之本端矣天工人代是推無曠庶官之由知天工之所係則必擇人以居之而不至于曠官用人之道盡矣歸重在用人上以終知人之事

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袁了凡曰典之叙而曰天者君臣父子等之位不容一毫人爲做作皆是自然次序的故曰天叙天秩便是那天叙裏面事五倫之中尊卑貴賤秩然不可亂者不假安排乃是天之所秩自由也用也我之五禮而使之有常也正處必有條故曰勅用處必有法式故曰自此處無工夫夫全在寅恭上寅恭皆主心說實是不故意是下敢慢此句雖君臣並言而意自歸重君身上同寅協恭以和民之衷用力一氣說下衷卽典禮和卽中庸不曰典禮而曰衷見得典禮乃民秉執之常性是由衷之物不從外來者不曰中庸而曰和見情之庸之正是使之

皇陶陳安民之事說道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卽有親義敘別信之典這五典乃天所敘的本自敦厚但人情因物有遷則厚者有時而薄故立之教條以敘正我五典使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各相惇厚不至于偷薄者其責則在于君天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卽有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禮這五禮乃天所秩的本自有常但人情怠棄則廢禮用之不能久故著爲法式以用我五禮使尊卑有分貴賤有等各循常度不相紊亂者其責則在于君然君固主此典禮者臣則輔此典禮者必須同其寅畏無一些忽易協其恭敬無一些怠荒上下一心融會流通以和民之衷使人心感化五典無不惇五禮無不庸而後可也這是教以化之

諂朕及其所因而而不事也德
曰天命罪曰天討人君真有不
敢以一毫私意與之者章用全
在兩箇五字上見他輕重不奈
意這都是人君之政事不可以
不勉故重言懋哉欲其慎之至
也
洪南池曰寅恭是所以惇庸的
根原非此則典禮皆虛文惇庸
皆強世矣然有教化不可無功
懲故復用五服五刑以明天命
天討也
陸兩樓曰寅以心言有躬行倡
率意恭以事言有勞來匡直意
陳如周曰惇庸師道命討君道
君以治之師以教之此四者亘
古未缺一不得

所以安民于典禮者如此夫典禮之敘秩既皆出于天則人之
所行有遵乎典禮者便是天所眷命者也但天不能自顯揚他
人君代天賞善則有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因其德之大小以為
命服之尊卑使善人知所勸所行有背乎典禮者便是天所誅
討者也但天不能自懲治他人君代天罰惡則用五等之刑以
懲戒之因其罪之大小以為刑罰之輕重使惡人知所懼這命
德討罪兩件乃是朝廷的大政事君主之于上臣用之于下豈
可輕忽必當勉力不怠以修明其政事有德必賞務合乎天命
之公有罰必刑務合乎天討之正而後可也這是政以治之所
以安民于命討者又如此

此下言安民之事也天敘以下是教天命以下是政天敘四
句天命四句俱泛言典禮命討出于天而寄于君至和衷懋

哉處方着工夫講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而親義序別信之禮
皆有敘而不可紊故曰天敘天尊地卑貴賤以陳而等級隆
殺之殊皆秩然而不可踰故曰天秩寅恭以和衷者乃所以
盡惇庸之道也寅畏是不敢忽恭敬是不敢怠兼君臣在內
同寅協恭者君以天之心為心而慎徽于上臣以君之心為
心而敬敷于下上下一心以和其衷使典禮惇庸不異于天
之敘秩也衷字即典禮和字即惇庸全乎典禮者為有德天
所命也君則体天福善之命而有五服以章之違乎典禮者
為有罪天所討也君則体天禍淫之命而有五刑以用之五
服五刑此所為政事也懋哉懋哉亦兼君臣說君操其威福
之權而勵精于上臣奉其賞罰之柄而憂勤于下使賞必當
功罰必當罪而無媿于天之命討也夫敬以敷其教則民安

于倫理之內而懷其善教之惠矣懋以修其政則民安于法
制之中而懷其善政之惠矣尚何仁之德有不迪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
有土

王方麓曰莫聰明于天而非有
視聽也民所共見而共聞者天
之聰明也莫明畏于天而非有
好惡也民所共與而共棄者天
之明畏也當知天無心心皆在
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
于衆心所同即是義理總之則
便是天如此則果何有上下之
間乎故有土者當敬之也
袁了凡曰敬哉有土是倒句敬
字重民說不以民視民而以天
視民自不容不敬
李見川曰要知在上的人只怕

皇陶既以典禮命討陳安民之謨因發明天人合一之理以見
所以不可不安民之意說道天道至神以其聰則于人之善惡
無所不聞以其明則于人之善惡無所不見然天無耳目以視
聽何以于人之善惡無不見聞蓋天無視聽而以百姓之視聽
為視聽但百姓所聞的便是天聞了百姓所見的便是天見了
所以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道至公凡為善的人必降之福
以顯明之為惡的人必降之禍以畏懼之然天無心于好惡何
以能加禍福于人如是顯應蓋天無好惡而以民心之好惡為

待商天若民則謂彼使使我耳
不知天聰明乃自我民聰明天
明畏乃自我民明威如此達于
上下有毫髮不可欺慢者有土
之人思及于此自是不加欽敬
不得

好惡但百姓所公好的便是天之所福百姓所公惡的便是天
之所禍所以說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夫天在于上民在于下高
卑雖甚懸絕而一理貫通上下無間人心之所在即天理之所
在也人君有人民社稷之寄知所以奉天者豈可忽民而不敬
哉必須兢兢業業當存敬畏几悖典庸禮命德討罪皆求不拂
乎民心則上天秩敘命討之意無不欽承而人君奉天安民之
道亦庶乎克盡矣苟一有不敬則于民心必有違拂拂民即逆
天矣天其可逆乎哉此有土者之所以不可不敬也

此承上言天人一理以見不可不盡安民之道也蓋典禮命
討出于天而責之君則典禮之和與不和政事之勉與不勉
皆其聰明之所及而明威之所加也然天無心以民為心故
因民之共見共聞者以為聰明因民之共予共棄者以為明

畏也聰明明畏不必以典禮命討分配只渾說為是達于上
下只申上二句意歸重民一邊敬哉者兢業于惇典庸禮而
同寅協恭務不違民心稟受之中憂勤于命德討罪而交相
懋勉務不失民心好惡之正敬乎民者所以敬乎天也不可
以敬天敬民乎說夫論知人則歸之于身論安民則歸之于
敬皇陶之言得其要矣

皇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皇陶曰予未
有知思曰贊贊義哉

袁了凡曰績字對行字皇陶謂
可施行而已禹即許之以為可
績故皇陶又曰予何知績而敢
于預期哉惟思以底行之實日
替帝以成之而已曰替替所助
非止事亦不已之意曰日替替

皇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望帝舜力行其言說道我之所言
知人安民兩事似皆順于治理倘可致之施行則不徒托諸空
言矣禹與皇陶同此心者遂應許之說道汝之所言誠為當理
若致之于行必有成功行汝知人之謨則師師其疑之績可致

又有惜時商治之意寓焉
附道氏昂曰皇陶發明知人之
謨尤覺詳于安民之謨者蓋二
者雖均為難事而知人為尤難
必明于知人則安民有不難者
矣然于言知人之餘則戒逸欲
崇兢業惟恐人君不知戒懼而
至于曠官廢事於安民之中則
懋政事故有上惟恐人君不知
懋敬而至於瑗夫玩民蓋以人
君一心又知人安民之根抵數
至于一篇之大旨先儒謂知人
為安民之先務知人安民為一
篇之體要通德一言又為知人
安民之綱領則不易之論也

行汝安民之謨則和衷政事之績可致其有益于治道信非淺
淺也皇陶謙說行之有功我固未敢預知但我之心惟思日日
贊助于帝有懷必吐有言必盡期以共成帝之治功而已

皇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而勉君以行之也俱以知人安民
貫而修身迪德自在其中惠可底行者言知人安民乃為君
之道理當然非是可言而實可行也可底行非自誇之辭乃
望帝力行之意底可績以篇內意講如官人當而庶績凝黎
民懷而邦本固與夫三凶不足害治之類下文襄字內亦此
意予未有知對底可績說贊贊義哉又應可底行上去蓋言
可底績固非予所敢知而惠可底行實則予所自信如帝欲
知人則贊之以迪智之德而成有家浚明有邦亮采之治焉
帝欲安民則贊之以迪仁之德而成典禮惇庸賞罰明信之

此篇當分三大段看首至象刑
惟明承上篇米都是一時保治
之言至變曰受較二節迺論樂
之事與前段不接至帝庸作歌
一條迺辨臯臯難保治之言亦
與變之言不接切勿牽強附會
然篇大旨要皆歸重保治上其
意則同也

輔王袁衆說曰亦字要玩因臯
陶而又頭有聞于禹也禹謂臯
陶言已至我復何所言乎欲使

治焉予之心如是而已功則非所敢必也夫臯陶不以有功
自居而以輔君自許其責難之意至矣

益稷二臣名這一篇書大禹與臯陶講論治道的說話因篇
首禹稱益稷佐其成功故以益稷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臯
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
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
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當時禹與臯陶同在帝舜之前帝舜因臯陶陳謨有契于心遂
呼禹來前命他說道臯陶所陳知人安民之謨深切于治道有

帝重臯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
因言予思曰孜孜要知思孜孜
便舍不忘所有自之謂則前日
艱難與目前勤勞都在其中非
只懸想而已也至臯陶問孜孜
何道禹但迷往事而不言其故
將昔日光景照出今日一段艱
難使帝躍然得之言外欲帝知
已昔日孜孜者若是乎平治之
不易則今日保守之為難在帝
雖欲不日孜孜焉有不可得者
是則禹昌言之至意也

李見川曰要知禹叙了乘四載
二段之次第蓋天下之水必如
于山故其始也先乘四載而隨
山以刊木刊木者撥木以通道
相視高下因以為治水之經紀
也益佐禹治水奏庶鮮食迺益
佐禹為之孟子曰舜使益掌火
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也道路既

益于民生真是盛德的好言語汝與臯陶同心輔治者若有善
言亦當告我不可隱也禹拜而歎美稱帝說道臯陶所陳知人
安民之謨人君治天下的道理已說盡了我更何所言乎我惟
思今日天下雖已治安然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自今
以往當終日孜孜勉力不怠以盡其所當為的事功不敢以
已治而忘亂已安而忘危也臯陶因禹之言遂歎而問說所謂
孜孜者如何禹乃追述先年治水本末之詳以見今日當孜孜
保治的意思說道往時洪水泛濫勢若滔天浩浩然廣大無涯
把高山的四面都包了駕出于岡陵之上下民都昏迷沉溺不
能聊生我于時仰承帝命任治水之責乃乘四載以跋跡山川
踐行險阻遇水則乘舟遇陸則乘車遇泥濘去處則乘輶遇上
山則乘櫟這時節平地皆水功無所施乃循山而行相度地勢

通水可以治矣謂水必歸于海故其先决九川以距海而後濬濬澮以距川焉川曰决濬澮曰濬濬者濬而深之也川不必濬但通其淤塞而已濬則不特矣而又播蓋川决之後土見則教民種藝也穀食曰艰言得之難也暨稷播承畝澮距川之下要見稷隨禹功所施之處便行播種非待水土盡平也穀食尚艰故無素鮮食焉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鱉近山者居果實禹于播種之後復懋勉其民迂有于無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米實曰粒乃字重言經過多少工夫乃得粒食引菴引帖而礼教可施任土則壞而治功以起也萬邦指侯國不指民後言十

二師五長各迪有功即作乂也作乂却從烝民粒米二句相連

遇有樹木蔽塞則斫伐之以通道路然後治水之功可以漸加又因此時水土未平民無所食我乃與伯益教民網罟漁獵進衆鳥獸魚鱉之肉于民權使他食之以充飢于是先開導九川之水使各至于海而大者有所歸次疏通畎澮之水使各至于川而小者有所洩此時水勢漸平田畝可辨我乃與稷相看高阜處教民播種五穀曰田地久荒耕種方始粒食尚為難得故一面教民樹藝五穀進之以艱食一面仍令民採取鳥獸魚鱉兼進之以鮮食及至水土益平山林川澤之利皆與四方商賈來往通利乃懋勉其民使他各遷其土產所有往缺少之處互相交易變化其所居積的貨物彼此相通以濟遺乏然後天下之民皆得粒食不消更進鮮食由是得以立綱紀施政教而萬邦興起治功焉當時天下未平百姓困窮我等承帝之命君臣

不平
附言字岡曰此即要知四載乘九川决畎澮濬勝胎之功已非一日子既治之益暨之稷又暨之經營之力又非一人夫然後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則其艰難何如而可不孜孜以保之也捐出大禹不忘益稷相從之心始得

同是靡孳許多艱難辛苦纔得平定豈可以今日之治安而遂忘前日之艱苦乎我所以思日孜孜者正欲共保太平于無窮耳臯陶一聞其言即深然之說道汝之言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真是盛德的言語凡我君臣當以為師法孜孜保守不可忽也舜進禹而陳謨見聖人求言不已之誠禹云思日孜孜見聖人保治無窮之念汝亦對臯陶而言孜孜內須舍下文治水成功意講洪水滔天三句言治水之由予乘至鮮食治水之始事予决至鮮食治水之時事懋遷三句治水之後事節節有箇艱難之意暨益暨稷云者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均主水土故所至之處烈山澤之餘有可採捕以供食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食者稷授其方曰暨者言助我如此也决九川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濬澮澮以距川

則水之小者有所洩先川而後畎澮者除天下之害先大而後小也秦庶艱食鮮食者民尚艱食之時進此衆艱食之民以鮮食也懋字就禹命之說遷者轉輸貿易之意化者彼此通融之意食爲民之所急貨爲民之所資先播種而後懋遷者興天下之利先本而後末也丞民二句承上說丞民乃粒則養民之功成而六府惟修三事惟和向之鮮食者有粒食之慶矣萬邦作又則致治之功舉而弼服建官揆文奮武治于是乎興矣曰乃者難之之詞見前此艱食而今始粒食也曰作者方興之詞見治功前未之興而今始可興也未要補孜孜之意蓋欲視丞民之粒常若天下之饑視萬邦之又常若天下之溺而保其治于有終耳師汝昌言兼君臣在內蓋禹雖不陳謨而述治水之難以寓保治之意則儆戒之深意

責難之微辭莫有過于是者此所以爲昌言也人君以此存心而復隍之慮益深人臣以此存心而保泰之謨益至豈不可以師法耶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洪南池曰此節正孜孜之事聖人不畏無難而畏多難慎字要見世已治意安汝止存乎中以應乎外也惟幾惟康制乎外以養其中也欲安吾心之止惟在幾止討個安穩處蓋事理之在人心有動有靜靜則未形動則已形惟動而未形在有無之間者是謂幾只于此看破便自物有定止幾動不差然後有個安穩處是事理之至當人心穩極

大禹前面既極言致治之難此又告舜以保治之道先歎美而稱帝說道天位至重保之甚難帝當兢兢業業而不可以易心處之內慎于心則常遏未萌之欲外慎于事則常謹未然之防以居是位可也帝舜一聞其言即應以爲然于是禹推其慎位之事以告之說人心至靈一事一物莫不各有箇至善所當止的道理只爲私欲動搖始有不得其所止者帝當絕去私欲涵養道心將這一心常安放在天理上而不爲外物所搖這是安

處也不必分析平看
 陸實府曰安止合內外工夫
 康即安止中事止處原自安非
 有止在此而我安之也止而曰
 汝止原舜所自有也止不可捉
 摸若求安則將心覓心便非安
 然放他閑空又落寂滅須是即
 本体為工夫蓋止與心為一故
 相安如人居安樂業都自家現
 成有的豈惟紛雜心當去併順
 適心亦當去如徒以鎮靜求之
 則神必枯矣蓋境不岐動靜功
 不分寂感惟是幽靜入動之際
 嘿察于神明若隱約而露其端
 是幾也即止之離合處也其中
 自有一種明而不擾紛而自適
 之境界是幾之宜適處正止之
 寧謐也安止舉其全体幾康
 就其中點出最喫緊者言之安
 無意康有意而合于無意如滴

于所止以立應事之本的工夫然存之于靜者或不能不失之
 于動又當于念慮纒發之時即仔細研審看他善與不善必其
 念念皆善然後施行否則寧止而不為及事務將成之際又再三
 省察看他安與不安必其事事安穩然後成就否則不妨于更
 改這是審于幾康以盡處事之要的工夫然使朝無直臣則人
 主或不聞其過又必左右輔弼之臣皆務盡其絕恣糾謬之職
 如君心有未正則直言以格其非國事有未當則直言以救其
 失然後君無過舉而庶事獲康也夫曰安止曰幾康既密其功
 于已曰弼直又資其輔于人人已交修以盡慎位之道如此則
 念念事事都合天理順人心將見以此而措之于政事則是惟
 無動一遇有所動作如政令之施紀綱之布天下之民莫不敬
 信翕然不應固有預先等待我于未舉意之先者矣其下而得

水與波還滯水体感而遂通之
 時原是寂然不動若謂此如此
 展幾如應緣便一為蒲團上事
 一為涉世中事非也以幾求康
 方完常安之本体二惟字要益
 安止惟在幾處審幾又惟求仍
 扁于安頃而已吉凶悔吝生乎
 動一動便須弼直蓋止原合人
 已而成非羣哲決心唯密其精
 詣此須自神明中脈脈灌輸以
 其止之同印其止之獨非可以
 口舌得也不應昭受止中原有
 此理不應後志先得吾心所止
 昭受用降臨吾心所止要知
 安止幾康則動靜不差吾心慨
 適處即天民何然處
 衰了凡曰弼直雖說臣其表率
 觀感亦由于君須根君身上講
 方是慎位本旨
 王方麓曰動指君之有事於民

民為何如以此而顯然受命于上帝則皇天重重眷命與之以
 休美之福殆有愈久而愈隆者矣其上而得天為何如夫天人
 交孚則君位益固前日之治功真可常保之無窮矣帝欲慎位
 可不念哉

此禹陳謹位之說正孜孜保治之事也慎位內要見治雖已
 成而不可不謹之意位即臨民事天之位內外交修正所以
 謹位者也安汝止二句相關意上句由心上說出事來下句
 則防之于事也蓋一心雖存乎中而實管攝乎事事雖散于
 萬而實統會于心故必安其所止使順適于天理而不陷于
 人欲則有以為事之樞紐矣然事不合理猶未免為心累也
 故事之方動而未成者謂之幾幾有善惡也則從而審之擴
 充遏絕于理欲之端使所發者得其止也事之已為而成者

此禹陳謹位之說正孜孜保治之事也慎位內要見治雖已
 成而不可不謹之意位即臨民事天之位內外交修正所以
 謹位者也安汝止二句相關意上句由心上說出事來下句
 則防之于事也蓋一心雖存乎中而實管攝乎事事雖散于
 萬而實統會于心故必安其所止使順適于天理而不陷于
 人欲則有以為事之樞紐矣然事不合理猶未免為心累也
 故事之方動而未成者謂之幾幾有善惡也則從而審之擴
 充遏絕于理欲之端使所發者得其止也事之已為而成者

而言不應者如小筮之浮桴鼓
之春後志者如吾志在于厚民
生而民之樂生與事不待勞來
勸相之已加吾志在于正民德
而民之行善做德不待于條教
章程之已布後志即不應中事
若昭受見非私意妄于申命見
天眷佑不已人所易曉不必贅

謂之康康亦有善惡也從而省之持循固守乎理義之正使
所安者得其止也惟幾則不輕動惟康則不苟成而安止之
道得矣惟幾惟康俱在未為之先審之省之而欲其如此也
二惟字重看弼直內亦用上意講謂君心有所未安君事有
所未當則直以弼之也安止幾康是審之于已而修于內者
弼直是資之于人而修于外者如是則謹位之道盡矣惟動
以下承上三句說以得民得天平看動字泛就人君所為者
言如一人有事于四方之意後志帶不應說甚言之也不可
以已動未動分看以昭受以字謂以是內外之交修者而受
之昭者明白正大而非私意圖度之謂也申命者言向已為
天子今則重命之使之有常而用以是休美之也夫惟動得
民則君位本于人心之所屬者益固而不搖昭受得天則君

位本于天心之所眷者益隆而弗替粒食作乂之治可以保
之于無窮矣然則位其可以不謹哉故曰推所以謹在位之
意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泰洪袁兩說曰禹之意全責難
于君舜則因其弼直之語而求
助于臣臣字就弼字上生來隣
字就直字上生來臣為我隣隣
在我臣要上下一般說話摸寫
得及要咏嘆意凡咏嘆皆意在
言外若直言則非咏嘆矣如臣
之當隣必隣而後可謂之臣語
涉微戒而綴處用之可也
姚承菴曰舜深望其臣之輔助
乃其責成不多辭止將臣鄰二
字顛倒一下中用四哉字咏嘆
煞有無窮責望無即精神

帝舜聞禹弼直之言有感于心遂歎說汝謂人君安于所止審
于幾康而尤必賴輔弼之臣直言規正可見臣職之所係甚重
矣然則今之列職于朝廷者雖是我的臣子其實乃我之鄰哉
左右夾持誠不可以一日缺者也我今欲賴四隣以自輔助不
必他求亦惟在爾諸臣哉上下相資誠不可以勢分言者也舜
之反覆詠歎如此其責望于禹之意深矣禹因帝言有契于心
遂應而承之曰俞蓋深信夫君臣之道相須以成而以臣隣之
義自任也

此有感于弼直之語而反復言臣職之重也要見得咏嘆之意蓋言布列庶位者謂之臣而臣非具官也所以格吾之心者在是所以正吾之事者在是臣哉其我之隣哉言之不足而又言之左右輔弼者謂之隣而隣非無所屬也所以格心者惟臣所以正事者惟臣隣哉其在于臣哉反覆歎咏以見弼直之道固有所屬而亦不可以不盡也禹應之曰俞者蓋弼直之言自禹發之而帝之言有以契其心故然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帝舜詳敘臣所以為隣之義以命大禹說道君臣之分雖有尊卑而上下相須實同一體君必資臣以為助如人有元首必資手足以為運行耳目以為視聽是臣乃我之股肱耳目也何以見之蓋人石之治以政教禮樂為先我嘗憂民性之未復要扶持教導斯民使無一人不歸于善而不能以自遂也必賴汝為臣的輔助其襄以化之然後能遂我教民之心我嘗憂民生之未厚要宣布政令于四方使無一人不得其所而不能以自為也必賴汝為臣的設施措置以安之然後能遂我養民之心衣裳之制創自古人我今要觀看那古人衣裳的形象稍加損益取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件繪畫于上衣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件刺繡于下裳其畫與繡都把五采之物雜施于繪帛之間以為五色做成朝祭的衣服這是禮制所係不可不慎而我不能以自明也必賴汝為臣的為我明其大小尊卑之等使禮

王袁泉詩曰股肱耳目一體

相成即此便可想像隣字意思四予字與四汝字相應言我欲如此則便資汝如此以副我之欲其義這等切至也股肱耳目不可分配翼為明听或云左右有夾持意貼肱宜力有達遠意貼股亦無妨服以象德德有隆殺故章教有多寡古人之象皆有意義服非其德之標不明孰甚焉采與色一也以五采彰施于五色水上繪繡二者而言犹云繪繡而用五采以彰施為五色也聞六律五聲八音何以察得治忽之實蓋出五言即朝廷頌頌語以教民者納五言即大史來民風以達于上者本有治忽之實在內故以此言合于五聲和之以律而播于八音以為樂上則政和可以聞樂而察其治樂平則政乖可以聞樂而

相成即此便可想像隣字意思四予字與四汝字相應言我欲如此則便資汝如此以副我之欲其義這等切至也股肱耳目不可分配翼為明听或云左右有夾持意貼肱宜力有達遠意貼股亦無妨服以象德德有隆殺故章教有多寡古人之象皆有意義服非其德之標不明孰甚焉采與色一也以五采彰施于五色水上繪繡二者而言犹云繪繡而用五采以彰施為五色也聞六律五聲八音何以察得治忽之實蓋出五言即朝廷頌頌語以教民者納五言即大史來民風以達于上者本有治忽之實在內故以此言合于五聲和之以律而播于八音以為樂上則政和可以聞樂而察其治樂平則政乖可以聞樂而

察其忽自予聞至五言當一氣
說而治忽溲蕪上下看方得出
納意思听即祭也有維持挽回
意在不在徒听其音而已也
周堯佐曰玩通管皆受就係治
上說言予尚欲左右有民而汝
其作予輔豈焉餘做此如此說
方與慎位致上之意相合
附許氏白雲曰易曰黃帝堯舜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日月星辰無不照臨天子之象
也山出雲雨生萬物龍行天而
澤物皆君德也然所玉可方所
及有限公侯之象也華里維也
五色皆備取其文也此六者終
之下衣其序自上而下者也宗
彝上尊盛鬱鬯者有虎彝雉彝
以宗廟祭器故曰取其孝非取
其虎雉之孝也藻之潔火之明
采之養斧之斷兩已相背之辨

此六者繡之于裳其序自上而下
上者也蓋衣則日月為尊裳則
黼黻為尊疏云衣在上為陽
統于上故尊在先裳在下為明
兩統于下故重在後天子諸侯
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
是上得蕪下也上不得服粉水
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借
上也章服之象想上古有之故
舜采取其意定其比繪于衣其
某繡于裳不然則何待詳言之
耶

達而分定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我今要聽聞六律五聲八音
之所奏以察治亂或其聲和以樂歟則知政事之修治或其聲
怨以怒歟則知政事之荒忽其聽與察只把朝廷所出的歌咏
民間所納的歌詠凡協于五聲的都播之于律呂之間以為樂
章驗他和與不和這是政治所關不可不審而我不能以自聽
也必賴汝為臣的為我聽其乖和得失之分使樂和而政成焉
這等看來臣豈不是我之股肱耳目乎夫帝舜之命禹既曰臣
哉鄰哉可見其君臣相親而至于忘勢又曰股肱耳目可見其
君臣一體而至于忘形其引喻愈切而責望愈至矣

此因上文所詠臣鄰而詳其義也作股肱耳目是一體之意
股肱所以運用而臣則君之運用賴焉耳目所以視聽而臣
則君之視聽賴焉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也下文汝翼汝為

即作朕之股肱汝明汝聽即作朕之耳目左右有民以教言
左右者勞來匡直之事也宣力四方以政言不專指養兼刑
在內宣力者勵精圖治之事也汝翼即助此左右之事汝為
即為此宣力之事也古人之象即下十二章物上衣而曰繪
者取輕清之意下裳而曰繡者取重濁之意繪繡處俱要見
象其德之意彰施兼繪繡言未施于繒帛者為采既施于繒
帛者為色其實一也作服內已有辨等威意汝明者使服與
德稱而無僭踰之失也六律所以和五聲而被之八音者一
直說不可分開察治忽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
音怨以怒其政乖故治亂可察也以出納五言句與上以五
采彰施句文法相對上言取象繪繡以五色為之此言聽樂
觀政以五言為之蓋八音之成聲即五言之成文者也出之

陸實府曰予汝際相應偶有一
違當面助要矯盡未能矯盡即
為面從舜蓋從檢身不及之心
看出面從來面從之人必後言
乃是笑語圣人相戒大率皆中
至所不屑戒者若代禹回互似
舜明知已至而強求諫矣纓云
如使然一体同体之内自摩

五言即朝廷所以布之民者納之五言即太史采風以達上
者于此出納之言可以審音而知政也汝聽者審樂而考政
治之得失治焉有以保其成忽焉有以更其始也四汝字與
四予欲字相應見得君以臣為體而臣當以君為心固相資
以有成者也政教禮樂從慎乃在位者推出來翼為明聽從
臣隣弼直中推出來固是責望于禹之意但不可太露工夫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帝舜既以股肱耳目發明臣鄰之義至此又責望于禹說道我
為天子一日二日便有萬幾豈能一一皆當但有違背道理處
汝便當盡言匡正明白開陳使我得聞而改之這方是弼直之
道若當我面前唯唯諾諾順從以為是及退至背後却乃私下
議論以為不是豈大臣事君之道哉汝切不可如此須知汝務

目折而不容瘞瘡見以為予之
遺即非汝之所得安也欽四隣
欽字我前恒字
呂氏曰予違汝弼不獨令禹為
股肱耳目舜連一身是非甚什
禹檢占失遠字要看得細不但
行與道違即意念內微細違悞
皆是汝無面從一句時文講云
以禹之弼直自許豈其出入異
議而縱若違哉願上信正德之
神而而不忍以犯顏諍則進而
面從者有之下抱志悃之淵懿
而不得以一二伸則退矢後言
者有之此見殊勝

我之四鄰股肱耳目共成一體安危治亂無不相闕使君有違
而不能弼之則將安用臣鄰為哉汝宜兢兢業業精白乃心務
思弼我之違以敬爾四鄰之職可也帝舜之所以責望于禹者
如此其求助之意可謂切矣

此申結上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也此弼字有工夫以
政教禮樂貫面從後言所謂不直也四鄰指股肱耳目言我
之政教禮樂或有戾于道汝必盡言以匡救之盡力以維持
之毋阿徇于前面則諛以為是而私議于後背則毀以為非
此不直者之所為非所望于汝也汝必敬其所以為鄰之職
而無負于股肱耳目之寄斯可矣蓋戒其不可如此而勉其
當如此也

庶頑讒說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

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李見川曰侯以明之恭傳謂欲明其果頑諂与否是矣然全要見小人與君子襟度其頑諂之態度不彰則其心不知愧耻故以射侯明之使不竹者無所遁其質而生其耻心也明之而不知耻則從而撻之撻之屢其于射也撻之而不悛則識其過惡于冊冊益撻之屢僅見于時而簡書之紀將遺其于無已其辱又甚也

袁了凡曰刑加于現在正欲其振刷于將來故云撻以記之記有受刑之人存之心也書則凡有罪皆記之于冊使其觀書而思惟最是古人善教處

帝舜命禹說忠直之道汝固當自盡于已矣然人心不同彼羣臣中豈無衆頑愚好興造讒言誣害善類不在此忠直之列者這等的人甚為治道之害然亦未可以遽絕之也必先用射侯以明驗之蓋射以觀德若是心裏不正其射必不能多中以此驗之則邪正可辨矣若知其果是頑諂的人必須用刑責罰他使他做懼不怠又立箇簿籍把他過惡都記在簿籍上使他羞愧無已若此者果何為哉只是要他懲創悔悟變頑諂而為忠直庶得與忠直者竝生于天地之間而不為盛世之棄人耳夫教之如此可謂至矣但未知其果能率教與否又必命掌樂之官將所進納的言語播之于樂時時宣揚之察其言已和平則能改過可知其言猶乖戾則過之不改可知若果能變頑諂

賜之明日有所納之言明日賜之蓋一人不止規一次而已使之日改月化以寓教誨之意于其間

柱箭臺曰通節只見得不忠直之人放之極其至及其不改然後加之以威不可分截侯明撻記書識固是教納言時颺亦是教故註云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而後威之其不忍輕于棄人也如此

而為忠直就營鷹之用之雖進諸股肱耳目之任亦不為過不必追究其既往矣若至此而尚不改則是稔惡不悛終為頑諂而已然後用刑罰以威治之或進諸四夷或置之重典使不得肆其惡以傷害善良善彼既自外于生成雖欲其竝生不可得矣

此承上節意來上欲其盡忠直于已此欲其教忠且于人庶頑諂說之人乃面從而後言者也時字指忠直言若不在時者若人不在忠直也小人與君子雜處無以別白之則不知自愧故設侯以明之以起其改過之心又施鞭朴之刑使之記而不忘有所懲戒而速遷于善撻之特記于一時而已又錄其過惡以識于冊蓋使之惕然做懼以為知改則過惡之名可除不知改則過惡之名不泯也侯明是示以觀德之

教捷記是懲以朴刑之教書識是傲以記過之教所以然者
 正欲其同歸于忠直以復其生理之常而竝生于天地之間
 也納言是改于心而納于上者工以納言蓋樂官本以育人
 才為職故屬之也時字即常常之謂使言之所揚果温厚而
 和平則為能改可知若猶乖戾而不和則為不能改可知也
 蓋考之以言則藏伏于中心者可以驗其實時而賜之則勉
 強干一時者難以售其欺矣不可以樂教說承之庸之者能
 改則竝生之心遂矣故命之以位使與忠直者竝列也威之
 者不改則竝生之心終不獲遂故加之以刑使不得與忠直
 者雜處也威之內尚有望其感化之意見聖人不忍棄人之
 心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

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朋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
 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杜道升曰光就德之發上看蓋
 重華協帝帝之德非不光矣但
 德威並用德之光猶未大也必
 反其所以用刑者而專尚乎德
 使天之下海之隅無非德之照
 臨也

陳勃安曰舜典曰敷奏此曰敷
 納者何諸侯親天子故直曰奏
 自下而奏上也舜方求賢故特
 曰納下陳而上納也

王龜齡曰舜典曰明試此曰明
 庶者何諸侯以職階為重故言
 試黎獻以多待為盛故言庶
 王方麓曰該者自知已之不足
 人之有餘悅慕之意新而於高
 之志屈誠服人之善言推遜之

禹因帝舜欲用刑以威頑讒其心未盡以為然故先應說俞哉
 帝之所言固是但我之意以為度頑讒說與其懲之以威不若
 化之以德誠使帝之盛德光輝昭著廣被天下以至于海隅之
 遠蒼生之衆無不在其照臨之中將見德輝所及人人瞻仰萬
 邦黎庶中有素負忠直而為賢者莫不感慕興起都願出未輔
 佐聖君為帝股肱耳目之臣這時節惟帝舉而用之耳然舉用
 之道何如彼賢者始進而立朝必有自獻的言語則使他各陳
 所見而聽納之以觀其蘊及其既進而效職各有表見的事功
 則就眾人職業上一一而明試之以考其成其中有功績彰著
 與他當初敷陳的說話不相違背的則錫之車馬章服以厚其

也敬應者脩德壞資帝之心也
課功毀寔帝之待資之典也有
職者勤于職無職者勤于德以
求不負于上而答其胸成之意
也誰敢字要發謂帝之待人如
此則人之感化嚮應自不容已
使有不然則是自棄于陶鎔也
而誰敢哉便有頑讒皆化而自
進有功意○敷同猶音同也
董思白曰只從上感之一字來
說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便見使民見德不見威意敷納
三句此是考德旌德有課賞無
刑威處要點見方切談此敬應
亦即是諫德敬應用德之望設
使稍有刑威必不如此矣大抵
此節只以德字威字反覆剔之
便自明快透露

報夫既脩德以致賢而又能考成以覈實則公道昭明人心激
勸遠近任用之人皆真知不足在已有餘在人誰敢不讓而為
忠讓而為直敢不精白一心以敬應其君上用賢之心乎至是
則不惟黎獻益盡其用而度頑讒說亦在感化之中而不足慮
矣信乎德之所感甚于威之所加也帝若不能以德用賢而徒
任刑以為治則上無感人動物之誠而下懷苟且畏避之念即
今所用之臣方且彼此朋比欺罔日進于無功矣豈特度頑讒
說為可慮哉由此觀之則尚德之與用威其得失判然矣
此禹因舜欲以刑威乎人而啓之以德化乎人也光天之下
至于海隅蒼生作一句讀見地之極遠帝德主施于禮樂教
化者而言萬邦黎獻是懷忠以待舉秉直以待用者共惟帝
臣者思為帝之服股思為帝之耳目也此皆由帝德感化所

致惟帝時舉即若受敷施之意當輕輕講下敷納三句方是
用人之道敷納以言以觀其忠直之蘊是任用之初事明庶
以功以考其忠直之實旌能命德以厚其忠直之報是任用
之後事誰敢二句承上二邊說誰字泛指在位之臣言讓字
有濟濟相師謙謙自牧之意相讓而為忠直也敬應者上以
忠直望之彼以忠直應之也二句一連說只是一意二敢不
字見得有所畏而不敢其于威之所加意蓋至是則不惟賢
者益盡其用而頑讒者亦歸于化矣帝不時指明德用賢而
言謂不如此而徒欲尚威也敷同日奏罔功則讓善之美敬
應之風不復可見矣豈特頑讒之可慮哉此可見尚威之不
若尚德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

輯王袁衆說曰無若者戒舜之
傲正所以勉其德也二字直貫
至厥世娶于至五長三股皆創
若時之實度上功而謂度大者
言合天下而相度之也而成五
服主之者帝而分畫之者禹故
曰納成各迪有功謂各蹈行其
朝廷之政教有功緒可稽也句
句要形容他汲汲不暇自逸意
思此句是形起苗頑弗即工當
緊帶說念哉者蓋十二師五長

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
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
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
惟明

禹既勉舜以明德又進戒說為人君者當勤于脩德不可如堯
子丹朱之驕傲丹朱之不肖雖是多端而傲之一字尤為衆惡
之本蓋傲心一逞肆然無忌所以惟怠慢逸遊是好惟傲狠暴
虐是作無書無夜只是荒淫縱欲雖雖然不知休息所幹的事
通不順道理譬如在無水地上行船的一般又朋比衆小人與
他淫亂于家不理國事因此不得繼堯的天下把祖宗世代相
傳的基業一旦殄絕了此所謂前人之覆轍也我因此深以為

各迪有功而獨苗頑不即工則
苗之頑又有大于庶頑說者
庶頑之說轉移之機尚在我苗
民之頑為中國患而轉移之機
有朱易致力者故禹欲帝以古
為念懲威傲而修德以化其頑
也兩方字要看言方如此不可
廢也明刑者法申明則威嚴著
將使有苗聽風自服有以收夫
順治之功也此中國說

揚升確曰聖人與惡人入品相
懸而其机原不甚相遠一念虛
便是舜一念滿便是丹朱故以
无若丹朱戒舜非洞明至凡之
幾者不亦也
莫中江曰欲帝戒丹朱者丹朱
若資列宜世竟之天下者也惟
不克負荷而堯以天下與舜是
舜今日之所居即丹朱之所失
而不可不以丹朱之惡為戒矣

戒兢兢業業勤修其職不敢有一毫怠傲的心初娶塗山氏之
女為妻成婚之後只在家住了辛壬癸甲四日就出去治水及
後生子啓呱呱而泣我亦不暇顧念惟以水上未平奔走四方
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及水土既平則疆域可定乃因其地之
遠近輔帝以成五服之制把王畿千里之地每邊五百里畫為
甸服其外為侯服又外為綏服又外為要服荒服每服五百里
東西南北相至各成五千里疆域既定則官職可建乃于九州
之內每州選立十二人以為之師使他佐州牧以糾諸侯九州
之外迨近四海的去處各建立五人以為之長使他率蕃夷以
徯中國夫始而拯溺救民不敢有一日之求安既而疆理經制
不敢有一事之苟且凡若此者亦惟恐此心少懈將馴致于丹
朱之傲遊耳如今內而十二師侯牧外而五長蕃夷各遵行朝

廷的德教治功雖已成就然有苗之國負險恃頑不肯就工猶
 為盛世之累帝其念之哉未可以天下既平而遂生怠荒之念
 也帝舜因禹之戒復答其意說如今四海之內都遵行我的德
 教者實由汝禹由治水而弼服由弼服而建官功有次序故教
 化廣被而四方底寧雖有苗民之頑慢臯陶方且敬承汝之功
 敘而施五等之象刑以弼教輔德且其用刑輕重得宜明白當
 罪可以畏服乎人夫刑既明于中國威旨及于外夷苗民或庶
 幾其可化耳豈可專恃德教而盡廢刑威哉

上節示以德之當明此欲其戒丹朱之惡亦明德之事也惟
 慢遊五句是傲之寔而用殄厥世是傲之害欲帝戒之以修
 其德也予創若時是又言已亦嘗戒丹朱之惡以甲戒之下
 文敘許多勤勞由治水而弼服而建官正是戒丹朱之惡而

然也細玩來只是一箇思日孜孜之意荒度土功是蒸民乃
 粒已前事弼服建官是萬邦作乂中事但前篇傲戒之意此
 敘勤勞之實微有不同耳度土功平水土也弼成二句疆理
 天下也州十有三句經理天下也分三項看惟荒度句緊承
 娶妻生子不暇顧而言觀惟字可見內以隨山刊木決九川
 濬畝滄事講弼成五服者疆理實帝之責故輔以成之至于
 五千者通四面相距而言是聖人之遠近同其制也州有十
 一師所以相州敘而紂諸侯者治之詳是治以必治四海建
 五長所以捍中國而撫蕃夷者治之略是治以不治此聖人
 之詳略異其宜也各迪有功承上十二師五長說來而平水
 土弼五服之意亦不可脫如云享平成之利者益廣文命之
 敷在疆理之內者各效旬宣之職也此以上皆禹戒丹朱之

傲而為之者帝其念哉者欲帝戒丹朱之傲而益敷文德不徒以刑威之也蓋苗不即工乃不忠不直之尤者禹恐帝但知頑讒之可慮而不知頑民之可憂故欲其以念頑讒者而念苗民也迪朕德與各迪有功同乃功惟啟者即上治水躬服建官之功以次第而舉也祇厥啟即上敘字承是輔其所不及之意言迪德而有一之捷化亦非所以成汝之功啟也而其責則畢附任之美方施象刑正是祇敘處方字重看有將來未艾之意施刑未必施之苗民但象刑明于天下則惟明克允而苗自無不服也禹之意專欲用德而帝之心兼欲用刑以德而善易于君者固聖臣愛君無已之心而不敢恃己之德為必可以致治者又聖君愛世無窮之心也
夔曰受擊焉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

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踴躍籥韶九成鳳凰來儀

洪南池曰亦有音容此只在聲上說樂以人聲為主詠者詠此也問者問此也以問者知堂上之樂既歇而下教者作也以詠歌咏詩章也一咏一問是籥韶之一成如是者九為九成則和之至矣

杜靜臺曰合止祝敔要看得分曉合止是擊祝以合之而堂上之樂作堂上之樂既歇而堂下之樂徐作及其終則樂敔以止之此是每一奏之合止是謂一成也若金聲玉振則是特鍾特磬全樂自尾用之中間不用中間奏者偏鍾偏磬也特堂上絲石皆輕清而此列于堂下故言

當時帝舜作大韶之樂后夔為樂官因述其聲樂感通之妙以告于舜說道樂作于宗廟之中在堂上石音則有鳴球絲音則有琴瑟我曾身擊鳴球搏拊琴瑟合者堂上歌詠之聲使樂聲與人聲相應但見樂音和暢無感不通幽而為神則祖考之靈來格來享如在乎其上明而為人則帝堯之後作賓于虞者來在助祭之位與眾諸侯都雍雍肅肅以德相讓焉樂之作于堂上者如此在堂下竹音有管章音有鼗鼓樂初作時擊祝以合其聲樂既終時樂敔以止其奏又匏音有笙金音有鏞把這幾件樂器或吹或擊與堂上的鳴球琴瑟之樂更迭而作各盡其條理之妙但見太和所感無微不至雖冥然無知如鳥獸者聞

于堂下耳

蔣同春曰此節感召屬陸實府先生謂互平平說非作了堂上就有堂上之應作了堂下就有堂下之應也幽明靈蠢都是平素盛德鼓舞而樂特為之助其暢耳此固確論而王方麓先生又謂升歌之時降神之始故言祖考來格非但以祖考尊神故言于堂上也虞賓與群后在廷本在堂下今亦言于堂上者亦是升歌之後上下肅雅如虞賓與群后以德相讓亦記其寔耳鳥獸之感須在人後踴躍可見原自在廷亦非以其微物故下之也至鳳凰非常偶一暫見務非聞來即來故渙繫于九成之下亦非以聖瑞別言之也剖析殊精之極矣

此樂聲亦踴躍然相率而舞動焉樂之作于堂下者如此合堂上堂下之樂自一奏以至於九奏謂之九成則樂之始終備矣但見至和之極感通益神雖世所希有如鳳凰者亦來舞于殿庭之間而有容儀焉夫以韶樂感通之妙至于如此雖由于樂聲之和而孰非本于帝德之所致哉

此後夔復命之辭與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語實相應亦是以聲樂感通之妙而形容帝德之盛也曼擊者輕重不違節制之謂搏拊者高下而有抑揚之謂鳴球琴瑟皆輕清之音可以合于八音之輕清者故云以詠也日以詠則堂上之樂和矣祖考來格有如其上如其左右之意虞賓二句串說在位者在助祭之位德謏賢是一時和敬視諸侯之德皆為勝已而有持謙不足之意祖考至難感而來格虞賓素傲慢而

德謏則神人無不和可知下字提起看祝以合八音故以正八音二者皆節樂之器以在堂下故列于鼗鼓之下以間通承鼗鼓笙鏞而言謂間詠歌而迭奏如堂上之樂暫歇而下數者始作也日以間則堂下之樂和矣鳥獸踴躍寔有和樂鼓舞之意鳥獸至蠢而率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簫韶即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名之者非別有所謂簫韶也以詠以間之一周謂之一成如是者九則謂之九成蓋舜時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故作樂以昭德象功亦極于九奏而始終條理咸備也雖鳳凰至靈亦來舞而有容儀則不特神人之格鳥獸之和而已聲樂感通之妙如此非帝德之盛有妙于聲音之表者而何以致此乎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馬鍾陽曰率者無一之不舞允
諸者德義則由心而達之外貌
不特外之諧而已
董思白曰全要点石聲難和然
以帝德之和融液于其間故雖
難和而自見其和意
王氏炎曰八音以石為君而韶
樂以球為首宜於此又單言石
也
徐氏曰前所言祖考虞賓群后
而后及鳥獸以貴賤為序也此
先言鳥獸而後及庶尹以難易
為序也

變又重言韶樂感通之妙說道八音之中惟石最為難和而樂
之條理以磬聲終焉我于石磬之大者重敲之以發其聲石磬
之小者輕敲之以審其韻但見其清越悠揚而鏘然可聽石磬
和矣石聲既和則八音皆無不和而樂之條理備矣由是以其
聲之和而動其氣之和故百獸聞之皆相率而舞以其音之
和而動其心之和故庶尹聞之皆誠信而克諧其感人動物之
神如此又孰非常德之所致哉
此亦后夔所嘗言者獨言石以該眾樂總是見聲樂感通之
妙也不可與上節分宗廟朝廷看蓋八音之中惟石為重而
八音之和惟石為難今也重以擊之其聲既剽以疾而輕以
拊之其聲又紆以徐一擊一拊適得乎高下抑揚之節則石
聲和而眾樂之和可知矣百獸率舞是各率其性而和樂鼓

舞之意庶尹允諧就心上說有師師而無媚嫉之意曰百獸
則物之類盡又豈特鳥獸之踴躍羣后之德諫而已哉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廢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
拜曰俞往欽哉

洪南池曰作歌作保治之歌也
元首起而百工熙二由于股肱
之喜此所謂請難于臣也喜謂
樂于起事起功後在人臣正坐
無此心然句句要影射我說與
事考成之欽正是念哉處與事
即所謂喜也皐謂在人君率作
之慎意即率作出事屢省屢字
以常保也乃歌說為臣的若能
懃踴躍喜于乘時而圖幾則

要見以時舉行之意明字要得
揔其大綱不察小務意蓋不
明之主務察而多疑故以一
之身代百工之為即是謹此
臯陶責難于君也俞字要把臯
陶一段歌意發之往欽哉要把
帝一段歌意發之詞不可平而
意相開

王方麓曰勅天虛惟時惟幾正
勅天之宣用力處無一時一幾
而不戒勅便有賴臣分理意用
傳中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
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
之所自起故當無時而不戒勅
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
自生故當无事而不戒勅無時
而不戒勅者日盜在茲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也無事而不戒勅
者察微知著圖維于易為大于
細也天命所謂聰明威也治

人君的治功有不興起者哉百官的事務有不熙廣者哉這是
帝舜作歌而以保治之事責之于臣者如此臯陶將欲廢歌而
先述其意乃拜手稽首大聲說道帝欲勅天保治其思念之哉
夫人君一身乃羣臣之表若不有以倡率之則臣下何所觀感
必須以勵精圖治之心總率羣臣使他都勤修職業以興起朝
廷的事功但銳于興事者其弊或至于紛更又當謹守成法率
由舊章不可輕信喜事之人有所更改此帝所當敬念者也夫
既率之以興事而又戒之以守法則百工之事固無不起矣然
不有以考驗之則銳于始者或怠于終言之善者或行不逮又
必曰省月試數稽考其成功看他果能興事與否然後惰者
警勤者勸而無誕慢欺罔之蔽此又帝所當敬念者也臯陶既
述其廢歌之意乃遂續成其歌說道君位乎上若能明于任官

亂交危相為倚伏此正言其无
常而不可不勅戒之意非指治
亂為天命也

丘瓊山曰無一時而不勅以無
一時而非天命之所存也无一
事而不勅以無一事而非天命
之所存也

王宇泰曰股肱喜哉至屢自乃
成欽哉用小註陳氏雅言意長
帝以善哉責其臣則恐其不知
率作其事之道以起哉處其心則
恐其不知慎乃憲之道以起哉
期其效則恐其不知屢省乃成
之道故臯陶先以此為言而後
廢歌也

姚承菴曰先曰明哉良哉康哉
以致勸又曰叢脞哉惰哉墮哉
以致戒勸其心為此而又戒其
必不為彼侃之中加欽之意
意真乃世居臣之龜鑑

而率作考成之有要則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而國家之事豈不
妥貼停當哉又歌說為入上者若不能勵精率作而安于怠荒
放佚將朝廷的政務堆集而不能整理紀綱墜下而不能振舉
則為股肱之臣者亦皆苟且偷惰因循曠職而國家之事豈不
懈弛而廢壞哉這是臯陶以保治之道責之于君者如此帝舜
聞臯陶之言既拜以致其敬又俞而然其言說道自今以往我
君臣當上下一心敬謹以保天命哉大抵致治固難保治尤難
蓋亂每生于極治而患常發于不虞故虞廷君臣當治定功成
之後交相做戒君以喜起熙哉望之于臣臣以率作興事責之
于君兢馬惟恐怠荒之或作而政事之廢弛也夫以虞舜為
君禹臯為佐而猶不忘戒懼如此况其他乎此萬世為君為臣
者所當深念也

陳天猷曰蕭韶九成舜之治已極於至盛惟時惟幾舜之心方慮其至微治功雖已極聖心本無極也

此紀有虞君臣之交相責難以見其保治無窮之心也天命以理亂安危入講惟時惟幾正勅天之工夫內要見責難于臣之意蓋舜將作歌以責其臣故先以此起之也股肱三句正所以責難者以勅天時幾貫股肱喜哉者明作以亮天工奮庸以熙帝載趨時圖幾真能喜于有為也下二句承此句言元首起哉者相道得則君道立也百工熙哉者有治人斯有治法也如是則勅天之事盡而治可保于無窮矣念哉二字虛亦承上勅天說來言帝欲勅天于時幾不可不知所念也下二股正所當念者臯陶之意以為帝以勅天之道望其臣孰若以勅天之事倡諸已蓋股肱之事不能以自喜也事之未作當有以率之以開夫勅天之始事之既作當有以省之以要其勅天之成慎乃憲曰帝率作句講屢省是三載三

此紀有虞君臣之交相責難以見其保治無窮之心也天命以理亂安危入講惟時惟幾正勅天之工夫內要見責難于臣之意蓋舜將作歌以責其臣故先以此起之也股肱三句正所以責難者以勅天時幾貫股肱喜哉者明作以亮天工奮庸以熙帝載趨時圖幾真能喜于有為也下二句承此句言元首起哉者相道得則君道立也百工熙哉者有治人斯有治法也如是則勅天之事盡而治可保于無窮矣念哉二字虛亦承上勅天說來言帝欲勅天于時幾不可不知所念也下二股正所當念者臯陶之意以為帝以勅天之道望其臣孰若以勅天之事倡諸已蓋股肱之事不能以自喜也事之未作當有以率之以開夫勅天之始事之既作當有以省之以要其勅天之成慎乃憲曰帝率作句講屢省是三載三

之報情

考之制兩言欽哉者蓋興事而不敬則必輕于有為而有紛更之失考成而不敬則必玩于已為而有廢弛之患故重言以儆之也此臯陶將作歌而先以此起之者元首明三句本此二意講而勅天意亦不可脫明者率作考成明抵屏則時幾于上者真有以為勅天之倡也良者應率作之期副考成之望共輔勅天之治者真能喜于有為也康者事因人而竣興功已成而可考時敘于勅天之後者莫不熙然就緒之康哉雖頂元首明來而股肱意亦不可少此二句是首于陶所以勉舜者也叢脞則無兼總之明惰則無奉職之良則無安康之績此二句是臯陶所以戒舜者也俞即然其明哉二段意往欽哉者言我為元首固不可以不敬矣汝等皆負股肱之任者其可以不敬乎必以良自勉以惰自戒務盡勅天時

幾之道可也臯陶言欽哉以責其君帝亦言欽哉以勅其臣
君臣保治之心不越乎一敬虞廷之治于是乎不可及矣○
往欽哉傳中專主勅臣一邊然味語意當云自今以往我君
臣當各致其敬以保治于無窮此說更長

其說以保治于

